

Positivist Buddhism Newsletter

# 實證佛教通訊

第 017 期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發行

2015 年 11 月



## 內容簡介

《法華探微》（十四），由釋能會法師講述，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撰稿，開演《妙法蓮華經》的義理。本期主要講述了妙莊嚴王的本事因緣，以及後世佛弟子要得到《法華經》所需成就的四法。至此，整部《法華經》演說完畢。

《佛陀最後的遺教》（十六），由真觀老師講解《大般涅槃經》的深義。本期仍繼續上幾期的內容，以多種譬喻，詳細解說「涅槃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的義理。最後總結為什麼要使用譬喻，以及譬喻的侷限。

《衣中寶珠》（十三），真觀老師藉由《雜阿含經》與《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的對應，開演出《雜阿含經》中密顯的真實義。本期的主要內容有：平等慧如實觀、見雜染（見所斷煩惱）、慢雜染（修所斷煩惱）、善具足、五種精進等等。

「佛典故事」專欄文章〈佛說供養舍利及佛像之真意〉，通過經典中的故事，警示末法時期的修行人，不修正法，不誦經典，而專事供養佛像、舍利，並以此活命，是諂諛偏邪的行徑，將會落得地獄果報。

「實證佛教入門」專欄刊載了《實證佛教觀行法門》一書的序文。《實證佛教觀行法門》一書，由真觀老師著作，智平仁者編輯。該書計劃在內地正式出版發行，歡迎贊助。

「迴響」專欄，由真觀老師和編輯組答覆讀者問題，本期主要回覆了有些人對《實證佛教導論》一書的質疑，涉及的法義包括：六見處、現量、真如三昧、未到地定、四大極微等等。

### 注意事項

本刊自本期開始，恢復發佈兩種格式文檔：word、pdf。原epub格式，因下載量很小，並且目前各種手持設備已經能夠很好地支持word及pdf格式，所以不再發佈。

### 致歉

因編輯組工作人員事假，延誤出刊。特此向諸位讀者致歉！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編輯組 啟

2015年11月4日

# 目 錄

◎ 經典解析 ◎	
釋能會 / 法華探微 (十四) .....	1
◎ 經典解析 ◎	
呂真觀 / 佛陀最後的遺教	
——《大般涅槃經》略解 (十六) .....	21
◎ 阿含經典解析 ◎	
呂真觀 / 衣中寶珠	
——雜阿含經隱藏的大乘法 (十三) .....	56
◎ 佛典故事 ◎	
清 心 / 佛說供養舍利及佛像之真意 .....	74
◎ 實證佛教入門 ◎	
呂真觀 / 實證佛教觀行法門序	
——騎獅騎象的菩提勇士 .....	122
◎ 問與答 ◎ .....	129
◎ 布告欄 ◎ .....	150
◎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簡介 ◎ .....	153



## 法華探微（十四）

釋能會法師<sup>1</sup> 講述 /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撰稿

開講時間：2012 年 8 月 12 日

地點：武漢市花山碧雲寺

請大家跟我一起唸：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

南無普賢菩薩摩訶薩！

---

1 釋能會法師，四川江油人，從九三年皈依佛門始，求法學法鏗而不捨，遍游諸方參訪師友，積累了豐富的修學經歷，結合自身的實踐，為學佛者開示佛理、傳授修法、解除疑惑。自 2012 年 8 月 12 日起，每月第二週星期天上午九點至十一點、下午二點至四點，在武漢市花山碧雲寺開講《法華探微》，開示《妙法蓮華經》的義理。經中言：「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諸佛本誓願，我所行佛道，普欲令眾生，亦同得此道。」信受《法華經》，功德難思量。有意聽講者，請聯繫能會法師，電話+86 18675535940。

## 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爾時，佛告諸大眾：「乃往古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國名光明莊嚴，劫名慧見。彼佛法中有王，名妙莊嚴，其王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子，一名淨藏，二名淨眼。是二子有大神力，福德智慧，久修菩薩所行之道，所謂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方便波羅蜜，慈悲喜捨，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皆悉明了通達。又得菩薩淨三昧、日星宿三昧、淨光三昧、淨色三昧、淨照明三昧、長莊嚴三昧、大威德藏三昧，於此三昧亦悉通達。

這時，佛開始講妙莊嚴王的本事因緣：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一尊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國名光明莊嚴，劫名喜見。這尊佛的佛世中，有一位妙莊嚴王，夫人名淨德，他們有兩個兒子，分別叫淨藏和淨眼。這兩個王子都是久修的菩薩，對三十七道品、諸大乘三昧也都明了通達，有大神通、大福德和大智慧。

「有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多陀阿伽度、阿羅訶」，這裡的「多陀阿伽度」是「如來」梵文的音譯，「阿羅訶」就是阿羅漢。這裡舉的菩薩所行之道，是六波羅蜜加上方便波羅蜜，以及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總之，這兩位王子都是修證很高的菩薩。

「爾時，彼佛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眾生故，說是《法華經》。時，淨藏、淨眼二子到其母所，合十指爪掌白言：

『願母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我等亦當侍從，親近、供養、禮拜。所以者何？此佛於一切天人眾中說《法華經》，宜應聽

受。』母告子言：『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汝等應往白父，與共俱去。』淨藏、淨眼合十指爪掌白母：『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此邪見家。』母告子言：『汝等當憂念汝父，為現神變，若得見者，心必清淨，或聽我等，往至佛所。』

「於是二子念其父故，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神變——於虛空中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小復現大；於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父王心淨信解。時父見子神力如是，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合掌向子言：『汝等，師為是誰，誰之弟子？』二子白言：

『大王！彼雲雷音宿王華智佛，今在七寶菩提樹下法座上坐，於一切世間天人眾中廣說《法華經》，是我等師，我是弟子。』父語子言：『我今亦欲見汝等師，可共俱往。』

這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為了度脫眾生和妙莊嚴王，在大眾中演說《法華經》。兩位王子知道後，就去勸請母親一同前去供養親近、聽聞說法，母親希望他們把深信外道法的父親也一起請去。兩位王子對深著婆羅門法的父親表示很無奈：「我們雖是法王子，卻生在這個邪見的家裡。」母親告訴他們：「你們應該憂念你們的父親，可以用神通變化來引導他。他一看到神通，應該會馬上生起淨信，同意跟我們一起去佛前聽法。」

兩位王子聽了母親的話，就躍入空中，表演了種種神通變化：在虛空中行住坐臥；身上、身下交替著放出水火；將身體變大到充滿虛空，又反復變小、變大；從空中突然消失，在地面顯身；像入水一樣進入土地，又在水上行走，如履平地。他們就這樣在父親面

前示現神通。妙莊嚴王看到他們的神通，非常歡喜，生起很大的信心，向他們恭敬地合掌問道：「請問你們的老師是哪一位？」兩位王子回答說：「大王，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是我們的老師。現在正坐在七寶菩提樹下的法座上，為一切世間天、人眾廣說《法華經》。」妙莊嚴王聽後，終於發心要去親近佛陀、聽佛說法。

於是二子從空中下，到其母所，合掌白母：『父王今已信解，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為父已作佛事，願母見聽，於彼佛所出家修道。』

「爾時二子欲重宣其意，以偈白母：

「『願母放我等， 出家作沙門，  
諸佛甚難值， 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鉢羅， 值佛復難是，  
脫諸難亦難， 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聽汝出家。所以者何？佛難值故。』

兩位王子就從虛空中下來，到母親那裡，請求母親讓他們出家：「父王現在已經生起信心，能夠發起菩薩心了。我們已為他做了佛事。佛陀難遇，佛法難聞，懇請您准許我們出家，跟隨佛陀修道。」母親理解他們的想法，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於是二子白父母言：『善哉，父母！願時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親近供養。所以者何？佛難得值，如優曇鉢羅華，又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而我等宿福深厚，生值佛法，是故父母當聽我等，令得出家。所以者何？諸佛難值，時亦難遇。』

兩位王子非常高興，他們和母親一起來到妙莊嚴王前，把自己的請求在雙親面前又說了一遍：「佛陀出世，難得值遇，希望你們

能一起到雲雷音宿王華智佛那裡親近供養。我們兩人宿福深厚，現在得生佛世，也非常難得，所以，懇請父親、母親能准許我們出家。」

「彼時，妙莊嚴王後宮八萬四千人，皆悉堪任受持是《法華經》。淨眼菩薩，於法華三昧久已通達。淨藏菩薩，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趣三昧，欲令一切眾生離諸惡趣故。其王夫人，得諸佛集三昧，能知諸佛祕密之藏。

「二子如是以方便力善化其父，令心信解，好樂佛法。於是妙莊嚴王與群臣眷屬俱，淨德夫人與後宮嫔女眷屬俱，其王二子與四萬二千人俱，一時共詣佛所。到已，頭面禮足，繞佛三匝，却住一面。

實際上，除妙莊嚴王以外，他身邊的眷屬都已經信受了佛法——後宮裡的八萬四千人，已經能受持《法華經》；淨眼菩薩早就通達了法華三昧；淨藏菩薩為了讓一切眾生遠離惡趣，在無量百千萬億劫前就通達了離諸惡趣三昧；大王的夫人，也就是王子的母親，證得佛集三昧，也知道諸佛祕密之藏。

從這個狀況來看，可以說，妙莊嚴王是這群中最後進的一個人。不過，他現在也受到王子菩薩的方便度化，對佛法生起了好樂之心。於是，妙莊嚴王帶領著群臣，淨德夫人帶領著後宮女眷，兩位王子帶領著其他四萬二千人，一起來佛前，恭敬禮拜，繞佛三匝，然後在一邊停留下來，等待佛陀的開示。

「爾時，彼佛為王說法，示教利喜。王大歡悅。爾時，妙莊嚴王及其夫人解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以散佛上，於虛空中化成四柱寶臺，臺中有大寶床，數百千萬天衣，其上有佛結

加趺坐，放大光明。爾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端嚴殊特，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四眾言：『汝等見是妙莊嚴王，於我前合掌立不？此王於我法中作比丘，精勤修習，助佛道法，當得作佛，號娑羅樹王，國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其娑羅樹王佛，有無量菩薩眾及無量聲聞，其國平正，功德如是。』其王即時以國付弟，與夫人、二子并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修道。

佛就為妙莊嚴王他們說法示教。大王深為信受，非常歡喜。他和夫人解下項上的真珠瓔珞，散於佛上，在空中化成四柱寶臺，臺上又有大寶床，床上覆蓋著百千萬天衣，有佛在床上結加趺坐，放出大光明。妙莊嚴王看到這個情景，心中作念：「佛身稀有，端嚴殊特，真是第一微妙色身。」

這時，佛在四眾前為妙莊嚴王授記：「他將在我座下出家為比丘，精勤修習，助佛弘法，然後得成為佛。佛號娑羅樹王，國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座下有無量菩薩、聲聞眾；國土也端嚴平正。」妙莊嚴王聽到後，信心踴躍，立即把王位傳給弟弟，然後和夫人、兩個兒子，以及其他眷屬一起，在佛座下出家修道。

「王出家已，於八萬四千歲，常勤精進修行《妙法華經》。過是已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而白佛言：『世尊！此我二子，已作佛事，以神通變化轉我邪心，令得安住於佛法中，得見世尊。此二子者，是我善知識，為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來生我家。』」

大王出家後，在八萬四千歲中一直精進地修行《法華經》，證得了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得到三昧後，他立刻昇到空中，對佛說

道：「世尊！我的這兩個王子，用方便神變轉化我的邪心，使我得以安住於佛法、見佛聞道。這兩個兒子，為了發起我宿世的善根、利益我的修行而生到我家，真是我的善知識！」

菩薩為了度化眾生，常為眾生不請之善友，乃至變現為其至親眷屬，這又是一個鮮活的例子。說不定，我們的至親眷屬當中，也有菩薩呢！

「爾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妙莊嚴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王！當知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汝見此二子不？此二子，已曾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佛，親近恭敬，於諸佛所受持《法華經》，愍念邪見眾生，令住正見。』」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就告訴他：「正如你所言。種下善根的人，世世都能得到善知識的引導和教示，從而不斷發起菩提心。你要知道，善知識是大因緣，能化導眾生見佛聞法、發起大心。你的這兩位王子，已經在過去世親近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恆河沙諸佛，受持《法華經》，並常常愍念、度化邪見眾生，使他們得住於正見。」

「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就在講，如果你要學佛，應該先種善根，有了善根，就能在每一世都得到善知識的法緣，他們會主動來找你。前面講過，種善根有很多方法。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這種也

是。雖然剛開始種的善根只有一丁點，但諸佛菩薩都有大慈悲，只要看到眾生種了善根，他們就會想盡辦法，不斷地去成就他。這裡的妙莊嚴王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他過去世種了善根，這兩個菩薩為了度他，就生作他的孩子。而且，他的夫人應該也是來勸化他的菩薩。

善知識的因緣很重要，相對的，惡知識的影響也相當大。我們要知道，謗法的後果非常可怕。前面講富樓那尊者時，我們提到，《佛藏經》裡說，久遠劫前有尊大莊嚴佛，他滅度後，僧團分裂為五部，其中只有富樓那尊者的前身普事比丘這一部講的是正法，其他四部都宣說邪法。經文後面就講了這四部師徒的情況：在他們的大勢力逼迫下，正法滅盡。然後，這四部中領眾的四個僧人，與他們所有的在家、出家弟子，甚至包括他們的施主，命終後都墮入阿鼻地獄，在阿鼻地獄和其他大地獄中輾轉受苦。一個大劫將盡，世界要毀壞時，他們再出生到其它世界的地獄受苦。然後，原來的世界又生成時，他們又回到這個世界的地獄。地獄的苦業報完後，才能得生人間，但前五百世都是盲人。之後，他們因為過去世學佛的因緣，在一切明佛座下出家學道，十萬億歲中精勤修行。但是，因為過去世謗法的關係，邪見去不掉，他們即使在佛座下聽法，也不能安忍信受，又會毀謗正法，命終之後，再次墮入阿鼻地獄。這群人就這樣一直惡性循環。經過九十九億佛，都沒有一個人得到涅槃解脫。而跟隨普事比丘修行的，有六十八億那由他人早就入涅槃了。

不過，再怎麼惡性循環，他們還是會離開邪見。眾生都有佛性，絕對沒有哪一個眾生不能成佛。到某一個時候，他的善根一定會再度發起。但我們沒必要平白去受這種罪！《楞伽經》講，謗菩薩

藏——也就是第八識——的人，是「捨一切善根一闡提」，對這種眾生，連佛都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來救度他。所以，我們要很小心地種善根，不要因為幾句話就把善根毀破了。最嚴重的謗法，就是說「一切無常」、「第八識是假名施設」、「眾生沒有佛性」、「《阿含經》說的『我』是外道神我」等等，這些話都與事實相違背，是毀斷眾生慧命的邪見。可能你會問：「說『狗子無佛性』的趙州禪師也是嗎？」趙州禪師那個時代，大家的共識就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他說的這句話，就像前面講的，正是要讓人家不落入語脈，去觀察佛性的具體顯現，情況完全不一樣。你不能會錯意，否則弄不好就是謗僧。

再講回善知識。佛講四依四不依，其中一個是「依法不依人」。所以，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善知識說的法上，而不是善知識本身。前面講過，佛的威德力太大了，一般人不敢隨便親近他，在他面前會渾身不自在。所以，善知識往往要「塵土塗身」、示現出煩惱相，這樣眾生才容易親近他、聽他的話。這種善知識，他說的法可能都是正確的，但在行為上，他也許會有一些不好的習慣和舉止，比如喝酒、抽煙、發脾氣，或者是在品德上會有一些小瑕疵，甚至是比较大的毛病。這個時候，你不要挑剔這些問題，要思惟他說的法，只要法有道理，就好好地修習、增上自己，這就是依法不依人。一般來說，沒有入地的菩薩煩惱習氣尚未斷盡，還不是聖人，有一些毛病是正常的。但只要他能演說正法，能讓你一步一步踏上成佛之道，我們就應該恭敬隨學。這個「依法不依人」，是種善根的好方法。

「當知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個「見佛」有兩層意思。一種是像妙莊嚴王這樣，以肉眼見到佛。一種是見到法身佛，也就是每個眾生的自性清淨心，這才是真正的見佛。在真正見佛前，大家發的是世俗菩提心，通過這個世俗菩提心和之後的修行，才能開悟、見到法身佛，然後再發起勝義菩提心。

「妙莊嚴王即從虛空中下，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甚希有，以功德智慧故，頂上肉髻光明顯照，其眼長廣而紺青色，眉間毫相白如珂月，齒白齊密常有光明，脣色赤好如頻婆菓。』

「爾時，妙莊嚴王讚歎佛如是等無量百千萬億功德已，於如來前，一心合掌，復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來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議微妙功德，教誡所行，安隱快善，我從今日，不復自隨心行，不生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說是語已，禮佛而出。」

妙莊嚴王從空中下來，讚嘆佛的功德、智慧、相好莊嚴。然後合掌對佛說：「世尊，如來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議微妙功德。按照您的教誡來修行，就能得到安隱快善。我從現在起，不再受七轉識心行所轉，也不生邪見、憍慢、瞋恚等諸惡之心。」說完後，禮佛而去。

「不復自隨心行」，也就是不再被七轉識的心行牽著鼻子走。七轉識心行，與六塵法相應，大乘見道位以上的菩薩知道這都是「自心取自心」，就不會再被七轉識境界所轉，自然也不會生起邪見、憍慢、瞋恚等心行。邪見有很多層定義，最嚴格的一層是：只要對任何一個法相產生有自體性的認知，就是邪見。不過，剛明心

的菩薩，因為過去世的習氣，還是有忘失正見、取相分別的時候。這裡的妙莊嚴王，證得了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應該不是簡單的人物，可能已經是地上菩薩了。按照《大乘起信論》的分判，未入地的菩薩是解行位，他知道這個道理，儘量去做到；入地的菩薩是法身位，能夠常常保持真如三昧，不生邪見、憍慢等惡心。

佛告大眾：「於意云何？妙莊嚴王，豈異人乎？今華德菩薩是。其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哀愍妙莊嚴王及諸眷屬故，於彼中生。其二子者，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是。是藥王、藥上菩薩，成就如此諸大功德，已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殖眾德本，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若有人識是二菩薩名字者，一切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禮拜。」

釋迦牟尼佛說完這段往昔因緣，告訴大眾：「當時的妙莊嚴王，就是現在的華德菩薩；淨德夫人，就是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兩位王子，就是藥王菩薩和藥上菩薩。這兩位菩薩，在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世深殖德本，成就不可思議諸善功德。如果有人能以慧眼識得這兩位菩薩的名字，一切世間天、人眾都應當對他恭敬禮拜。」

「若有人識是二菩薩名字者，一切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禮拜」，這就有玄機了。「藥王」和「藥上」，難道我們不認識這幾個字嗎？這其實還是在說第八識的功德。像觀世音菩薩的名號一樣，這兩個名號也都在顯示第八識的功德妙用。藥王，就是一切諸藥中的王；藥上，一切諸藥中最上妙的藥，兩個意思差不多。我們要知道，眾生所有的煩惱病，都是從取相分別、執著人我而來，實際上也都是第八識流注的種子。既然是這樣，就一定有對治相應煩惱的功德種子，這就是藥王、藥上。其實，如果要說的話，第八識是唯一的藥，

因為三界萬法都含攝在其中，根本沒有別的藥。之所以說藥王、藥上，就和說第八識是「心王」一樣，都是從它絕對的地位來說的。如果你親證了這個道理，就是能識得菩薩名號的真實義。所以，佛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要大家尊敬禮拜這樣的菩薩法師，跟隨他學法。這樣一來，大家都得入佛慧，通達第八識的妙作用，遠離一切煩惱病。

佛說是〈妙莊嚴王本事品〉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聽完佛說的這一品後，八萬四千人得法眼淨，也就是證了初果。

## 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

爾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聞，與大菩薩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從東方來。所經諸國，普皆震動，雨寶蓮華，作無量百千萬億種種伎樂。又與無數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大眾圍繞，各現威德神通之力，到娑婆世界耑闍崛山中。頭面禮釋迦牟尼佛，右繞七匝，白佛言：「世尊，我於寶威德上王佛國，遙聞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諸菩薩眾共來聽受，唯願世尊當為說之。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法華經》？」

這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和大威德力，率領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大菩薩眾從東方而來。途中經過的國土，也和前面妙音菩薩的情況一樣，普現震動、雨寶蓮華、自鳴伎樂。在無數各現威德神通

力的天龍八部等眾生的圍繞下，普賢菩薩一行到達法華會場。普賢菩薩頭面禮拜，繞佛七匝，對佛說：「世尊，我從遠方寶威德上王佛的國土聽到您在這裡演說《法華經》，就和這些菩薩眾一起前來聞法。希望您為我們演說：後世的佛弟子們，需要具備哪些條件才能得聞這部經典？」

佛告普賢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為諸佛護念，二者、殖眾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

佛告訴普賢菩薩：「後世的佛弟子，如果能成就以下這四法，就一定會得到這部經：一、為諸佛護念，二、殖眾德本，三、入正定聚，四、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第一，「為諸佛護念」，就是要按照諸佛告訴我們的道理、囑託我們的事項來自度度他，這樣就一定能得到諸佛的護念。第二，「殖眾德本」，所有的善事，我們都要盡量去成就；而惡事，不論大小，都盡量不去做。第三，「入正定聚」，這個「正定」的意思，不是禪定，而是指心得決定。也就是說，能夠抉擇正確的佛法，並依止在它上面修行，按照儒家的說法，就是「止於至善」。第四，「發救一切眾生之心」，也就是發起世俗菩提心。佛告訴我們，即使是在佛滅後的末世，只要具足這四個條件，就一定能得見《法華經》。

爾時，普賢菩薩白佛言：「世尊！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民、若為魔所著者，

若夜叉、若羅刹、若鳩槃荼、若毘舍闍、若吉遮、若富單那、若韋陀羅等，諸惱人者，皆不得便。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我爾時乘六牙白象王，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爾時受持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為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得如是等陀羅尼。

這時，普賢菩薩也在佛前發願護持後世修持《法華經》的佛弟子。這段話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從開始到「皆不得便」，這跟前面菩薩、天神和羅刹的誓願差不多，也是守護這些弟子免受諸魔、惡鬼等的惱亂。不過，這裡普賢菩薩還說了魔、魔子、魔女、魔民、為魔所著者，可見他的威神力更大。為魔所著者，是指被魔作祟的人，包括忘失菩提心而修習善法的人，他們也會障礙修習《法華經》的佛弟子。後面的毘舍闍，是一種噉食人精氣、血肉的鬼。韋陀羅，就是前面講的毘陀羅。

餘下的經文是第二部分。只要是受持、讀誦這部經的人，普賢菩薩都會來守護他。這裡講了三個情景。第一，如果有人修持、讀誦經典，普賢菩薩會親自率領一眾大菩薩來守護他，而且是「供養守護」，用「供養」兩個字，是因為這些大菩薩都尊重法，牠們會在你業力許可的範圍，幫助你得到生活所需的資財。第二，如果他思惟經典，有忘失的地方，普賢菩薩會想辦法幫助他回憶起來。第

三，這樣一來，這個人就會得見「我」身，更加精進地修行，不久就能證得各種三昧和陀羅尼。

這三種佛菩薩加持的情況，前面佛也講過，我們有比較詳細地解釋，這裡不再累述。但是有三個重點需要注意。第一，你不要執著於文字，看到這裡的「而自現身」、「現其人前」和下一段的「以一切眾生所憙見身現其人前」，就以為普賢菩薩一定會在你眼前現出能讓你看到的色身。他有可能化現色身給你看，但更多時候，這個「現」，不是用色身來現，而是讓你的第八識與他的心行作用互相感應，用各種善法種子來成就你，「與共讀誦，還令通利」和下面的「說法示教」，都是這樣來實現的。第二，你只要記得《法華經》的意思，就等於在持經了，不一定要把全部經文都一字不漏地背下來。「四依四不依」裡有一條「依義不依語」，所以，義理才是最重要的。第三，「得見我身」的「我身」，是指法身、自性如來。如果你理解成普賢菩薩的色身，就落入《金剛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的告誡了。當你親證、了解第八識的作用時，就是得見自己和諸佛菩薩等一切有情的法身；緣在這個般若境界修行，就能快速增上，發起第八識本自具足的無量功德妙用，包括各種三昧和陀羅尼。

「世尊！若後世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欲修習是《法華經》，於三七日中，應一心精進。滿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而自圍繞，以一切眾生所憙見身，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亦復與其陀羅尼呪，得是陀羅尼

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不為女人之所惑亂，我身亦自常護是人。唯願世尊聽我說此陀羅尼呪。」即於佛前而說呪曰：

「阿檀地(途賣反)(一)檀陀婆地(二)檀陀婆帝(三)檀陀鳩舍隸(四)檀陀修陀隸(五)修陀隸(六)修陀羅婆底(七)佛馱波羶禰(八)薩婆陀羅尼阿婆多尼(九)薩婆婆沙阿婆多尼(十)修阿婆多尼(十一)僧伽婆履叉尼(十二)僧伽涅伽陀尼(十三)阿僧祇(十四)僧伽波伽地(十五)帝隸阿情僧伽兜略(盧遮反)阿羅帝婆羅帝(十六)薩婆僧伽三摩地伽蘭地(十七)薩婆達磨修波利刹帝(十八)薩婆薩埵樓馱橋舍略阿窶伽地(十九)辛阿毘吉利地帝(二十)

普賢菩薩繼續說：「將來的惡世中，那些求索、受持、讀誦、書寫《法華經》的四眾弟子，應該一心精進修行。這樣滿二十一天後，我和無量菩薩會來到他面前，以一切眾生所喜見身為他說法示教。還會演說陀羅尼呪，使他免於非人眾生的加害和異性的惑亂。我自己也會經常守護他。」然後說了他施設的陀羅尼呪。

「世尊！若有菩薩得聞是陀羅尼者，當知普賢神通之力，若《法華經》行闍浮提，有受持者，應作此念：『皆是普賢威神之力。』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是人行普賢行，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善根，為諸如來手摩其頭。若但書寫，是人命終，當生忉利天上，是時八萬四千天女作眾伎樂而來迎之，其人即著七寶冠，於婁女中娛樂快樂；何況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彌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大菩薩眾所共圍繞，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等功德

利益。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

普賢菩薩又演說了一段受持《法華經》的功德：「如果有菩薩聽到這個陀羅尼，或受持《法華經》，應當知道這都是我普賢的神通之力。能受持讀誦經典、正解經義、如說修行的佛弟子，都是在行普賢行，也同時能在無量無邊諸佛那裡深種善根，得到諸佛摩頂。只書寫經卷的人都會往生到忉利天受樂，更何況這些人。他們命終時，會受到千佛的伸手接引，不會感到恐懼，也不會墮入惡趣，立刻往生兜率天宮，在彌勒菩薩座下聞法受樂。所以，有智慧的人應該這樣一心修行：或自己書寫、或教人書寫，受持讀誦經典，正解經義，如說修行。」

「世尊！我今以神通力故，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閻浮提內，廣令流布，使不斷絕。」

爾時，釋迦牟尼佛讚言：「善哉，善哉！普賢！汝能護助是經，令多所眾生安樂利益。汝已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深大慈悲，從久遠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願，守護是經。我當以神通力，守護能受持普賢菩薩名者。」

普賢菩薩對佛說：「世尊，我會以神通力守護這部經，即使是如來滅後，也能在這個閻浮提中廣傳不斷。」佛讚嘆普賢菩薩：

「善哉善哉！你能協助如來護持經典，利益後世無量眾生，已經成就了不可思議功德，有大慈悲。你從久遠劫以來，以深重的菩提心廣行佛事，而發下這個護持經典的神通大願。我也會以神通力，守護受持你名號的眾生。」

「普賢！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當知是人，供養釋迦牟尼佛；當知是人，佛讚善哉；當知是人，為釋迦牟尼佛手摩其頭；當知是人，為釋迦牟尼佛衣之所覆。如是之人，不復貪著世樂，不好外道經書、手筆，亦復不喜親近其人及諸惡者——若屠兒、若畜豬羊雞狗、若獵師、若街賣女色——是人心意質直，有正憶念，有福德力，是人為三毒所惱，亦復不為嫉妬、我慢、邪慢、增上慢所惱，是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賢之行。

佛也再強調一遍受持《法華經》的功德：「受持、讀誦、書寫經典，正解經義，如說修行的人，相當於親見我釋迦牟尼佛、親聽我說法。這些人都在供養我釋迦牟尼佛，常受佛的讚嘆、摩頂、佛衣之護覆。他們不會再貪著世間享樂，不喜好外道經書文章，也不喜歡親近外道和屠、畜、獵、姪等不善職業者。這些人心意質直，有正憶念、大福德，不受三毒的侵惱，也不會有嫉妬、我慢、邪慢、增上慢等煩惱，少欲知足，能修習普賢的廣大願行。」我們修持《法華經》，也會很快地得到這些功德。

邪慢，是指本身沒有德行，卻認為自己很有德行的一種慢。增上慢，是指本身沒有證果，卻認為自己證了果。二者之間有一定差別。

「普賢！若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若有人見受持、讀誦《法華經》者，應作是念：『此人不久當詣道場，破諸魔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擊法鼓、吹法螺、雨法雨，當坐天人大眾中師子法座上。』」

佛繼續說：「在將來的惡世中，受持、讀誦《法華經》的人，不久定能得成佛道。」

「普賢！若於後世，受持、讀誦是經典者，是人不再貪著衣服、臥具、飲食、資生之物，所願不虛，亦於現世得其福報。若有人輕毀之，言：『汝狂人耳，空作是行，終無所獲。』如是罪報，當世世無眼；若有供養讚歎之者，當於今世得現果報。若復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惡，若實、若不實，此人現世得白癩病。若有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踈缺，醜脣平鼻，手腳繚戾，眼目角眵，身體臭穢，惡瘡、膿血、水腹、短氣、諸惡重病。是故，普賢！若見受持是經典者，當起遠迎，當如敬佛。」

佛又告訴我們：「這些受持、修習這部經典的人，不會再貪著衣服、飲食等資生物品，所願皆得滿足，在現世中享受福報。對於這樣的人，如果有人輕視毀謗，說他們的修行空無用處，這些人將遭受多世無眼的惡報；宣說他們過錯的人，不管說的是不是事實，會在現世得白癩病；輕笑他們的人，會有相貌醜缺、身體不調、惡病纏身的果報。相對的，供養讚嘆他們的人，會在現世得到善果。所以，對這些受持經典的人，應當尊敬禮讚，視其如佛。」

這裡說的「世世無眼」等，不是指他們永遠都這樣。惡報總有受完的一天，他們的善根遲早會重新發起，入於佛法正道。

說是〈普賢勸發品〉時，恆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得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諸菩薩，具普賢道。

聽完這一〈普賢勸發品〉，有恆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證得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的菩薩發起普賢行願。

佛說是經時，普賢等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而去。

到這裡，整部《法華經》就演說完了。普賢等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以及天龍八部等大眾，都歡喜地受持佛語，作禮而去。

## 佛陀最後的遺教

### ——《大般涅槃經》略解（十六）

呂真觀 講述 / 甄不棄 記錄整理

時間：2012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編輯按：**《大般涅槃經》讀本可從網路查看和下載（[正體 PDF 文檔](#)，[正體 MS Word 文檔](#)，[簡體 PDF 文檔](#)），或參看簡體印行本：《涅槃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年）。本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 卷第五 如來性品 第四之二（續 3）

「又解脫者，伏諸放逸。謂放逸者多有貪欲，真解脫中無有是名。無是名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與放逸相反的是精進。為什麼說放逸的人往往是有貪欲的人呢？因為放逸就表明你很享受某種狀態，或是某樣東西。有一個能享受，還有一個被享受，有了能與所，也就表明有取相分別。能取的六根、

六識，一般人會稱它為「我」，他覺得有一個「我」可以去認識這個世界。凡夫、外道所說的「我」，大部分都落入這種理解。所取的法相，就是六塵萬法。比如你覺得有生命是很美好的事情，可以在這裡面東看西看，享受花花世界的一切，這就是落在能取相和所取相上。有了取相分別，就會有貪欲。

之前講過，這裡講的解脫，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本來解脫，一是指隨順第八識的體性而得到解脫。在這句話裡，這兩種含義都解釋得通。

以第一層含義來看。本來解脫的意思是第八識本來就離開一切的法相，它的自住境界當中沒有一法可得。《金剛經》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叫做「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第八識它不會取六塵萬法的相，也不會因為六塵萬法發生變動而有憂悲惱苦。第八識絕對不與煩惱相應，不僅聖人的第八識如此，就連凡夫的第八識也一樣，因為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從來沒有改變過。這一點，不僅經教裡這麼講，實證者也一定都這麼說。

第八識能攝三界萬法，整個三界萬法與第八識打成一片，你可以說它是心、識、一真法界、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雖然我們可以用種種假名去稱呼它，但實際上，它沒有任何名相可得。這就是《法華經》講的：「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所以在本來解脫之中，不僅沒有放逸，連「放逸」這樣的名相都不可得。

以第二層含義來看。修行人在還沒有開悟之前，隨順第八識的體性，常常提起正念，隨時隨地都知道：三界萬法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整個都是一真法界。在見道之前這樣安住，叫做「隨順解脫」，這也是一種不放逸。

在見道之後繼續這樣修，稱為「分證解脫」。以解脫道來講，如果你用這個義理證得了有餘涅槃，即是滿分證得解脫。以佛菩提道來講，成佛的時候證得無住處涅槃，不著五陰、十二處、十八界、世間一切的萬法，乃至生死、涅槃，統統都不取著，這是最究竟的解脫。在這種解脫當中，也無有放逸。

「又解脫者，能除無明。如上妙酥，除諸滓穢乃名醍醐。解脫亦爾，除無明滓，出於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這裡把無明和解脫分別譬喻為滓穢和醍醐。將牛奶中的滓穢提煉掉，就會變成酥，再一直提煉下去，最後就變成醍醐。

我們的見地——也就是對於宇宙和人生的觀念——也是一樣，如果把無明都去除了，剩下的就是符合真相的正見，稱之為「真明」。得到「真明」的途徑分兩種。一種是緣於正教量而知道真相，一種是因親自證實而得知。聞、思法義是很重要的，聞思成熟之後，就能夠發起隨順於解脫的定境，稱為真如三昧，真如三昧對大乘見道很有幫助，只要繼續深入觀察第八識如何出生五蘊，就可以證得。等到你發現三界萬法真的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生起的功能差別，這時候你便會在現量所及的範圍內，除掉無明。那時，你的心態與行為都能夠趨向清淨，漸次變成聖人。

「又解脫者，名為寂靜，純一無二。如空野象，獨一無侶。解脫亦爾，獨一無二。獨一無二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這個「寂靜」講的就是三法印裡的「涅槃寂靜」。涅槃是寂靜法，「涅槃寂靜」描述了涅槃應有的特徵。涅槃還有「常、樂、我、

淨」等特徵。大家要注意，一定要正確理解這些描述，理解錯誤就有可能落入像雙身法那樣一些奇怪的法門。

有人把「常、樂、我、淨」中的「樂」，當成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中的「樂受」，認為人間最大的樂就是性愛的快樂，所以修行就是要用一種方法把性愛的快樂一直保持下去，讓它變成永恆，這樣就證得了涅槃。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因為樂受不可能是常住法。他原本沒有樂受，而是要透過某一種方式讓自己得到樂受，比方滿足自己財、色、名、食、睡等種種慾望，這就說明這種樂受是從無到有。而且他還需要通過修煉，使得這種樂受得以保持，就說明這種樂受是會變異的，而且是會最終消滅的——當他的財、色、名、食、睡等慾望沒有被滿足的時候，樂受就消滅了。這些都說明，樂受是無常法。

所以，想把世間的樂受修煉成常住法，有這種企圖的人就是凡夫——沒有聲聞見道的人，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聲聞見道者一定會知道，想把世間的樂受轉變成永恆是絕無可能的事。

「寂靜」是指沒有一切的法相。以這個標準來講，四種涅槃當中，有餘涅槃並不是很標準的涅槃，所以才叫「有餘」——有一點剩下。因為有餘涅槃還有法相。例如，經典中記載，有一群阿羅漢出去托鉢，結果都沒有要到飯。回來的時候，其中一個阿羅漢卻打起嗝來。大家都說：「我們都沒有飯吃，你竟然還打嗝？」其實他也沒有討到食物，而是吃了牛糞，好讓肚子不那麼難受。所以說，證得了有餘涅槃的修行人，他們還是要吃飯，肚子餓的時候，還是會有苦。有些煩惱和痛苦，只要活在人間，就不可能免除，即使是阿羅漢也不例外，所以阿羅漢在人間時的涅槃，稱之為有餘涅槃。

而無餘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乃至無住處涅槃，它們是絕對寂靜的。或許有人會問，大乘見道者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但他還是會示現煩惱相啊？

沒錯，大乘見道以後，還是會有痛苦，但關鍵在於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的痛苦。他們知道，以究竟義來講，根本沒有煩惱可說。雖然自己還有痛苦，但是這些痛苦都不是真實有，只不過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這就好比夢中有痛苦，不知夢的人說有痛苦，知道是夢的人說沒有真實的痛苦。

在凡夫位的時候，他們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但當他們大乘見道以後，就能夠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對他們來講，看到痛苦就等於看到了第八識。痛苦和不痛苦一樣，全部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

安住在第八識裡面，就是涅槃。所以經典講：「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寂滅就是涅槃。眾生自己覺得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種種的相，但是在佛世尊來看，眾生仍然常在涅槃，本來即是佛。所以，佛世尊在《金剛經》中提到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時候，馬上補充道：「不要以為這四相是真實的存在。」<sup>1</sup>用白話文講，它們也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並不是真的有四相。

這裡又說解脫「名為寂靜，純一無二」，就如同在空曠的地方，只有一隻野象，沒有第二隻。禪宗祖師講「不與萬法為侶者」，也是說只有它一個。這裡千萬要注意，不要看到「空曠」兩個字，就

---

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CBETA, T08, no. 235, p. 750, b8-9)

誤以為安住在空無一物的境界裡，就叫做「不與萬法為侶」。這裡的重點是「純一無二」，五陰六塵、三界萬法，乃至能生萬法的第八識，全部打成一片，甚至沒有涅槃界與現象界的差別可說，這才是「一真法界」、「不二法門」，這才是「不與萬法為侶」。

「又解脫者，名為堅實。如竹葦、蟬麻，莖幹空虛而子堅實。除佛如來，其餘人天皆不堅實。真解脫者遠離一切諸有流等，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這裡和「堅實」相對應是「空虛」，說的是竹葦、蟬麻一類的植物，它們的莖幹是中空的，虛而不實，譬喻有為法的「無常、變易、被宰制」。要依靠因緣才能夠存在的事物，就不是堅實的。如果一個修行法門，它追求的東西是要依靠某種因緣才能存在的，不管那種東西有多強，到最後還是會壞滅。比如剛才講的雙身法，他們追求樂受。但是他們的樂受依賴於肉身，當刀劍砍過來的時候，不會被砍傷嗎？碰到疾病的時候，難道不會生病嗎？死掉的時候，不會爛掉嗎？

真正的堅實，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第八識心體是永不破壞的。另外一種，一真法界——因為整個打成一片，也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破壞它的。

「又解脫者，名能覺了，增益於我。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能覺了」是指第八識能夠了別根身、器界、種子。「增益於我」的意思，是把一切的善法儲存到第八識，這是修行能夠成就的根本原理。就像我們在電腦上輸入了很多資料，它一定要存儲在硬盤裡才能夠保存下來。確切地說，這裡講的「增益於我」，是指把

染污種子汰換成清淨種子，變成隨順於第八識「常、樂、我、淨」的種子，假名為「增益」，而不是第八識可以讓你增加什麼。所以，這裡的增益，是就第八識而言。用這種方式去修行才能夠成就，在蘊處界增益是沒有用處的。

先前有人問我：「你講的好像都是屬於心理層面的東西，是不是用某種修行方法來修我們的肉身，才是性命雙修？」大家要知道，「性命雙修」不是佛教的說法。因為這裡所謂的「命」，是指肉身，是要追求身體的健康和延長壽命。但肉身是無常的事物。雖然你要活在人間修行，需要依靠它，但也不能期望色身能夠修到多強，修到永恆不滅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對於修行人來講，只要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讓你能夠繼續修行下去就好，這樣會輕鬆很多。一心要把色身練到刀槍不入或者百病不侵，那就本末倒置了。像練硬氣功的人年紀大的時候，就沒辦法繼續保持那個本事了。因為硬氣功屬於外功，外功需要不斷地練習才能夠保持，如果年紀大了，或者生病了，隔了很久一段時間沒練了，功夫就會退掉。所以武術界有一句話：「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意思就是說，外家拳和內家拳相比，練內家拳的人到了年紀大的時候，情況會比外家拳好很多。像太極拳高手，八十幾歲了，年輕小夥子還不是他的對手。但是，太極拳也還是在蘊處界上建立的法門。人都有一死，死的時候，這些東西全都不管用了。真正可靠的是什麼呢？第八識。把所有的善功德、熏習的善法全部儲存在裡面，就假名為「增益於我」，這樣修行很快便能得到成就。

「又解脫者，名捨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脫亦爾，捨於諸有。捨諸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諸有」是指三界有法，也就是欲界有、色界有和無色界有。判別有為法的方法，就是看它是否有生住異滅，凡是有生住異滅的法，統統都是三界有法。靠染污行而獲取的利益，比如財、色、名、食、睡，固然是三界有法。修行上的果證，也仍然是三界有法。所以，一個大乘見道者不會覺得果位有什麼了不起，甚至不會覺得證得佛果有什麼了不起。因為證得佛果這件事情，也是有為法。

為什麼呢？他本來不是佛，後來變成是佛了。從無而有，這是有為法的特徵。此其一。其二，佛為了教化眾生，所以要現起三界有為法。佛本來可以住在寂靜的涅槃裡面，但是為了救度眾生，他在三界現起了身口意行，現起了五蘊身，現起佛或菩薩的無量功德，這樣才能讓眾生看到他。不然，他住在涅槃界裡，眾生看不到他，就沒辦法度眾生了。所以，佛在人間示現的血肉之身——假名為佛身——也是有為法。即便在色究竟天示現的報身佛，也還是屬於色身的一種，仍然是三界有為法，都是為了度眾生而權巧示現的。

有人可能會說，佛的功德永遠不會消失。但其實佛的功德也是一種示現，這種示現還是會消失掉的。什麼時候消失掉呢？所有的眾生都成佛的時候，無有眾生可度了，這個時候佛還要示現五蘊身做什麼呢？那個時候，所有的佛都會把蘊處界的一切功能全部停掉。

解脫便要捨去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意思是說，一個人吃了骯髒的東西，就要把它吐掉，以免生病。你在凡夫境界裡貪著諸有，認為三界有為法是實有的，可以讓你受樂，這就等於吃了不清淨的食物。但是，當你知曉解脫的道理時，你就要把對於三界有為法的執著放捨掉。

「又解脫者，名曰決定。如婆師花香，七葉中無。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解脫是無為法，體性是恆定的，不會被改變。這是有為法沒有的體性，就像七葉不可能會有婆師花香一樣。

「又解脫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於諸大勝，能潤一切草木穀子。解脫亦爾，能潤一切有生之類。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所有的有情都有一個本能——避苦趨樂。對於這個本能不需要去打壓，打壓也沒有用。但是，為什麼眾生還是會自討苦吃呢？難道苦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嗎？不然，並不是因為眾生特別喜歡找苦吃，而是因為他們搞不清楚：什麼才是真正的樂，怎樣才能得到真正的樂。結果把會引起痛苦的東西當作目標來追求，越追求就越苦。

這裡用水大來形容解脫。水大能夠滋潤一切的草木植物，勝過其他的地、火、風諸大。解脫也是一樣，能夠滋潤一切的有情眾生，能讓他們真正的避苦得樂。三界有為法的樂是沒有辦法和解脫之樂相比的。

「又解脫者，名曰為入。如有門戶，則通入路，金性之處，金則可得。解脫亦爾，如彼門戶，修無我者則得入中。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這裡講解脫「名曰為入」。入，就是進入，到達。就像一座房子，你要從它的門戶進入房間。又好比一座礦山要有黃金的地質屬性，你才能在那裡找到金子。解脫也是一樣，你要通過修證和它相應的法門，才能夠證得它。那麼，什麼是和解脫相應的法門呢？要入到哪裡去呢？答案是入於不二法門。不二法門也就是一真法界，是勝義諦。

但這裡為什麼說「修無我者則得入中」呢？這部經不是一直在講「常樂我淨」嗎？大家要明白，「常樂我淨」這四個字，只是隨順世俗而施設的語言文字的法教，也是法相。勝義諦沒有一切的法相，當然也「無我」。在解脫者的心目中，不會有「常樂我淨」的法相。他經常安住在遠離一切語言文字、一切差別對待相、一切法相的境界裡，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會有「我」的法相。這樣才是真正的解脫，真正的如來。

其實，這裡講的「入」也是一種假名施設。因為在佛菩薩看來，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並沒有什麼入與不入。但是眾生明白了這個道理，便假名為入。

「又解脫者，名曰為善。譬如弟子隨逐於師，善奉教教得名為善。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這裡說，解脫「名曰為善」。就好像弟子跟著老師，老師講什麼，他就照著做，這就是善。這是在比喻有情的五蘊身和第八識的關係。第八識的體性是什麼樣的，我們就隨順著第八識的體性去操作，這就叫做「善」。

第八識是本來解脫的，但如果五蘊不隨順它的話，就會自尋煩惱。要想以凡夫的五蘊身得到解脫，就必須隨順第八識的解脫體性才可以。

「又解脫者，名出世法，於一切法最為出過。如眾味中，酥乳最勝。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世間法是指三界有為法。那麼「出世法」是出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當然就是涅槃，是常、樂、我、淨，是本來解脫。

聲聞法的涅槃和大乘法的涅槃是不一樣的。聲聞法的涅槃是把三界有為法滅掉，只保留第八識，或者說只保留涅槃界。而大乘法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一切有為法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對於懂得這個道理的人來講，已經沒有一切法的法相可得，也沒有世間和出世間的差別相可得。這種涅槃假名為「出世間」。這種解脫勝過聲聞的解脫，就好比酥乳的味道勝過其他所有食品。（當然，這樣的比較也是假名施設。）

「又解脫者，名曰不動。譬如門閭，風不能動。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這裡把解脫譬喻為不動的門閭。門閭就是門檻。風吹來吹去，門檻還是在那裡。會動，表示有生住異滅，有生住異滅就是有為法，就一定會與煩惱相應。

雖然世間的法相一直在不斷地動搖，但是作為種子來說，它永遠都是種子，從來都沒有改變過。世間萬法動來動去，都是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就像電視機上的影像一樣，雖然有種種的相貌一直在顯示著，但電視還是電視，電視的螢幕還是平面的。即便像3D電影那樣，影像非常逼真，不斷地變化，但螢幕一直沒變。這個道理可以用一個口訣來概括——於相而離相，於念而離念。

「又解脫者，名無濤波。如彼大海，其水濤波。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濤波」和前面的「動搖」是一樣的道理。濤波象徵有為相，水象徵無為的部分。究竟是動搖還是不動，要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待。你看它是波，它就是動搖的。你看它是水，它就是不增不減、本無動搖。

「又解脫者，譬如宮殿。解脫亦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

這裡把解脫比喻為宮殿，宮殿莊嚴且可以安住，比喻涅槃解脫的常、樂、我、淨，是有情可以究竟安住的所在。

「又解脫者，名曰所用。如閻浮檀金多有所任，無有能說是金過惡。解脫亦爾，無有過惡。無有過惡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所用」就是具有各種用途，比喻第八識的圓成實性。金子可以打造成各種金器，譬喻第八識可以變現三界萬法，沒有什麼東西不是它所變現。

有一種錯誤的主張，認為四大極微是常住法。四大極微就是地、水、火、風。古代的外道認為四大極微是不會被破壞的，是常住的。但如果四大極微是常住法，那麼第八識就沒有辦法變生四大極微，四大極微和第八識就毫無關係了。第八識也就不能總攝一切法，佛法的體系也全都要修改，像「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樣的話都要改掉，因為四大極微就不是第八識所生呀。

「又解脫者，捨嬰兒行。譬如大人，捨小兒行。解脫亦爾，除捨五陰。除捨五陰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嬰兒行有時候是好話，有時候不是。要看具體是從哪一方面去講。這裡的嬰兒或小兒，就相當於小孩子。小孩子的確有一些優點，但也有他的缺點。這裡講的「小兒行」主要是指小孩子那些不懂事的行為。比如，小孩子調皮好動，開水很燙他也不知道，把它淋到自己身上；火很燙他也不知道避開；在很高的地方他也不曉得危險，想要跳下去。不懂事的小孩子會去做這些事情，但是大人不會去做。

這裡的「小兒」譬喻凡夫。凡夫因為有無明，所以會做很多傻事，他覺得那樣很好玩、很快樂，但其實會讓他遭受很大的痛苦。「大人」是指見道位以上的人，他知道五陰是靠不住的，所以對於五陰所現起的一切法相都不會那麼在意。因為不在意，所以能夠得到解脫。

「又解脫者，名曰究竟。如被繫者從繫得脫，洗浴清淨然後還家。解脫亦爾，畢竟清淨。畢竟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被繫」就是被關起來了。這裡講，「解脫」就好比一個人犯罪被關起來，刑期滿後，他把自己洗乾淨，然後回到家裡。被關起來，在這裡就象徵著眾生被三界有為法的愛樂之心所繫縛，其中最粗重的是欲界的愛樂，其次是色界的，最後是無色界的。繫縛越厲害，煩惱就越重。

把三界有為法的繫縛捨掉了，就等於把自己洗乾淨，然後回家。回到什麼地方去呢？一真法界才是真正的家。這就是真解脫。

「又解脫者，名無作樂。無作樂者，貪欲瞋恚愚癡吐故。喻如有人誤飲蛇毒，為除毒故即服吐藥，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樂。解脫亦爾，吐諸煩惱諸結縛毒，身得安樂，名無作樂。無作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無作」是三解脫門之一。三解脫門包括空、無相、無作。大乘法裡的「空」是指第八識遠離一切的法相，或是一真法界離開一切的差別對待相，這種境界稱之為「空」。「無相」，是因為一切法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雖然有相，也等於無相。因為有業力和妄想的緣故，眾生才會看到相。

當你明白空和無相的道理之後，你對戒律的看法就會有所改變，你修行的方法也會發生改變。曾經有一個人對我說：「呂師兄！你跟我講不能虧損如來、不能造五逆。我覺得沒什麼道理，不遵守這些也不會怎麼樣。」我一聽，好像有一點意思。我就問他：「如果遵守，會怎麼樣嗎？」他說：「也不會怎樣。」解脫的人不會覺得有哪一件事非做不可，或者哪一條戒律一定不能做，做與不做都只是隨順世俗諦而已。他不需要靠戒律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對他來講，做與不做都沒有造作相可得。這才是真解脫。

有人聽說佛法講「無作」，就不明白了，說：「統統都無作的話，那還修什麼善法？」這是一種誤解。「無作」並不是不讓人去修集善法，而是說：在修集一切善法的過程當中，並沒有覺得有一個我在修集善法，甚至也不覺得有一切善法的法相可得。這是以般若波羅蜜相應於五波羅蜜而修行的方法。以持戒波羅蜜為例。用般若波羅蜜相應於持戒波羅蜜，他雖然不造一切諸惡，但也沒有持戒與犯戒的差別可得，這才叫持戒波羅蜜。所以，「無作」是在勝義諦上遠離造作之心，但還是隨順世俗諦修集一切的善法。這個地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

發菩提心必須符合三個條件。一，你要知道一切諸法從本以來即是涅槃，要能夠如理正念真如法。二，要樂集一切善法，想辦法讓自己成佛。三，讓眾生也能夠成佛。第二和第三個條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滿足第一個條件卻很難，它需要勝解了義法，達到聞思成熟的地步，這樣發菩提心才會讓你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後成佛。想要發菩提心的人很多，但不是人人都可以開始進入三大阿僧祇劫，原因就在於他不能滿足第一個條件——如理正念真如法。只有如理

正念真如法，他才能夠做到在世俗諦上修集一切善法，也修持一切戒律，但在心中無有造作之想。

「又解脫者，名斷四種毒蛇煩惱。斷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四種「毒蛇」應該是譬喻四種煩惱，不過這裡沒有具體說明。這一句旨在表明：煩惱與解脫是相反的，有煩惱就不是涅槃，就不是解脫；「斷煩惱者即真解脫」，離開一切的煩惱就叫做解脫。

有人主張：修行人要一直保持在無念的狀態之下。他所謂的「無念」就是不起語言文字的狀態。這種主張是錯的。真正的解脫是「於念而無念」。如果起語言文字相就不解脫的話，那麼世尊就不能說法了，因為一說法就馬上不解脫了。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把語言文字當成什麼。你把它當成語言文字，它便是語言文字相，生滅有為；你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切種子，它便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所以，見地是十分重要的。見地正確了，你依照見地修行，可以度一切苦厄，乃至究竟成佛。錯誤的見地，則會引起煩惱。比如山河大地、男人女人等等，如果你認為這些都是實有，粗重的繫縛遲早會現起，你現在的修行狀況再好都沒有用。因為當你認為這些是真實的，你就會想要去滿足自己、想要去追逐與造作，接下來，煩惱就會現起。

「又解脫者，名離諸有，滅一切苦，得一切樂，永斷貪欲、瞋恚、愚癡，拔斷一切煩惱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諸有」就是三界有為法。三界有為法都會生住異滅，只要它朝向讓你不樂意的方向發展，你就會有苦。即使暫時不變，或者朝

向你樂意的方向發展，也一樣有行苦。必須「離諸有」才能夠「滅一切苦」。所以，解脫是離開諸有。

這裡講的「得一切樂」，是指涅槃樂。涅槃樂不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中的樂受，它是永恆不變的。聖賢所安住的這種樂，凡夫會說它不是樂，因為那裡沒有樂受。

「貪欲、瞋恚、愚癡」，貪欲是因為愛樂某個有為法；瞋恚是因為不愛樂某個有為法；愚癡是由於不知道這些有為法都會生住異滅，也不知道這些有為法其實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不知道這些真相，就叫愚癡。

這段話的關鍵是「拔斷一切煩惱根本」。一切煩惱根本從無明而來，所以你必須實證第八識如何現起三界萬法。這樣，你不但能夠拔斷一切煩惱根本，而且能究竟成佛。

「又解脫者，名斷一切有為之法，出生一切無漏善法，斷塞諸道，所謂『若我』、『無我』、『非我非無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我見者，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解脫會斷掉一切的有為法，出生一切的無漏善法。大家要注意，這裡講的「無漏善法」，既然可以被出生，就表示它也是有為法。也就是說，有為法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有漏法，一種是無漏法。所以，這句話的完整說法是：解脫會斷一切的有漏有為法，出生一切的無漏有為法。

「斷塞諸道」，「諸道」的本來意思是六道輪迴，這裡指各種戲論。有哪些戲論呢？主張「有我」、「無我」、「非我非無我」。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前面不是一直在講大涅槃是「常、樂、我、

淨」嗎，為什麼這裡主張「有我」、「無我」、「非我非無我」都是戲論呢？

大家不要以為這裡是前後矛盾。因為後面緊接著說「唯斷取著，不斷我見」，並不是否認涅槃具有「常、樂、我、淨」的性質，而是說，當你安住於「常、樂、我、淨」的涅槃境界，是不會現起各種差別對待相的。這裡斷掉的是關於「我」、「無我」、「非我非無我」等主張的取著相，而不是說沒有「我」。補充這一句，就是怕有人落入斷滅見。

這裡的「我見」兩個字，不是三縛結中的分別我見，也不是俱生我見，而是指「佛性」，也是「解脫」，也是「如來」。大家不要一看到「我見」兩個字，就疑惑：「不斷我見」怎麼證初果呢？所以要記住：哪怕使用的語言文字是一模一樣的，但上下文或者其他表達語言文字的環境不一樣，它表達的意義就不同，我們要依義不依語。

這裡講的其實就是佛性，佛性是斷不掉的。這裡只是要大家斷掉對於相的取著，因為把佛性（或第八識）當作法相來取著也是一種繫縛。大乘見道分成兩個階段，第一是悟，第二是入。悟和入兩個階段都具足了，才是大乘見道。在《解深密經》中，廣慧菩薩問世尊：「什麼叫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sup>1</sup>世尊就說：「有一種菩薩，他可以知道阿陀那識（第八識），但我不會把他說成是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那什麼樣的菩薩才是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

---

1 《解深密經》卷1〈3 心意識相品〉：「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CBETA, T16, no. 676, p. 692, a28-b3）

呢？世尊回答：「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色聲香味觸法，乃至不見一切的法，沒有一切的法相可得，不知不見，這種菩薩才是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sup>1</sup>發現到第八識的存在，又發現到第八識獨特的作用，這是悟，但仍不算是善巧菩薩。真正的善巧菩薩是知道第八識以後，把第八識與三界萬法整個打成一片，入於一真法界、不二法門，安住在勝義諦境界裡，遠離一切的差別對待相。因為遠離一切差別對待相，所以說他「不知不見」。當然，以世俗諦來講，他還是能知能見。但他不會認為有一個我在知見這些三界萬法，也不會認為有一個我證得了第八識的存在，這才是真正的人。

（有人問：有人主張，知道有第八識的存在，還是不能斷分別我見，是不是和這裡的「唯斷取著，不斷我見」相符？也就是說，知道有常住法，但還不能斷分別我見。）各種聖教都講，聲聞初果不落斷滅，那他就一定要知道有常住法，這樣才能夠不落斷滅。不然他認為全部都是為法，都是無常法，又怎麼會不落斷滅？所以「分別我見」和這裡的「我見」不是同一個意思。「唯斷取著，不斷我見」中的「我見」兩個字，是指佛性。經文後面馬上就接著講了「我見者，名為佛性」。所以不要斷章取義。你如果覺得容易混淆，就把這兩個字改成「佛性」好了。那這句話就成了「唯斷取著，不斷佛性」。

---

1 《解深密經》卷1（3心意識相品）：「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CBETA, T16, no. 676, p. 692, c12-20）

「又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犍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犍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空空」，把兩個「空」字疊在一起，這種用法是印度特有的語法，表示一般世俗所認為的那種空，也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像虛空、斷滅空。類似的情況，比如苦有三種——苦苦、行苦和壞苦，其中的「苦苦」就是這種類型，表示一般世俗所認為的那種苦。

「空空」表示一般世俗所認為的那種空，也就是認為：肉身消滅之後，所謂的涅槃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這是外道尼犍子所誤認的解脫。「計」就是誤認的意思。尼犍子所誤計的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脫，所以叫做「空空」。

佛教的解脫是「不空空」。不需要把法相滅除，就能夠證得的「空」，才叫做「不空空」，而且它具有真實的自體性，所以這還是在講第八識。第八識能夠圓滿成就三界萬法，所以三界萬法本來就是寂靜相。知道這一點就可以證解脫。所以，我們只要把對三界萬法的取著滅掉就夠了，而不需要把三界萬法滅掉。當然，你也沒有辦法把第八識滅掉，因為第八識是永恆的存在。

「又解脫者，名空不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實。」

「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

「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為行。如瓶無酪，則名為空。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這一段講解脫即是「空不空」。「空不空」是什麼意思呢？就像曾經用來裝過水、酒、酪酥、蜜等液體的瓶子，即便裡面的液體倒掉了，我們也不能說它是「空」，因為瓶子還讓人看得到色、嗅得到香、嚐得到味、摸得到觸。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空」，因為裡面已經沒有裝東西了。

類似的譬喻在佛教典籍中經常出現。例如，某個村莊是空的，或者某個房間是空的——這兩者意思差不多，我們不能說它是「空」，因為村莊或房間的外殼還在。但也不能說它「不空」，因為裡面已經沒有人，或者沒有放東西了。這個瓶子的譬喻也可以這樣解釋。說它「空」，但瓶子的外殼還在；說它「不空」，但瓶子裡又沒有裝東西了。

第八識的心體，就好比這樣的瓶子或房間。有時用杯子、倉庫來做譬喻。杯子、倉庫就譬喻第八識能藏種子的心體。裡面的東西可以倒出去，可以搬出去，但是杯子或倉庫還在，這就譬喻第八識心體是永不毀壞的。所以說解脫是「空不空」，因為說它「空」，或是說它「不空」，兩者都說得通，但又都說不通。

其實字面上的說法並不是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說它「空」或「不空」，背後的義理是什麼。第八識有能藏的心體，也有所藏的種子。能藏的心體是常住的、永恆不變的。所藏的種子流注出來時就會在三界現起一切的功能差別，這一切的功能差別就是一切的有為法。所以，三界一切有為法其實都是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這也是第八識所藏的範圍。能藏、所藏整個打成一片，通通都是第八識。不能說它是「空」，因為第八識心體永恆不變；不能說它「不空」，因為三界諸法都是空相。

這個義理真觀反反覆覆講了很多遍，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厭煩，因為我們必須緣著這個義理一直深入到究竟成佛。所以大家要習慣這個法義，當你丟失的時候，要把它找回來。真觀反反覆覆地講，就等於反反覆覆提醒你。等到你不再丟失它的時候，你就會發起修所成慧。那時，你就會緣著這個義理成就定境。這個定境一旦成就，它會隨順解脫而轉。這樣一來，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煩惱對你都不會發生太大的作用。那時候，雖然你還沒有大乘見道，但是你的貪瞋會得到很有效的控制。如果你已經證了聲聞初果，並且發起了修所成慧，那麼，你當下就會成就聲聞二果。所以說，這個義理對於修證的用處非常大。

將來你發現了第八識的作用、第八識的存在，由悟到入，打成一片，不知不見，入於不二法門。這就完成了大乘見道，繼而轉依到第八識的真如性上。如果你原先就有修所成慧，從悟到入只要一瞬間。就像六祖惠能那樣，頓時發出感慨：「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無動搖！」這些都是在講第八識的真如性。他還講：「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

法！」這是他在世俗諦上觀察到第八識能生萬法。既然能生萬法，它就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和能生萬法是要在世俗諦上觀察而去成就的。

轉依真如性，需要熏習了義法。要是開悟之前，已經聞思成熟，發起了修所成慧，悟後就直接能入。但如果悟前的熏習不足，悟後還要多聽善知識說法，或者閱讀般若經典，這樣才能離開法相的繫縛，成為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

回到前面講的「空不空」。解脫也是一樣，不能說它是「色」，也不能說它「非色」；不能說它「空」，也不能說它「不空」。

色法無常，而解脫是常法，所以不能說它是「色」。但也不能說它「非色」，因為色法也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聲聞法說解脫非色，因為聲聞人入於無餘涅槃之後，便灰身滅智，沒有色法，也沒有覺知心了。但大涅槃——大乘見道者所證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不是這樣，在蘊處界諸法存在的當下，解脫也從來不曾離開。所以不能說解脫是色，也不能說解脫不是色。

同樣，不能說解脫是「空」，因為它有真實的自體性，有一切世間智者承認的功能差別。但也不能說它「不空」，因為以勝義諦來講，它離開一切的差別對待相，沒有一切境界相可得。

如果你已經聞思成熟，當你讀到「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這句話時，馬上就能看懂。但如果你先前熏習不夠，遇到這樣的句子，就趁這個機會，把之前的聞思重新提起，檢查自己的見地，是否有哪裡不吻合，把不成熟的見地清理乾淨，這樣就很容易發起定境了。

關於「不可說空及以不空」，這裡還有另一個解釋。「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如果說解脫是「空」，那就不能說它「常樂我淨」了。因為一般世俗所說的「空」指的是什麼都沒有。既然什麼都沒有，又哪來的「常樂我淨」呢？

「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如果說解脫「不空」，也就是承認它有「常樂我淨」。但即使它有「常樂我淨」，卻沒有誰在受它的「常樂我淨」。因為解脫是不二法門，如果有能受與所受，就有差別相可得，而與不二法門相違背了。綜上所述，不能說解脫是「空」，也不能說解脫「不空」。

再回到最初的譬喻。「空」，指的是解脫沒有二十五有——也就是三界有為法，也沒有煩惱，也沒有「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為行」，就好比瓶子裡沒有裝酪酥等液體，所以稱之為「空」。

「不空」指的是解脫具有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就像曾裝過酪酥的瓶子，雖然裡面是空的，但還能聞到酪酥的香味，所以說它「不空」。這裡講「真實善色、不動不變」，指的就是第八識能藏的心體，因為能藏的心體不是一般世間的色法，沒有辦法被毀壞。

這一段最後總結：雖然把解脫——第八識心體——譬喻為瓶子，但瓶子本身是有為法，是會被摔壞的，而第八識心體則永遠不會被破壞，它才是真正的解脫、真正的如來。

「又解脫者，名曰離愛。譬如有人，愛心悖望釋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脫不爾，若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無愛無疑。無愛無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若言解脫有愛疑者，無有是處。」

這一段是說：解脫是離開愛心希望的。在世俗當中，有的人立釋提桓因為造物主，有的人立大梵天王，也有人立自在天王。這都屬於一神教。在這些信徒的心目當中，他們信仰的神是有喜好的，順服於祂的人民會得到庇佑，如果不順服就會遭受懲罰。所以這些信徒常常心懷愛心希望，向他們的神祈禱。而他們的神，也一樣有愛心希望，如果祂認為你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好人，就會應許你的祈禱。這都是有愛，不同於第八識的無愛。

（有人說：這裡有三個天的天王，他們信仰的造物主是哪一位呢？）這要看他信仰的是什麼宗教。有的宗教認為是大梵天，有的是自在天，各不相同。

（有人說：這裡的愛心希望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有人發願，希望通過修行，能夠最終成為釋提桓因、大梵天王等等。因為他們誤以為這就是證得解脫。後面講「無愛無疑即真解脫」，是說有人學佛證果後，並沒有特別地在意自己是不是得到了果位，這樣的解脫是「離愛」的。所以這裡講的是對修行結果的愛心希望，而不是對神的愛心希望。）這也可以當作是一種解釋。這裡的愛心希望可以從兩方面來講。一方面，信徒有愛心希望。另一方面，信徒心目中的神——釋提桓因、大梵天王等等，也有愛心希望。但是第八識成就世間萬法，卻是沒有意志、沒有愛惡的。這一點是佛教與一神教的重大差別。所以，真觀覺得這樣的解釋會比較好。

「又解脫者，斷諸有貪，斷一切相、一切繫縛、一切煩惱、一切生死、一切因緣、一切果報。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

解脫就是斷掉一切貪、一切相、一切繫縛、一切煩惱、一切生死、一切因緣、一切果報。

為什麼連果報也要斷掉呢？曾經有人主張：「諸法空相，但是因果不空。」他認為，不要一天到晚講「諸法空相」，因為做了壞事還是照樣有果報的。做這樣的主張，說明他誤解了「諸法空相」的意思。「因果不空」的「空」，意思是落空；「諸法空相」的「空」卻是指第八識。把不同的「空」理解為同一個意思，是混淆和誤會。

「諸法空相」並不是說做了壞事就沒有果報，而是說連果報也是「諸法空相」。果報難道不是有為法嗎？它也有生住異滅，也是依循一定的規則才得以成就的。這一點我們並不否認。但是另一方面，果報也同樣離不開相、名、分別。離開了相、名、分別，連因緣都沒有辦法講，何況是果報！在一真法界當中，根本沒有這些差別對待相可得。這才是我們說「諸法空相」、「斷一切果報」的緣由。

以世俗諦來講，成佛或下地獄都是果報。成佛需要累積三大阿僧祇劫的無量福德與智慧才能成就，這當然是果報。下地獄，乃至六道輪迴，也全部都是果報。

「斷一切果報」並不是主張無因無果。它是從勝義諦立場去說的。以勝義諦來講，就是「實際理地，無有一法可得」。不要說，在勝義諦當中還有哪一種法，這種說法不符合道理。勝義諦是「是中無所有，一切法皆空」。這不是斷滅見，因為這句話的前面講到「是中」——在這當中。「是中」就是指勝義諦。

「一切眾生怖畏生死諸煩惱故，故受三歸。譬如群鹿怖畏獵師，既得免離，若得一跳則喻一歸，如是三跳則喻三歸，以三跳故則受安樂。眾生亦爾，怖畏四魔惡獵師故，受三歸依，三歸依故則得安樂。受安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無盡，無盡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決定，決定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接著，佛陀又講了一個譬喻。鹿很怕獵人，但是跳躍三次就能夠逃離。這裡的獵人比喻四魔，三跳比喻三歸依。受了三歸依就能得到安樂，得到安樂才叫做真解脫。

（有人說：這裡講的三歸依不是一般人以為的儀式上的三歸依。）當然不是。歸依的三寶——佛、法、僧，三者統統都是第八識。歸依即是用你的五蘊身去隨學、隨順第八識的體性，這才是真正的歸依。中國有句古話——「順天者生，逆天者亡」，把這個「天」理解為第八識，這句話就完全正確了。

（有人說：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大眾笑）也可以這麼說，只要把「我」理解為第八識，就是對的。佛世尊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每個有情都是「唯我獨尊」，各自住在唯心境界當中，你知道這個道理就可以解脫。

最後是對以上一連串譬喻的總結。「如來者即是涅槃」，因為第八識心體，或者一真法界，都遠離一切的差別對待相，統統都是沒有法相、沒有憂悲惱苦，這就是涅槃。「涅槃者即是無盡」，「無盡」就是無窮盡，所謂無窮盡就是永恆存在。「無盡者即是佛性」，這裡的佛性是第八識的別名，不是「眼見佛性」那種眼睛可以看到的佛性。「佛性者即是決定」，它有決定的體性。「決定者

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有決定體性的，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如來。換句話說，如來、涅槃、佛性、決定，都是同一個意思。

（有人問：這個決定和前面的「又解脫者名曰決定」意思是不是一樣的？）是一樣的。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決定、如來是一義者，云何說言有三歸依？」

佛告迦葉：「善男子！一切眾生怖畏生死，故求三歸。以三歸故，則知佛性、決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義異，有法名義俱異。名一義異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虛空皆亦是常，是名名一義異。名義俱異者，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脫，虛空名非善，亦名無礙，是為名義俱異。

「善男子！三歸依者亦復如是，名義俱異，云何為一？是故我告摩訶波闍提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若供養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摩訶波闍提即答我言：『眾僧之中無佛無法，云何說言供養眾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我復告言：『汝隨我語，則供養佛；為解脫故，即供養法；眾僧受者，則供養僧。』善男子！是故三歸不得為一。

「善男子！如來或時說一為三，說三為一，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

迦葉菩薩問佛：「世尊！既然涅槃、佛性、決定、如來等等，都是同一個意思，為什麼又要說有三歸依呢？」

佛就回答說：「眾生因為怖畏生死，所以才會求三歸依。又因為三歸故的緣故，最終了知佛性、決定、涅槃等等的真實含義。有

的法，雖然用同樣的名相去描繪它，但其中的含義是不同的，這叫『名一義異』。有的法，描繪它們的名相是不同的，其中的含義也不相同，這叫『名義俱異』。比如，我們說『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我們也說『涅槃、虛空』等都是常。用來描繪的名相是同一個——常，但它們各自的含義又不相同——佛、法、僧、涅槃、虛空等在世俗諦上的含義是不相同的，這就叫『名一義異』。『名義俱異』的情況，比如，佛可以用『覺』來描繪，法可以用『不覺』來描繪，僧可以用『和合』來描繪，涅槃名為『解脫』，虛空名為『非善』，也名『無礙』。描繪的名相不同，含義也不相同，這就是『名義俱異』。

「從世俗諦來講，三歸依屬於『名義俱異』。有一次，我對摩訶波闍波提說，『你不用供養我，應當供養僧。因為你供養僧，就具足供養三歸了。』摩訶波闍波提就問我：『眾僧當中不包括佛和法，為什麼說供養了眾僧，就等於具足供養三歸了呢？』我便告訴他：『你聽從我的話語，這便供養了佛；你供養的目的是為了求得解脫，這便供養了法；眾僧接受你的供養，這便供養了僧。』所以說，以世俗諦來看，三歸有不同的含義，不能籠統地說它們是同一個意思。」

回答了迦葉菩薩的問題之後，佛又總結道：「如來有時候說一就是三，三就是一。這是諸佛的境界，非聲聞、緣覺所能知曉。」一就是三，是從世俗諦的立場去說。三就是一，是從勝義諦的立場去說的。這個道理，聞思大乘法成熟的菩薩（未來佛）即可了知，但是聲聞、緣覺無法明白。

迦葉復言：「如佛所說，畢竟安樂名涅槃者，是義云何？夫涅槃者，捨身捨智，若捨身智，誰當受樂？」

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悶，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復迴還，同伴問之：『汝今所患，竟為差不？而復來還？』」答言：『已差，身得安樂。』如來亦爾，畢竟遠離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樂之處，不可動轉，無有盡滅，斷一切受，名無受樂。如是無受，名為常樂。若言『如來有受樂』者，無有是處。是故，畢竟樂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迦葉菩薩又問：「畢竟安樂稱之為涅槃。但涅槃需要捨身捨智。如果捨掉了身智，那又是誰去領受安樂呢？」

佛便用一個譬喻來回答這個問題。有一個人，他吃完東西之後覺得不舒服，於是便到屋外嘔吐，吐完之後又回到屋裡。同伴問他：「你這一次進來，和剛才出去的時候有什麼差別嗎？」這個人就回答：「有差別，因為身體已經得到了安樂。」

說完這個譬喻，佛繼續說道：「如來也是一樣，畢竟遠離二十五有，處在永得涅槃安樂之處，不可動轉，也沒有盡滅，斷除一切受，稱之為無受樂。這樣的無受才是真正的常樂。如果有人說『如來有受樂』，這種觀念是沒有道理的。所以說，畢竟安樂者就是涅槃，涅槃者就是真解脫，真解脫者就是如來。」

所以，涅槃的畢竟安樂，與樂受是不一樣的。受，是五蘊之一，屬於有為法。有所受，就有能受。如果捨掉了七轉識，也就沒有了能受，當然就不會有誰去感受這個樂受了。但是涅槃的畢竟安樂不

同於樂受，它是斷除一切的能受與所受，只有斷除一切的能受與所受，才是永恆的安樂。

迦葉復言：「不生不滅，是解脫耶？」

「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滅即是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

迦葉復言：「若不生滅是解脫者，虛空之性亦無生滅，應是如來。如如來性，即是解脫。」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

「世尊！何故不然？」

「善男子！如迦蘭伽<sup>1</sup>及命命鳥<sup>2</sup>，其聲清妙，寧可同於烏鵲音不？」

「不也！世尊！烏鵲之聲，比命命等，百千萬倍不可為比。」迦葉復言：「迦蘭伽等，其聲微妙，身亦不同，如來云何比之烏鵲？無異葶藶比須彌山。」「佛與虛空，亦復如是，迦蘭伽聲可喻佛聲，不可以喻烏鵲之音。」

迦葉菩薩又問：「不生不滅是解脫嗎？」佛回答：「是的。」迦葉菩薩就說：「如果不生不滅就是解脫，那麼虛空也沒有生滅，

---

1 迦蘭伽：迦陵頻伽，梵語 *kalavivka*，巴利語 *karavvka*。又作歌羅頻伽鳥、羯邏頻伽鳥、迦蘭頻伽鳥、迦陵毘伽鳥。略稱迦陵頻鳥、迦婁賓鳥、迦陵鳥、羯毘鳥、鷓鴣鳥、羯脾鳥、頻伽鳥等。意譯作好聲鳥、美音鳥、妙聲鳥。此鳥產於印度，本出自雪山，山谷曠野亦多。其色黑似雀，羽毛甚美，喙部呈赤色，在卵殼中即能鳴，音聲清婉，和雅微妙，為天、人、緊那羅、一切鳥聲所不能及。在佛教經典中，常以其鳴聲譬喻佛菩薩之妙音。或謂此鳥即極樂淨土之鳥，在淨土曼荼羅中，作人頭鳥身形。（參見《佛光電子大辭典》）

2 命命鳥：梵語 *jīvaj-jīvaka*。音譯耆婆耆婆、耆婆耆婆迦、時婆時婆迦。又稱共命鳥、生生鳥。屬於雉之一種，產於北印度，因鳴叫聲而得名。此鳥之鳴聲優美，迅翔輕飛，人面禽形；一身二首，生死相依，故稱共命。佛典中，多以命命鳥與迦陵頻伽等，同視為好聲鳥。（參見《佛光電子大辭典》）

那它也應該是如來了？也和如來一樣，是解脫了？」佛立即否定了他的說法：「你說得不對。就好比迦蘭伽和命命鳥，它們的叫聲清脆美妙，你不能說它們的叫聲和烏鴉、喜鵲是一樣的，反正都是叫聲。」

聽完這個比喻，迦葉菩薩表示明白了佛的意思，說道：「烏鴉、喜鵲的叫聲比起命命鳥來，差了不只百千萬倍。迦蘭伽不僅聲音微妙，外形也與烏鴉、喜鵲不同。所以說，迦蘭伽和命命鳥不可與烏鴉、喜鵲相提並論，就好比葶藶無法與須彌山相比。佛與虛空，也是同樣的道理。迦蘭伽聲用來譬喻佛聲，烏鴉之音譬喻虛空，兩者是不可以完全等同的。」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難解。如來有時以因緣故，引彼虛空以喻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真解脫者，一切人天無能為匹。而此虛空實非其喻，為化眾生，故以虛空非喻為喻。」

「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之性即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善男子！非喻者如無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緣故可得引喻。如經中說『面貌端正如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得即同於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脫，為化眾生故作喻耳。以諸譬喻，知諸法性，皆亦如是。」

在這一品當中，佛舉了很多個比喻。到了最後一段，就藉迦葉菩薩的問題，來說明為什麼要用譬喻，以及譬喻的侷限。如來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這兩者是等同的。佛有時用虛空來譬喻解脫，但並不表示虛空就是解脫、就是如來。因為一切的天人，乃至一切

的三界萬法，沒有一樣是和真解脫或如來完全相同的。佛只是為了教化眾生，讓眾生理解如來的德性，才藉助於譬喻。

佛陀常說解脫就是如來。這裡的如來指的不是佛陀的報身、化身，而是指法身如來——第八識。法身如來即是本來解脫，除開法身如來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解脫。因為只要五蘊在世間現起，它就一定會有憂悲惱苦，比如行苦——覺知心的忙煩之苦——就一定存在。五蘊能夠解脫的極限，也就是證得有餘涅槃。經典還提到，佛陀被金槍穿破腳而流血，也曾被提婆達多從山上丟下的大石頭砸到腳而流血，這些都是苦。所以說，就連佛陀也要示現肉身的壞滅、死亡，以世間觀點來講，這都是苦。因為只要覺知心存在，色身還活在世間，就要領受很多的苦。這個道理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這裡的「如來」是指法身如來。法身如來是每一個眾生本來具有的。所謂的人無餘涅槃就是把蘊處界滅掉，保留第八識單獨存在，便稱之為得到解脫。而大乘法的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則是見道者實證：一切有為法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

有人問：「覺知心會了別外境，所以不是涅槃。但是石頭沒有覺知心，不會了別外境，而且一切的外境都不會了別外境，可不可以說這也是本來涅槃？」

大家要明白，石頭不是有情，而且石頭本身也不是常住法。而涅槃是指「常、樂、我、淨」，所以石頭不是涅槃。《大般涅槃經》講，解脫、法身、摩訶般若，這三個條件都要具足才叫作「大般涅槃」。即便把石頭不會受苦、沒有憂悲惱苦的性質，勉強稱之為解脫，但是另外兩個條件它統統都不具足。

不過，也可以說「一切諸法從本以來即是涅槃」，這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為什麼呢？請大家牢牢記住這句話：一切有為法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既然如此，一切的外境是什麼？我在問大家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們應該馬上回答，說功能差別或者種子都好，或者回答諸法空相也好，或者不回答，但你心裡知道。如果我問：覺知心是什麼？知道怎麼回答嗎？（有人說：功能差別。）沒錯。既然如此，覺知心和外境有差別相嗎？沒有。覺知心和外境都是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

所謂了別，並不是單一的種子了別單一的種子，它是一連串的種子運轉起來，產生一種假相，叫做「了別」。這就像攝像，一張底片上的一個像素和外境中的一個像素，把它們放在一起，你會覺得它們之間有了別關係嗎？一般人不會認為這叫了別。但如果是很多個像素，以及外境中的很多影像，它們之間具有一種相應的關係，這在人類看來，就叫做攝像了。覺知心了別六塵境界相的狀況和攝像的過程基本上是一樣的。所以不是單個的種子了別單個的種子，而是許多種子流注起來，從而形成某一種狀況，也就是有情用七轉識去辨別六塵，稱為了知。

所以，以大乘法中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來看，一切諸法從本以來即是涅槃，我們可以說石頭本來解脫，也可以說覺知心本來解脫。

我們再回到這一品的最後一段。這裡講，譬喻和真實的東西畢竟不能相等看待，尤其是第八識，世間根本沒有一個東西能夠與它相提並論。世間一切諸法都是有為法，第八識是有為與無為的和合運作，無論用什麼東西去作譬喻，都無法完全等同。

就像經中形容一個人長相非常端正，就說好似滿月一般。但是一個人的臉真的會像滿月那樣圓嗎？真要長成那樣也會很奇怪，對不對？這都是形容、比喻。或者形容大白象乾淨得就像剛下過雪的雪山。這也是譬喻。

所以，大家要知道，譬喻只是為了度化眾生，讓眾生理解諸法的性質，乃至解脫的體性。但是譬喻並不同於解脫。附帶一提，有些因明論師，把譬喻與三量放在一起，稱為四量。這是不適當的。譬喻只是幫助別人了解事物的描述，它應該是附屬於正教量，而不能作為獨立的知識來源。

## 迴向

迴向 Zhou ShuJun 往生極樂世界或其他善處，修學佛法，速證菩提。

迴向亡人 Li TianYuan 往生極樂世界或其他善處。

迴向范郁輝往生佛國，繼續修習佛法，世世增上，速成佛果。

迴向 Yu YuQuan、Yu He XiuZhu 修學佛法、智慧增長、速成菩提。

迴向 Yu YuLin 病業早日消除。

迴向何云生身體健康。

迴向 Liu YiRu 身體健康。

迴向七月十二日早上十點多在屏東車城快車道被撞的黑狗，離開畜生道，轉生人天善處，修學佛法因緣早日成熟。

迴向天津爆炸死難者往生善處，傷者病業早日消除。

迴向本刊讀者及贊助者，少病少惱、眷屬和樂、富貴自在、智慧增長、速成菩提。

迴向實證佛教度脫無量眾。

# 衣中寶珠

## ——雜阿含經隱藏的大乘法（十三）

呂真觀 講述

時間：2011年8月3日

地點：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編輯按：**《雜阿含經論會編》讀本可從網路查看或下載（[網頁版](#)，或 [Word](#) 及 [PDF 文檔](#)）。也可以參看簡體印行本：釋印順 會編，《雜阿含經論會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或者正體印行本：釋印順 會編，《雜阿含經論會編》（臺北：正聞出版社，1983年。）

文中註腳部分，如無特別說明，均為講述者所加。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所加。文中標點符號略有修訂，因不影響文意，故不一一說明。

### 《雜阿含經》二九（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能令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佛告羅睺羅：「善哉！善哉！能問如來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令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耶？」

羅睺羅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羅睺羅：「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羅睺羅！當觀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觀。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如是羅睺羅！比丘如是知、如是見者，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羅睺羅！比丘若如是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比丘是名斷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究竟苦邊。」

時，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陀的獨生子羅睺羅，有一天問佛：「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能令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云何知、云何見」，我們常常講要建立正確的「知見」，「知見」兩個字就是從這裡來的。這裡是問，要如何觀察事實，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

「我此識身」包括兩個部分：「識」和「身」。「識」就是七轉識，「身」就是五色根。「我此識身」是能取相，「外境界一切相」是六塵相，也就是所取相。

羅睺羅問的是：「要怎樣看待能取和所取，才能沒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等等煩惱呢？」這裡的「我」指「我見」，「使」指結使，這是煩惱的另一個名稱。

佛陀教他：「你要觀色、受、想、行、識，統統都是非我，不異我，不相在。這麼觀，就是平等慧正觀。」

因為觀察五陰「不異我」，所以整個打成一片，統統都是我。既然統統都是我，也就統統都平等。這就叫做「平等慧」。「正觀」就是正確的觀察。正確的觀察就是不落於兩邊的觀察，所以也可以稱作中觀。「平等慧正觀」就是指五陰非我、不異我、不相在的觀察是符合事實的觀察。

佛陀接著說：「如果你能夠這麼觀的話，你就可以去掉我見、我所見、我慢、使、繫著，這五種煩惱統統都可以去除掉，這樣就稱之為斷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也可以稱為究竟苦邊。」

「斷愛欲」中的「愛欲」，指三界愛。「轉去諸結」中的「結」也是煩惱的別名。「正無間等」意思是任何時候都沒有間斷。如果你大部分時候都沒有煩惱，但就在某一個時候、某一個瞬間又有煩惱，這樣就不叫「正無間等」了。

好比有一個人現在坐在這裡，什麼煩惱都沒有，但待會兒一個人來罵他，他一氣之下就把這個人殺了。他辯解說：「我有煩惱的時間不超過一分鐘嘛，我就只有那一分鐘管不住我自己，把對方給殺了。但其他時候我統統都沒有煩惱。」他事後講這樣的話也沒有什麼意義，只要還有煩惱，就不叫解脫，解脫就是要「正無間等」。修行人要斷就要斷乾淨。

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把三縛結斷掉，請你拿這個標準來檢查自己。你如果還有任何時候會拿凡夫我見來替自己的貪嗔作辯護，你就不叫「正無間等」，也不能說已經把我見給斷掉了。為什麼呢？因為斷我見是一旦斷掉，就永不復起，任何時候都不會再起來，這樣才叫正無間等。雖然斷掉三縛結的初果人，他還有欲界貪、欲界嗔，還有五上分結，但他只要有了斷三縛結的功德，任何時候都不會突然冒出來凡夫我見。所以你要注意，因為一般人常常會有一種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s），他會自我欺騙，認為自己已經把三縛結斷乾淨了，但其實不一定，有時候凡夫我見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冒出來，當時不一定能檢查出來。建議大家寫修行筆記，事後再來反省，檢查自己是否已經斷乾淨了。

「究竟苦邊」就是證得阿羅漢，能夠入無餘涅槃。

## 《雜阿含經》三〇（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比丘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為法主，為導，為覆，善哉世尊！當為諸比丘演說此義。諸比丘從佛聞已，當受持奉行。」

佛告羅睺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羅睺羅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羅睺羅：「當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如實觀。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羅睺羅！比丘如是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超越疑心，遠離諸相，寂靜，解脫。是名比丘斷除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究竟苦邊。」

時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這一部經和上一部差不多，不同的就是倒數第三句——「超越疑心，遠離諸相，寂靜，解脫」，其他都基本一樣。

「超越疑心」有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指三縛結中的疑見。比較高的層面，是已經斷三縛結，但還沒有證阿羅漢的時候，你多多少少會有一點懷疑：這些果位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真的可

以證阿羅漢嗎？一個人真的可以把三界愛統統斷除掉嗎？因為對於這些境界沒有實證，所以哪怕有一點點懷疑，都算是疑心。

等到你通過實證，證得了阿羅漢果之後，當然就不會再有疑心了，所以就「超越疑心，遠離諸相」了。「遠離諸相」就是能夠安住在「如所有性」上，安住在勝義諦裡，遠離一切的虛妄分別相。

「寂靜」，只有涅槃才能夠寂靜。阿羅漢住在有餘涅槃裡，遠離諸相，所以他的心很明淨，不會再起戲論分別。這裡的戲論包括哪些呢？當他看到一個人、一隻貓，他如果心裡還會覺得這是一個人、那是一隻貓，這都算戲論。因為這些都是在無常的五陰上面安立的假名，並沒有實體。把相、名、分別滅掉，才是真正的寂靜。

只有這樣，才能夠解脫三界的繫縛。到達了這個地步，就說他已經「斷除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究竟苦邊」。這一句和上一部經是一模一樣的。

使、增諸數，非我、非彼，結繫、染動搖，劫波所問，亦羅睺羅所問二經。

我們講過，這類句子的作用類似於目錄。這裡就不解釋了。

## 《瑜伽師地論》：見慢雜染

復次，有二種、五種雜染，并五種因相。如是二種，諸有學者應知、應斷，諸無學者已知、已斷。

何等為二？謂見雜染，及慢雜染。此二當知五種差別，謂由行故，纏故，隨眠故。

何等為五？一者、計我，二者、計我所，三者、我慢，四者、執著，五者、隨眠。當知此中，計我、我所、我慢三種為所依止，於所緣事固執取著「唯此諦實，餘皆愚妄」。當知此中由纏道理，說名執著；即彼種子隨縛相續，說名隨眠。

這裡講有兩種雜染，又講有五種雜染及其原因。為什麼有時候講兩種雜染，有時候又講五種雜染呢？這是分類方法不同的緣故。

兩種雜染，指的是「見雜染」和「慢雜染」。「見雜染」就是見所斷煩惱，包括：我見、疑見、戒禁取見。「慢雜染」就是修所斷煩惱，包括：五下分結中的「貪」和「瞋」，以及全部的五上分結。也就是說，「十使」中的前三個（我見、疑見、戒禁取見）屬於見雜染，後七個屬於慢雜染。

雜染也可以依照「行」（不如實了知諸行，也就是計我、我所）、「纏」（我慢、執著）、「隨眠」，分成五類。

一、「計我」。認為五陰是恆常不變易的主體「我」，在生死輪迴中不會被改變。

二、「計我所」。把五陰當成「我」之後，就會認為有一些東西是「我的」。比如「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車子」、「我的名譽」、「我的事業」等等，這些就是「我所」。「我所看到的東西」，也是「我所」，包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還有其他的有情。

三、「我慢」，也就是五上分結中的「慢」。「計我」和「計我所」是從分別我見而來，它們和意識相應。「我慢」是俱生我見，不但和意識相應，也和末那識相應，它是一種感覺。初果人不會計我、我所，但卻擺脫不了五陰是我的感覺。

四、「執著」，此處的執著，專指執著於自己的見解，把「我」、「我所」當成是真實的存在，認為只有這些才是對的，其他的都是錯的。被這二種錯誤的見解糾纏著，這就是執著。

五、「隨眠」，這裡的解釋是「即彼種子隨縛相續，說名隨眠」。它好像虐疾一樣，不是隨時發作，而是沒有碰到觸發的緣，暫時沒有現起。隨眠，包括執著隨眠和我慢隨眠。執著隨眠是見解錯誤而暫時不起現行。我慢隨眠則是修所斷煩惱暫時不起現行。

又有識身及外事等，當知是彼五種因相，謂計我因相……<sup>1</sup>乃至隨眠因相。

「有識身」就是會被凡夫執著為「我」的東西。比如人的身體、能夠了知的七轉識。「外事」就是除了有識身以外的東西，也叫做「我所」，比如山河大地和其他的有情。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識身」和這些「外事」是前面所說的五種雜染的成因。「有識身」是「我」，「外事」是「我所」，所以「我」和「我所」就是五種雜染的成因。這五種雜染的成因，這裡稱作「因相」，對應的也就有五種因相：計我因相、計我所因相、我慢因相、執著因相、隨眠因相。

即此因相，復有二種：一者、所緣因相，二者、因緣因相。計我、我慢，以有識身為所緣因相。計我所，通以二種為所緣因相。彼執著，以聞不正法，不如理作意，及彼隨眠為因緣因相。彼隨眠，以不如實了知諸行，煩惱諸纏數數串習為因緣因相。

---

1 此處省略：計我所因相、我慢因相和執著因相。

因相，意謂這是一種顯示為「因」的功能差別，有可以被觀察到的「相」。因相又分為「所緣因相」和「因緣因相」兩種。所緣，是指能夠被八個識所緣的事物，外事的六塵境界是七轉識所緣，有根身是第八識所緣。因緣，是指種子，因為行蘊熏習成種，將來又能夠流注成為功能差別。

「計我」——認為五陰常住不變易，「我慢」——覺得有這個「我」存在，這兩者需要緣在「有識身」（六根、六識）上才能存在，所以它們以「有識身」為所緣因相。「計我所」則以「二種」為所緣因相，這個「二種」就是「有識身」和「外事」。舉個「計我所」的例子。有時候人們會講「我的車子」，這句話裡的「我」就是有識身。人們常常把色身和覺知心當成是「我」。「車子」是外事，就是「我所」。「我」和外面的東西同時作為所緣因相，才會計著「我所」。

「執著」有三種因緣因相。第一，因為聽到不正確的說法。大家不要以為，只有聽外道說法才算聞不正法，其實不盡然。有一些大家認為正確的世間法，在佛教中也是不正法，比如主張自我實現的人本主義。很多人追求自我實現，甚至有些出家人在說法的時候也引用它，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但你要仔細想想看，他們所謂的「自我」是不是指五陰？如果是五陰，就是計我。滿足五陰的需要（例如飲食、安全、情感等等）而得到自我實現，則是計我所。

執著的第二種因緣因相是「不如理作意」。聞不正法是從別人教你的角度去說。在沒人教你的時候，你自己的想法不符合事實，就叫做「不如理作意」。

第三種因緣因相則是執著的「隨眠」。一個人既沒聽聞不正法，也沒有不如理作意，但他錯誤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直潛藏在內心，遇到緣就會被觸發，雖然暫時不現起，仍然是煩惱。就像有些電腦病毒，只在耶誕節發作，不發作不代表電腦沒有病毒。

這裡還告訴我們，執著的隨眠是怎麼來的——「彼隨眠，以不如實了知諸行，煩惱諸纏數數串習為因緣因相」。

首先，它是由無明引起的煩惱。「諸行」指一切有為法。對於一切有為法，你不知道它們是無常、苦、空、非我，就是「不如實了知」。

其次，它以「煩惱諸纏數數串習」為因緣因相。「數數」音同「朔」（shuo，第四聲），意思是很多次。也就是說，一個人總是「聞不正法」和「不如理作意」，執著的染污種子就會越來越多，其中暫時沒有現起的，就是執著的隨眠。

復次，有四種有情眾，當知於中安立雜染。何等為四？一者、外道有情眾，二者、此法異生有情眾，三者、有學有情眾，四者、無學有情眾。

外道有情眾中，具有一切。此法異生有情眾<sup>1</sup>中，四種可得及彼因相，并執著因相一分，然執著不可得<sup>2</sup>。有學有情眾中，計我、我所二種及彼因相，執著隨眠皆不可得，及我慢、執著并彼因相；然有我慢隨眠可得。無學有情眾中，一切皆不可得。

---

1 此法指正法，正法弟子未證初果以前，皆可能墮入三惡道，故稱為此法異生有情眾。

2 前文：「彼執著，以聞不正法，不如理作意，及彼隨眠為因緣因相。」故此處的執著，專指對於邪見的執著，依這個意義，說正法弟子沒有「執著」。

「雜染」就是煩惱的別名，只有有情才会有煩惱。這裡講有情分為四類，是依知見和果位去分類，而不是從外表的身相去區別。第一種，外道有情眾。不學佛的有情都歸類為外道有情眾。學佛的有情當中，如果學的不是真正的佛法，也屬於附佛外道。比如，如果你的師父跟你講「五陰是我」、「靈魂不滅」，或者讓你在五陰當中去「自我實現」，甚至告訴你可以通過修雙身法把樂受變成永恆。只要他是這樣說法，即使他穿著佛教出家人的衣服、被大師印證過，或者自稱阿羅漢、菩薩、佛，仍然是外道有情眾。大家不要被外表迷惑，而要檢查他的見地和（斷煩惱的）解脫功德。

對於第一種外道有情眾，前面所說的五種雜染，以及五種雜染的因相，他們統統具有，所以說「具有一切」。

第二種，此法異生有情眾。此法，就是能夠讓人證果的佛法，也就是正法。已經在學正法，但是還沒有證初果的佛弟子（包括初果向），還是可能墮入三惡道成為「異生」，所以稱之為此法異生有情眾。這部分有情「四種可及彼因相」，也就是說計我、計我所、我慢和隨眠這四種雜染，以及這四種雜染的因相他都還有，但執著的因相他只有其中「一分」。因為前面講過，執著的因相包括「聞不正法」和「不如理作意」，既然已經在聽聞正法，「聞不正法」就不存在了，所以說他們只有「執著因相一分」。執著，是指堅執錯誤的人生觀、世界觀不願捨棄，這在正法弟子身上不會有，所以說「執著不可得」。

第三種，有學有情眾。從初果到四果向，這部分有情，雜染當中的計我、計我所及見解執著的隨眠都沒有了。因相當中，計我、計我所、我慢、執著的因相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有我慢雜染的隨眠。

第四種，無學有情眾，也就是已斷掉五下分結和五上分結的阿羅漢。所有的雜染，以及所有的因相都不可得。

又外道有情眾，凡所有行，不為斷彼。此法異生有情眾，所修諸行，正為斷彼而未能斷，未見如實故。有學有情眾，已斷一分，為斷餘分復修正行；雖見如實，而不自稱「我已能見」，猶未獲得盡、無生智<sup>1</sup>故。無學有情眾，一切已斷，於諸行中而自稱言「我如實見」。

這四種有情還有另外四個特徵。

其一，外道有情眾，他們修行的目標並不是為了斷煩惱。一個外道修行人，就算他證了初禪，能夠讓財色名食睡等各種欲望不現行，但因為他沒有斷除三縛結，初禪就不穩定，如果不繼續修定，就會退回欲界。煩惱並沒有真正的斷除。斷三縛結的人斷掉貪瞋證得三果之後，即使不刻意修定，也能夠保持在初禪，貪瞋不會再現起。

其二，此法異生有情眾，也就是正法弟子，他們為了斷除煩惱而修習正法，但因為有些知見只有正教量，沒有如實現觀得到現量，所以還沒有分證解脫。

這說明，即使你接觸的法是對的，但你沒有做實際的觀行，或者你的觀行有滲漏，有些地方沒有觀察仔細，你的煩惱就不可能斷除。例如，道教主張「性命雙修」，「性」指心理部分，「命」是身體部分，它主張人的心理到達某種地步的時候，就要去修禪定，

---

1 「從此金剛喻三摩地，無間永害一切煩惱品麤重種子，其心於彼究竟解脫，證得畢竟種姓清淨，於諸煩惱究竟盡中發起盡智。由因盡故，當來苦果畢竟不生，即於此中起無生智。」《瑜伽師地論》卷 34 (CBETA, T30, no. 1579, p. 477, a9-13)

把身體保持得非常健康，甚至不死。有些人因為「未見如實故」，觀行有滲漏，沒有做到盡所有性，就有可能認為「性命雙修」是一個例外，相信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把色身修到永遠不死。所以說，我們聽的法再如何正確都沒有用，一定要經過觀行、實證，才能斷煩惱。

其三，有學有情眾，也就是從初果到四果向的人，他們已經斷了一部分煩惱，還在為斷其餘的煩惱而認真修行。

「雖見如實」說明已經證果，但還沒有得到盡智和無生智。

《瑜伽師地論》定義盡智：「從此金剛喻三摩地，無間永害一切煩惱品龜重種子，其心於彼究竟解脫，證得畢竟種姓清淨，於諸煩惱究竟盡中發起盡智。」「盡」就是把煩惱全部都清除掉，只有把煩惱統統斷掉了，才能擁有盡智。「由因盡故，當來苦果畢竟不生，即於此中起無生智。」因為斷除了所有的煩惱，所以不會再有後有，雖然活在人間，但是和三有相應的煩惱不會再產生了，這就叫做「無生智」。「盡智」和「無生智」是阿羅漢才有的。

其四，無學有情眾。對於阿羅漢來講，一切已斷。「我如實見」加上引號，表示這是阿羅漢可以講的話：「我對於一切有為法已經能夠如實現觀了。」

## 《瑜伽師地論》：淨說句

復次，有八種清淨說句，何等為八？謂由超過見、慢故，名二種超過意清淨說句；由斷彼因相故，名除相清淨說句；由

斷彼執著故，名寂靜清靜說句；由斷彼隨眠故，名善解脫清淨說句。

復次，有學有二清淨說句：謂於後有一切行中，由不現行道理，名已割貪愛，及轉三結。無學有二清淨說句：謂止<sup>1</sup>慢現觀故，及一切苦本貪愛隨眠永拔除故，名已作苦邊。

如是一切總收為一，合有八種清淨說句。

「說句」就是語言文字。這一段講有八種清淨說句。

其一，「由超過見、慢故，名二種超過意清淨說句」。「超過見」指已斷三縛結，「超過慢」指已斷我慢。「我慢」是俱生我見，在沒有斷掉之前，你會一直覺得有一個「我」存在。比如貪吃，你會覺得「我想吃這個東西」，有一個「我」在這裡。瞋也一樣，別人來罵你，你為什麼覺得生氣呢？就是因為你覺得「我被罵了」。斷掉俱生我見之後，貪瞋自然就不會有了。這裡就用「慢」來總攝修所斷煩惱。「超過見、慢」就是兩種超過意清淨說句。

其二，能夠使人斷掉見、慢的因相的語言文字，叫做「除相清淨說句」。

其三，能夠使人斷掉執著的語言文字，叫做「寂靜清靜說句」。

其四，能夠使人把隨眠不現行的煩惱斷掉的語言文字，叫做「善解脫清淨說句」。

除了這四種清淨說句之外，還有有學兩種和無學兩種。

有學，指從初果到四果向的有情，他們已經證得一部分果位，但還沒證得阿羅漢。所以，有學的修行分好多層次。這裡講，有學

---

1 止：宋、元、明三本作「正」，今依《大正藏》。

有兩種清淨說句：已經斷掉貪愛的，叫「已割貪愛清淨說句」；斷掉三縛結的，叫「轉三結清淨說句」。

無學也有兩種清淨說句。第一，能夠停止「慢」這種煩惱（可稱為「止慢現觀清淨說句」<sup>1</sup>）；第二，能夠把痛苦的根本、貪愛、沒有現行的煩惱永遠拔除掉，叫做「已做苦邊清淨說句」。

以上這些加起來，一共是八種清淨說句。

## 《瑜伽師地論》：遠離四具

復次，由四支故，具足遠離，名善具足。何等為四？一者、無第二而住，二者、處邊際臥具，三者、其身遠離，四者、其心遠離——謂於居家境界所生諸相，尋思、貪欲，瞋恚悉皆遠離，依不放逸防守其心。

有四種原因，可以使人遠離繫縛，叫做「善具足」——善於具足解脫法。

一、「無第二而住」。這裡可以作兩種解釋，具體採用哪一種，請大家自己抉擇。第一種解釋：好比你去向別人乞食，有一個人給你之後，你就接受下來，不再去找第二個人要了。或者尋找住宿，有一個人給你安排了某個住處，環境雖然馬馬虎虎，但你覺得可以住就好了。這就叫「無第二而住」。另一種解釋：《維摩詰經》中有「入不二法門品」，住在勝義諦的人會離開差別對待相，沒有「第二」，甚至也沒有「一」可說，所以叫做「無第二而住」。

---

<sup>1</sup> 此句為經文所無，依上下文添入。

二、「處邊際臥具」。「臥具」是睡覺的用具，包括床、被褥、蚊帳等。「邊際」意思是勉強可以用。但如果床具有洞，睡覺時虫子會爬上來被壓死，按照戒律，這樣的床具出家人是不能用的。古時候印度虫子很多，所以有很多小洞的床板是不能睡的，這種床具就不是邊際臥具。邊際臥具是勉強可以用的，雖然不是很好。

三、「其身遠離」。比如出家。

四、「其心遠離」。不一定出家，但離開了在家的煩惱。緊接在後面的那一句，是在解釋「其心遠離」，所以中間應該用破折號連接。在家居士會有眷屬，受用五欲——財色名食睡。「尋思」就是會去想怎樣滿足這五欲。「尋思、貪欲，瞋恚悉皆遠離，依不放逸防守其心」，面臨煩惱的誘惑，要很精進地守護七轉識，讓它們不要亂攀援。這就是「其心遠離」。

又由五相發勤精進，速證通慧：謂有勢力者，由被甲精進故；有精進者，由加行精進故；有勇悍者，由於廣大法中無怯劣精進故；有堅猛者，由寒熱蚊虻等所不能動精進故；有不捨善軛者，由於下劣無喜足精進故。

有五種相能讓你證得通達的智慧，也就是指阿羅漢的智慧。這五種相指的是五種精進。

一、「謂有勢力者，由被甲精進故」。「有勢力者」，是指有正法的勢力。「被甲精進」。「被」念成「披」（pi，一聲）。就像披上了盔甲，煩惱來的時候，不會傷害到你。意思是說，你必須用正法來保護自己，不要讓煩惱使自己退墮。

二、「有精進者，由加行精進故」。比如你已經斷除三縛結，這時你要把「五陰非我」一直放在心上，這樣你才能證二果、三果，

甚至阿羅漢，這樣才叫精進。有人證了初果之後，還想著好好去玩，這就不叫「加行精進」。要加行精進才有辦法證二果向、二果以及後面的果位。

三、「有勇悍者，由於廣大法中無法劣精進故」。與大乘法比起來，聲聞法中沒有「廣大法」，但相對於凡夫，初果是廣大法，相對於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可算是「廣大法」。當一個人看到「廣大法」時，覺得自己不可能達到那種程度，就叫做「怯劣」。相反，如果看到了，但毫不畏懼，就叫「勇悍」。現代有不少學佛人，一聽開悟、證果，就說：「那是不可能的。還是稱名念佛就好。」這就是「怯劣」，這就不叫精進。「勇悍」則表示，雖然境界很高，但是我們不怕它，不管是菩薩法或是羅漢法，都勇敢地去求證。

四、「有堅猛者，由寒熱蚊虻等所不能動精進故」。在古代印度，蚊帳是奢侈品。修行人沒有蚊帳，睡覺或是打坐的時候，蚊蟲、蒼蠅會一直來騷擾。這些你都不怕，就叫做「堅猛」。

五、「有不捨善軛者，由於下劣無喜足精進故」。「軛」，牛拖著牛車時，脖子上架著一個彎彎的東西叫做軛。「不捨善軛」，就是說，一個好東西，你要拖著它往前進。「下劣無喜」，不好的東西就不要去喜歡。比如說，你認為初果下劣，就不會因為證了初果而滿足，也不會因為證了二果而滿足，或者你不會喜歡那些欲界的貪愛。你對這些東西不喜歡，你才會把它捨掉，這樣才叫精進。

又為斷昏沈、睡眠、掉舉、惡作，如其次第奢摩他、毘鉢舍那品隨煩惱故，願正止觀無有失壞。

修行就是要斷掉以下這些煩惱。「昏沈」，就是意識不清醒。「睡眠」，指過多的睡眠。「掉舉」，散亂。「惡作」，厭惡自己的所作所為，也就是後悔，追悔自己該做的事情沒做，或者做了不該做的事。這種想法很沒有必要，錯了就錯了，沒關係，從新來過就好，不然會障礙禪定。

「奢摩他」是禪定，「毘鉢舍那」是觀行。煩惱有兩種，根本煩惱和隨煩惱。根本煩惱有六個：貪、瞋、癡、慢、疑、我見。其他的煩惱就叫隨煩惱。

「願正止觀無有失壞」。「願」可以理解為發願。「失」就是有時候掉了。「壞」就是修成了又退了。這句話的意思是：為了斷掉這些煩惱，要修正確的「止」和「觀」，讓正確的「止」和「觀」沒有失，也沒有壞。

## 佛說供養舍利及佛像之真意

清 心 譯 釋

### 譯者前言

今年是佛曆 2559 年（西元 2015 乙未年），已進入末法時期的第 559 年。之所以會選擇這篇經文翻譯，是因為佛陀在本經中預警的末法現象，正在台灣及內地上演。

.....

〔編輯註：譯者原文中敘述了若干具體的狀況，雖隱去名稱，但仍然可以讓人猜出所指涉的團體，為了避免落入毀謗的刑事責任，刊登時不得不割愛。不過經常參訪道場的讀者，應該可以通過自行比對，確定世尊的預言已然成真。佛教既已進入末法時期，這些末法現象恐怕會越來越嚴重，直到佛法滅亡。雖然如此，人間仍然有正法，緣熟的佛弟子宜體察此經的深意，尋訪正法，以求證得般若智慧與大般涅槃。〕

## 《大寶積經》卷八十九 摩訶迦葉會第二十三之二<sup>1</sup>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何等菩薩行於諂曲？」

爾時，世尊告迦葉言：「迦葉！多有眾人行於諂曲，親近惡友，少讀誦經，為求衣食。」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世尊利益多人，說彼諂曲、不勤修行菩薩之過，令彼菩薩聞此過已，自攝心行，令得清淨。」

有一回，大迦葉尊者請示佛陀：「世尊！將來進入末法時期後五百年，有哪些修菩薩道的人，行為諂諛偏邪？」

當時，世尊告訴迦葉尊者：「迦葉！〔到那時〕會有許多人行為諂諛偏邪，親近惡友，很少讀誦經典〔做做樣子而已〕，只為求取衣食供養。」

這時，大迦葉尊者又懇請佛陀說：「善哉世尊！希望世尊您為了利益更多的人，解說那些諂諛偏邪、不精勤修行之人的過失，讓那些行菩薩道的人聽聞這些過失時，能夠管住自己的心行，令他們得以清淨。」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言：「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菩薩親近惡友，少讀誦經，唯作供養舍利之業，以香花、瓔珞、幡蓋、燈明，供養如來舍利塔廟。迦葉！我為在家無智眾生令種善根說供養舍利，彼諸癡人不解我意，但作此業。迦

---

1 (CBETA, T11, no. 310, p. 507, b9-p. 514, b6)

葉！我於一切天、人之中常說此法：修奢摩他、毘婆舍那，以自調伏，世間當有信樂婆羅門居士供養舍利。迦葉！彼諸癡人捨於讀誦、修禪、智慧，供養舍利，因之活命。迦葉！若有菩薩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梵天，香花燈明，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以如是等供養如來；若有菩薩淨心持戒，於師尊所，受持讀誦一四句偈，淨心修行，乃至七步，功德勝彼無量無邊。迦葉！若有菩薩以滿三千大千世界花香末香，於百千歲晝夜六時供養如來；若有菩薩捨於憤鬧，深畏三界，為利眾生，發心趣向阿蘭若處，舉足七步勝前功德無量無邊。迦葉！於意云何？如來化眾生故作是說耶？迦葉！莫作此見。如來實說，所以者何？如來現見明了知故。」

這時，世尊告訴大迦葉尊者說：「迦葉！將來進入末法時期後五百年，有許多修行菩薩道的人會親近惡友，很少讀誦經典，只去做供養舍利等事，用香花、瓔珞、幡蓋、燈明等供養如來舍利塔廟。迦葉！我為在家修行且沒有智慧的眾生，為了讓他們種善根，才會說供養舍利〔的種種功德〕，然而那些〔末法時期的〕愚癡人不了解我的真意，就只做〔供養舍利〕這一件事情。迦葉！我在一切天、人當中，常常演說這樣的法義：修習止（奢摩他）、觀（毘婆舍那），以自我調伏心性，在世間自然會有信樂〔佛教〕的婆羅門居士去供養舍利。迦葉！這些愚癡之人卻捨棄讀誦〔經典〕、修習禪觀、〔增長〕智慧，而去供養舍利，並且憑藉〔供養舍利以博得大眾護持〕而活命。迦葉！如果有菩薩用滿三千大千世界、高至大梵天的香花和燈明——並且每一燈炷都如同須彌山那樣高——來供養如來；而另有菩薩淨心持戒，在〔善知識〕師長、尊者那裡受持、

讀誦佛陀的一首四句偈言，淨心修行，哪怕只是〔經行〕七步，他所獲得的功德勝過前者無量無邊。迦葉！如果有菩薩以滿三千大千世界的花香、末香，於十萬年當中日夜不熄地供養如來；而另有菩薩遠離憤鬧，深深畏懼三界輪迴之苦，為了利益眾生，發心去往僻靜（阿蘭若）處所〔淨心修行〕，哪怕只是舉步〔經行〕七步，他所獲得的功德勝過前者無量無邊。迦葉！這是什麼意思呢？如來只是為了度化眾生才故意這樣說的嗎？迦葉！不要有這樣的誤解。如來這裡講的是真實的，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是現量觀察、明確知曉的緣故。」

佛告迦葉：「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無數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妙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婆伽婆，其劫亦名妙花。迦葉！妙花如來有九十六億百千聲聞大眾。爾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迦葉！時尼彌大王千子具足，勇健威猛。迦葉！爾時大王具千子已，復有二子結加趺坐，忽然化生，一名達摩，二名善法。迦葉！爾時大王請妙花如來及比丘僧，滿八萬四千歲供養衣服、臥具、飲食、湯藥，捨諸家事，唯修供養。七日之後，一切比丘各施新衣，種種飲食，隨心所樂；廣造精舍，隨心樂住；一一比丘給使七人，施百味食。迦葉！爾時大王造立精舍，方八十由旬，彩畫微妙，出過世間。妙花如來及比丘僧坐彼精舍，從於地下出眾妙花，令彼精舍華至於膝。迦葉！爾時大王於不思議功德精舍供養妙花如來，滿八萬四千歲，恭敬供養，尊重讚歎。」

佛陀告訴迦葉尊者：「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無數阿僧祇劫，那時有佛號『妙花』<sup>1</sup>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也是『妙花』。迦葉！妙花如來有九百六十萬億聲聞弟子。那時有轉輪聖王名叫『尼彌』，如法治理，統治四天下。迦葉！當時尼彌大王具足擁有一千個兒子，個個勇健威猛。迦葉！當時大王除了擁有一千個兒子之外，又有二個結加趺坐的兒子突然化生出來，一個名叫達摩，另一個名叫善法。迦葉！那時大王恭請妙花如來及比丘僧，願發心滿八萬四千年中，供養所需衣服、臥具、飲食、湯藥，而且放下諸般家事，專修供養三寶的事務。七天之後，所有的比丘都得到了供養的新衣和種種飲食，都是按照比丘們心中樂意的〔衣食來供養的〕；而且建造了許多精舍，也是按照比丘們心中樂意居住的〔樣子建造的〕；每位比丘都派遣七個僕人服侍，供奉豐富的飲食。迦葉！那時大王建造的精舍，邊長八十由旬，用以裝飾的彩畫，其微妙遠遠超過世間所有。妙花如來和比丘僧安坐在精舍時，忽然地從下湧出種種妙花，整個精舍當中妙花滿至膝蓋。迦葉！當時大王就在這個不思議功德精舍當中，供養妙花如來。滿八萬四千年，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妙花如來及比丘僧〕。

「迦葉！爾時大王供養如來滿八萬四千歲已，最後一日，妙花如來飯食之後，達摩、善法二子眷屬及諸四眾，至妙花如來、正遍知所，頭面作禮，白佛言：『世尊！頗有布施功德善根勝此尼彌大王功德善根者不？』迦葉！時二王子禮如來時，

---

1 此處佛號經文原為「妙華」，但後文皆作「妙花」。譯文中統一為「妙花」。

大千世界悉皆震動。迦葉！爾時妙花如來侍者弟子，名通達法，從坐而起，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以何因緣，此二王子禮佛而住？』

「迦葉！那時大王供養如來滿八萬四千年，在最後一天，妙花如來用餐完畢後，達摩、善法二位王子及其眷屬，以及四眾弟子，一起來妙花如來、正遍知的居所，頭面頂禮，稟白佛陀：『世尊！可有布施功德善根勝過尼彌大王的功德善根嗎？』迦葉！當時二位王子頂禮如來時，大千世界都發生了震動。迦葉！那時妙花如來的侍者，名叫『通達法』，從座位上站起來，頂禮佛足，稟白佛陀：『世尊！因什麼緣故大地發生震動？又是什麼因緣，這二位王子禮佛，卻能〔在大地震動時〕毫無動搖？』

「爾時，妙花如來告通達法：『善男子！何用此問？若佛如來說此王子淨心深忍大悲之心禮如來足，一切天人皆當迷沒。』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一聲聞神足弟子那羅延言：『善男子！汝示神力起二童子。』迦葉！爾時那羅延比丘從坐而起，即以右手捉一童子，復以左手捉一童子，欲扶令起而不能動。時那羅延盡大神通，扶二童子欲令其起，不能動彼如分一毛為千萬分不動一分。迦葉！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動，山河石壁悉亦大動，而不能動彼二童子。迦葉！爾時那羅延以妙花如來威神力故，令於下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悉皆震動，而亦不動彼二童子毛之一分。迦葉！爾時那羅延比丘禮妙花佛白言：『世尊！我將不失神通力耶！何以故？世尊！此二童子生來未久，在於佛前頭面著地，我盡神力不能令起！』

「那時，妙花如來告訴通達法：『善男子！為什麼要這麼問呢？如果佛、如來解釋說，這二位王子是以清淨心、甚深法忍的大悲心頂禮如來足，一切天、人聽了都會感到迷惑不解。』迦葉！當時妙花如來對一位具有神通的聲聞弟子那羅延說：『善男子！你展示一下神通，扶起這二位童子來。』迦葉！那羅延比丘從座位上站起來，使用他的右手扶一童子，又用左手扶一童子，想要扶起他們，卻絲毫不能動搖他們。這時，那羅延使盡所有的大神通力，想要扶起二位童子，仍舊絲毫不能動搖他們，哪怕千萬分之一。迦葉！那時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都在震動，山河石壁都發生了巨大的震動，卻不能動搖這二位童子。迦葉！當時那羅延以妙花如來威神力加持，使得下方恆河沙諸佛世界都發生震動，卻仍舊絲毫不能動搖這二位童子。迦葉！當時那羅延比丘頂禮妙花佛，稟白說：『世尊！我是不是喪失神通力了！為什麼會這樣？世尊！這二位童子出生以來也沒有多久<sup>1</sup>，在佛前頭面頂禮，而我使盡所有神力，卻扶不起他們來！』

「爾時，妙花如來告那羅延比丘言：『善男子！汝不失通。善男子！菩薩境界不可思議，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動，不能思量。善男子！若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具大神力如汝不異，至於億劫不能動此二童子起。』

「迦葉！爾時妙花如來說此語時，眾中四百二十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諸眾生作如是念：『菩薩神力甚為希有！未得一切智，神力乃爾！大聲聞神力不能令動，況成

---

<sup>1</sup> 譯者注：此時二位王子已經八萬四千歲了，卻仍算是小孩子，可見當時人的壽命極長。

佛道！是故我等應行菩薩道，願證如來無上智慧。』迦葉！爾時四百二十萬眾生作是念已，於無上菩提心得堅住。

「迦葉！爾時彼眾有一菩薩名曰善慧，在大眾中從坐而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白妙花如來言：『世尊！唯願世尊起二童子，如彼所問願佛解說。』」

「那時，妙花如來告訴那羅延比丘說：『善男子！你並沒有喪失神通力。善男子！菩薩境界不可思議，一切聲聞、緣覺不能動搖〔這二位童子〕，也不能思量〔其背後的緣由〕。善男子！如果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眾生，全部都具有像你一樣的大神通力，就算經歷億劫的時間，也不能扶起這二位童子。』

「迦葉！就在妙花如來說完這些話的時候，大眾中有四百二十萬眾生發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些眾生心中念想：『菩薩的神力真是希有！雖然還未證得一切智，神力就已經如此了得！大聲聞的神力都不能動搖他們一絲一毫，更何況他們成就佛道以後呢！所以我們應當修行菩薩道，發願證得如來無上智慧。』迦葉！那時四百二十萬眾生起這樣的心念後，心中對無上菩提產生了堅固的信念。

「迦葉！那時大眾中有一位菩薩名叫『善慧』，他從大眾中站起身來，偏袒右肩，頂禮佛足，稟白妙花如來：『世尊！唯願世尊喚起二位童子，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懇請佛陀為大眾詳加解說。』」

佛告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從虛空中出大音聲，其聲遍滿乃至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聲至之處世界地皆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照十方。迦葉！時二童子聞此聲已，從地而起。迦葉！童子起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人天伎樂不鼓自鳴，於虛

空中雨眾妙花。迦葉！時二童子從地起已，至如來所，右邊三匝，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瞻仰如來。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慧菩薩言：『善男子！此二童子禮我足已，作如是問：「世尊！頗有布施福德善根勝此尼彌大王功德善根者？」此二童子禮我足已發問而住。』迦葉！爾時善慧菩薩白妙花如來言：

『世尊！願佛解說二童子問，令諸天人得安樂故。』

佛陀告訴迦葉：「那時妙花如來從虛空中發出巨大的音聲，聲音甚至遍滿十方恒河沙諸佛世界，聲音所至之處，大地都產生六種震動，〔而且妙花如來〕放出大光明，遍照十方。迦葉！這時二位童子聽到佛的大音聲後，從地上起來。迦葉！童子起來時，三千大千世界人間與天上的樂器都不鼓自鳴，空中落下種種妙花。迦葉！這時二位童子從地上起來後，來到如來的處所，右邊三匝，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瞻仰如來。迦葉！這時妙花如來告訴善慧菩薩說：

『善男子！這二位童子頂禮佛足後，這樣問道：「世尊！可有布施功德善根勝過尼彌大王的功德善根嗎？」這二位童子頂禮佛足、提出問題之後，跪在原地。迦葉！這時善慧菩薩稟白妙花如來：『世尊！願佛解答二位童子的問題，讓所有天上人間的眾生從此得到安樂。』

「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尼彌國王所作功德，若有菩薩住阿蘭若，行遠離行，少知諸法，得無生忍，功德勝彼無量無邊。善男子！若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一一眾生所作功德如尼彌王，如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所有福德，不如菩薩修行遠離，住於淨心，正念相應，解諸法空，無來無去，如是少忍，功德勝前功

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億分不及一，百億分不及一，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那由他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不及其一。善男子！如恒河沙等一切世界所有眾生，一一眾生悉作福德如尼彌王，彼諸眾生所作福德，至恒河沙劫常修福德。善男子！於意云何？彼善男子得福多不？」迦葉！爾時善慧菩薩白妙花如來言：『希有，世尊！如來說喻不可思議！如此善根不可思議！』

「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慧菩薩：『善男子！我今告汝，有智慧人成就深忍，能信此語：彼一切眾生所集善根，不如此二童子。以淨心故，禮如來足，勝前一切眾生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百分不及一，億分不及一，百億分不及一，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那由他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大眾之中八萬四千比丘同聲發言：『世尊！我等隨喜彼人功德，成就深法忍，信諸法空，心樂遠離，趣阿蘭若，舉足七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成就智慧，我等隨喜。』迦葉！爾時妙花如來讚諸比丘：『善哉善哉！諸善男子！汝等以此隨喜之業不思議善根，當作恒河沙等轉輪聖王，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摩訶迦葉及諸大眾一時同聲白佛言：「世尊！我等隨喜彼人發心，成就深忍，信諸法空，遠離、寂滅，自性清淨。」

「此時，妙花如來告訴善慧菩薩說：『善男子！你們注意聽，我為你們解說。善男子！尼彌國王所作的功德，如果有菩薩安住於

寂靜處，修行遠離〔貪瞋癡等身口意〕行，只要稍知佛法，證得無生法忍，這樣的功德就遠勝過尼彌國王無量無邊。善男子！如果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眾生，每一個眾生所作的功德都如同尼彌王一樣，像這樣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所有的福德，都不如菩薩修行遠離〔三界有為法〕行，安住於清淨心，以正念相應，證解諸法空相、無來無去〔的真如體性〕等等少許的無生法忍，其功德便勝過前述功德，〔前述功德與這樣的功德相比，尚不及它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億分之一，百億分之一，千億分之一，百千億分之一，百千那由他億分之一，乃至算數分之一。善男子！就算恆河沙等一切世界所有眾生，每一個眾生的福德都如同尼彌王一般，所有這些眾生所作的福德〔加在一起〕，〔而且他們〕在恆河沙劫內一直在修集福德。善男子！你覺得，這些眾生得到的福德多不多？』迦葉！那時善慧菩薩稟白妙花如來說：『〔世尊！您的開示在世間〕難得聽聞。如來宣說的譬喻真是不可思議！這些眾生所修集的善根也同樣不可思議！』

「迦葉！這時妙花如來告訴善慧菩薩：『善男子！我現在告訴你，有智慧的人，能夠成就甚深法忍，能夠信解這樣的道理：上述所有眾生修集的善根，都比不上這二位童子。因為以清淨心禮拜如來足，勝過前述一切眾生善根，〔前述善根與二位童子的善根相比，不及其〕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億分之一，百億分之一，千億分之一，百千億分之一，百千億那由他分之一，甚至用算數的譬喻都無法形容。』

「迦葉！當時妙花如來〔跟前聽法的〕大眾中，有八萬四千比丘異口同聲說：『世尊！我們隨喜這二位童子的功德，成就甚深法

忍，信解諸法空相，心中樂於遠離，安住與寂靜處，舉足七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成就無上智慧，我們隨喜〔他們的功德〕。』迦葉！那時妙花如來讚歎比丘們：『善哉善哉！諸位善男子！你們因為這樣的隨喜所成就的不可思議的善根，〔將來就〕能夠成就恆河沙數的轉輪聖王，然後得以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時，大迦葉及大眾們同聲稟白佛陀說：「世尊！我們也隨喜他們二人的發心，成就甚深法忍，深信諸法空相，遠離，寂滅，自性清淨。」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言：「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白妙花如來言：『世尊！菩薩具何等法，施不望報，不生嫉妬，心不慳悋，不生貪著，見人行施心不希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得深法忍，成無上智？』」

「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善法二童子言：『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施不望報，不嫉妬，不慳悋，不生貪，見人施不希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得甚深忍，見無上智。何等為四：一者信諸法空，二者遠離，三者深忍，四者正念。善男子！菩薩具此四法，施不望報、心不嫉妬，不慳悋、不生貪，見人施不悵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成就深忍，具無上智。善男子！復有四法，若菩薩具此四法，施不望報，心不嫉妬，不慳悋，不生貪，見人施不希望，成就如來無上之行，成就深忍，滿無上智。何等為四？善男子！菩薩求多聞得多聞已，遊於城邑聚落，說法無所希望，乃至不受一言善讚，心無所貪。諸佛所說一切施中法施第一，住第一施其心歡喜，不求世間財物布施。何以

故？善男子！十方無數阿僧祇諸佛世界，諸佛如來及比丘僧，不求世間資生之具。若有菩薩，住清淨戒，修於正法，具大悲心，不求利養，一切諸佛之所憶念。若有能說一四句偈，說偈文字皆自性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自性空。此善男子善根功德勝前善根，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億分不及一，百億分不及一，千億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百千那由他億分不及一，乃至阿僧祇分亦不及一。』

於是，世尊告訴大迦葉說：「迦葉！那時達摩、善法二位童子稟白妙花如來說：『世尊！菩薩需要具足哪些那些條件，〔能做到〕施捨卻不期望回報，心中沒有嫉妬、慳吝、貪著〔的心理〕，見到他人布施時，不會希望從中獲取，〔最後〕成就如來無上之行，證得甚深法忍，成就無上智慧？』迦葉！這時妙花如來告訴〔達摩、〕善法二位童子：『善男子！菩薩具足四個條件，〔便能做到〕施捨卻不期望回報，心中沒有嫉妬、慳吝、貪著〔的心理〕，見到他人布施時，不會希望從中獲取，〔最後〕成就如來無上之行，證得甚深法忍，成就無上智慧。是哪四個條件呢？一、信解諸法空相，二、遠離，三、甚深法忍，四、正念。善男子！菩薩具足這四個條件，〔就能做到〕施捨卻不期望回報，心中沒有嫉妬、慳吝、貪著〔的心理〕，見到他人布施時，不會希望從中獲取，〔最後〕成就如來無上之行，證得甚深法忍，成就無上智慧。善男子！還有另外四個條件，如果菩薩具足這四個條件，〔便能做到〕施捨卻不期望回報，心中沒有嫉妬、慳吝、貪著〔的心理〕，見到他人布施時，不會希望從中獲取，〔最後〕成就如來無上之行，證得甚深法忍，成就無上智慧。是哪四個條件呢？善男子！菩薩追求多聞並且得到

多聞之後，能夠遊化於城邑聚落，宣說佛法時心中沒有希求，甚至不希求承受一言一語的讚歎，心中沒有貪著。諸佛所說的一切布施中，以法施最為第一，〔當他〕安住於第一施時，內心歡喜，不求世間財物的布施。這是為什麼呢？善男子！十方無數阿僧祇諸佛世界，諸佛如來及比丘僧，並不希求世間的物資回報。如果有菩薩，能夠安住於清淨戒律，修行正法，具備大悲心，不求世間利養，〔那麼〕一切諸佛都將護念他。如果有菩薩能夠演說一句四句偈，主張偈文中的文字都是在顯示自性空的實相，一切諸法也都是如此，都是在顯示自性空的實相。〔那麼〕這位善男子的善根功德便勝過前者，〔前者的善根功德與之相比，不及〕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分之一，億分之一，百億分之一，千億分之一，百千億分之一，百千那由他億分之一，乃至阿僧祇分之一。』

「迦葉！爾時妙花如來告二童子：『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得成如來無上之行。何等為四？一者行無上處，二者說無上法，三者施無上物，四者信無上法。善男子！是名四法，菩薩成就此四法者，得成如來無上之行。』迦葉！時妙花如來為二童子說是法時，彼二童子聞此法已，踊在空中高七多羅樹<sup>1</sup>，同聲讚佛：

「『如來知諸行， 教眾生行施，  
而不著於施， 此施無上施，  
能成無上忍， 此中無有我，  
眾生命及人， 希有大精進。』

---

1 「高七多羅樹，多羅樹似此方椶櫚樹，然西域者其高例十丈餘，故經中取為定量。」《一切經音義》卷 23 (CBETA, T54, no. 2128, p. 454, a10)

演說如是法，成就甚深忍，  
及得無上行，得無上菩提。  
永滅諸欲惱，大智慧清淨，  
更不受後有，說於遠離行。  
令住阿蘭若，修於空解脫，  
亦不生分別，常勤行布施，  
不生於分別，此是無垢際，  
遠離諸名字，說清淨尸羅。  
令行寂滅處，此是第一戒，  
覺知寂滅處，常修行於忍，  
不分別眾生，此是清淨忍。  
離一切分別，修堅固精進，  
離一切有為，佛說此精進。  
能成遠離法，焚燒一切事，  
斷於諸有無，此無分別禪。  
不起諸煩惱，非此亦非彼，  
中間亦不住，此第一智慧。  
遠離於三世，修習寂滅想，  
復觀於此想，此想何處生？  
是故知無想。  
讚歎佛功德，演說第一法，  
其心不異念，聽受於正法。  
說名字無盡，自性體不成，  
觀境界無實，其心則解脫。

若起如是想， 我為說法者，  
彼則被魔縛， 不知於法相。  
若欲得菩提， 及求聲聞者，  
求緣覺菩提， 當修學此法：  
說於一解脫， 智慧無邊量，  
勿作下劣願， 當願上菩提。  
若求如是身， 相好自莊嚴，  
如佛金色身， 當求上菩提。  
作生一切法， 作者不可得，  
諸法從緣生， 無自性自性。』

「迦葉！那時妙花如來告訴二位童子：『善男子！菩薩具足以下四個條件，得以成就如來無上之行。是哪四個條件呢？一、行無上處，二、說無上法，三、施無上物，四、信無上法。善男子！菩薩成就這四個條件，就能夠得以成就如來無上之行。』迦葉！當時妙花如來為二位童子演說這些妙法時，二位童子聽完後，高興得躍上七多羅樹高的空中，異口同聲地讚頌佛陀：

「如來究竟了知世間萬行，教導眾生如何行於布施，而不貪著於布施功德，這種布施才是無上施，才能成就無上法忍。布施當中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真是希有難聞的大精進法門！

「佛演說如是妙法，以成就眾生甚深法忍，並證得如來無上之行，證得無上菩提，永滅諸欲煩惱，具般若大智慧，〔證得自性〕清淨心，從而不再受投胎輪迴之報，這才是真正的遠離。

「令眾生安住於寂靜處，修行空解脫，心中不生分別，〔安住於勝義諦，〕時常勤行布施的時候，同樣不生分別之心，這才是心無垢穢的清淨境界，遠離種種名相，這才稱之為清淨持戒。

「修行於寂滅處，這是第一戒。能夠覺知寂滅境界，時常修習忍辱，對眾生不起分別心，這才是清淨法忍。

「遠離一切的分別，修習堅固的精進，遠離一切有為法，這才是佛陀所說的精進。

「能夠成就遠離〔的善根功德〕，燒盡一切有為法的法相，斷除一切法有與無的分別，這才是無分別的禪定。

「不會生起種種煩惱，非此亦非彼，〔不落兩邊，〕也不住於中間，這才是第一智慧。

「遠離〔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修習對寂滅的了知，然後又返觀這一了知本身，〔探究〕這一了知本身又是從何處出生的呢？所以才會知道，〔在真正的寂滅當中，〕就連對寂滅的了知都沒有。

「〔在這裡，我們〕讚歎佛陀的功德，為眾生演說第一義妙法。〔我等心中專注，〕不生異念，聽受如來正法。〔世間的一切有為法〕雖然有無窮無盡的名相，但卻沒有自性。能夠這樣觀察境界相皆無實體，心便能證得解脫。

「但如果〔說法的人〕心中生起念想：『我是說法的人。』那麼這個人就被心魔所纏縛，不能如實了知諸法實相。

「如果想要證得佛菩提道，或是聲聞道、緣覺道，就應當修學這樣的法義：〔三乘解脫其實〕是一乘解脫，般若智慧無量無邊，不要只發起下劣的願望，應當發願成就無上的佛菩提道。如果想要自己的色身能夠相好莊嚴，就如同佛陀的金色色身一般，那就追求

無上的佛菩提道。〔第八識〕出生一切法，而這位出生一切法的作者在〔六塵萬法〕中又了不可得；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而生，並沒有自己的性自性。

「迦葉！時二童子於虛空中說此偈時，尼彌大王從城而出，及諸地神、虛空諸神皆悉來集。爾時眾中八萬四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僧祇眾生種於善根。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等從空中下，詣妙花如來所白言：『世尊！我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比丘形行菩薩道。世尊！真發心者信一切法無生。世尊！真發心者不著諸法。何以故？世尊！若有著則法不生。是故，世尊！說離著心得彼無生。世尊！此無生亦不應說是無生，何以故？有言說者則有生滅，若具淨智則無生滅，無生滅處是畢竟盡。是故，世尊！以平等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念於法，亦無法得，亦無不得，如是得平等，無得平等。何以故？一切諸法本性淨故。』迦葉！爾時妙花如來為二童子說此法時，眾中十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尼彌大王并及千子五千大臣，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迦葉！當時二位童子於虛空中說這首偈頌的時候，尼彌大王〔聽到後〕便出城而來，甚至土地神、虛空眾神都匯集過來。那時大眾中有八萬四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僧祇數量的眾生種下善根。迦葉！這時達摩、善法二位童子從空中降下來，來到妙花如來跟前稟白說：『世尊！我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要以出家比丘的身相行菩薩道。世尊！真正發菩

提心的人深信一切萬法無生<sup>1</sup>。世尊！真正發菩提心的人不執著萬法。為什麼呢？世尊！因為如果〔菩提心〕有執著，那麼萬法就不能出生。世尊！只有離於執著的〔七轉識〕，才能證得無生〔的菩提心——第八識〕。世尊！對於這個無生也不可說是無生，為什麼呢？因為有言說就有生滅相，如果具有般若清淨智慧便不會有生滅相，離於生滅的地方才是畢竟的究竟。所以，世尊！以無分別的平等心來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不念法，無有一法可得，也無有一法不可得，這樣才算是平等，但也無平等可得。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一切萬法本性清淨的緣故。』迦葉！那時妙花如來為二位童子宣說完所問的這些法義時，大眾中有一萬眾生得無生法忍，尼彌大王及其一千個王子和五千個大臣，都發了無上正等正覺心。」

佛告迦葉：「爾時，妙花如來飯食既訖，澡洗鉢已，於大眾中告大王言：『尼彌大王！我今說法。』王及大眾聞佛說法踴躍歡喜。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聞佛說法，以淨信心離於欲火，欲求出家，從城而出，來至佛所，至佛所已，而說頌曰：

「『一切諸如來， 讚歎出家法，  
在家多垢穢， 壞滅白淨法，  
增長不善法， 毀滅於善法，  
在家多過失， 出家離染污。  
設使百億劫， 受欲無厭足，

---

1 譯者注：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和合而由阿賴耶識幻化所成，實際上並沒有真的出生，就像空中沒有花，但是有眼病的人妄見有花出生，所以說「一切法無生」。

受欲無厭足， 在家而死滅。  
如海受眾流， 而無有厭足，  
凡夫亦如是， 受欲無厭足。  
如火燒乾草， 而無厭足時，  
凡夫亦如是， 受欲無厭足。  
貪欲網所縛， 滅壞於世間，  
是故應離縛， 為發出家故。  
在家具眾過， 不得無上道，  
出家修遠離， 爾乃得菩提。  
過去諸如來， 已入於涅槃，  
住阿蘭若法， 獲得大菩提。  
是故學諸佛， 趣向阿蘭若，  
捨愛離居家， 然後得安隱。  
一切三千界， 珍寶滿其中，  
以此珍寶聚， 在家施諸佛。  
若以無惱心， 知於在家過，  
學諸佛如來， 出家求智慧。  
既求出家已， 遠離諸欲火，  
舉足行七步， 勝以三千施。  
三千之功德， 不如此一分，  
是故出家者， 如來之所讚。  
成就大智慧， 遠離諸繫縛，  
離一切諸著， 乃證無上道。  
速住寂靜處， 斷除諸欲愛，

一切毒熾心， 悉滅無有餘。  
學諸佛如來， 如實知諸法，  
速遠離在家， 住阿蘭若法。  
若欲求佛道， 修於遠離行，  
應學阿蘭若， 不應樂在家。  
此是諸佛境， 聖人所住處，  
能住此道者， 則能得菩提。  
欲等惱眾生， 若求遠離者，  
應離在家法， 修習阿蘭若。  
欲證甘露法， 轉無上法輪，  
摧伏諸魔怨， 當習阿蘭若。』

佛告迦葉：「當時妙花如來用餐完畢，洗鉢洗手後，在大眾中告訴尼彌大王說：『尼彌大王！我現在說法。』大王及大眾聽聞佛陀將要說法，都十分的歡喜踴躍。迦葉！那時達摩、善法二位童子聽聞佛陀將要說法，以清淨信心遠離欲火，想要請求出家，於是出城來到佛陀跟前，唱說偈頌道：

「十方一切諸如來，都讚歎出家修學佛法，在家人家有許多的垢穢行，會壞滅清淨白法，增長不善法，毀滅善法。〔所以說〕在家會有許多的過失，出家則能遠離染污。

「假設〔一個凡夫〕在百億劫當中，都在追逐享受欲樂，從不知厭倦，也不知滿足，〔如果他仍然選擇〕在家〔而非出家修行，留給他的也就只有生死輪迴這一條路〕。就如同大海總是納受百川眾流，從不知厭倦，也不知滿足，凡夫眾生也是這樣，在享受欲望上，從不知厭倦，也不知滿足。又如同火燒乾草，從不知厭倦，也

不知滿足，凡夫眾生也是這樣，在享受欲望上，從不知厭倦，也不知滿足。被貪欲的羅網所束縛，〔只會使自己〕在世間生死輪迴，所以應當遠離束縛，這便是發心出家的緣由。在家具有種種過失，不能獲得無上道，出家修遠離行，才能證得菩提。

「過去諸佛已經入於涅槃，安住於寂靜法，獲得大菩提。所以，應當向諸佛學習，趨向於寂靜，捨棄各種欲愛，遠離居家，然後才能獲得安穩。

「假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滿珍寶，用這樣多的珍寶，以在家身來供養十方諸佛，〔所得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但如果能以無惱心，知道在家的過失，學習諸佛如來，出家求取般若智慧。於出家後，遠離種種欲火，哪怕只是舉足行走七步，其功德便遠勝過上述三千世界珍寶的布施。三千世界珍寶的布施功德，不及其一分。所以說，出家的人是如來所讚歎的。

「能夠成就大智慧，遠離種種繫縛，離開一切執著，才能證得無上道。〔所以，〕要趕快安住寂靜處，斷除種種欲愛，一切毒熾心都要滅除，不能有所剩餘。學習諸佛如來，如實了知一切萬法，趕快遠離在家，安住於寂靜法。

「如果想要上求佛道，修習遠離行，就應當修學寂靜〔法〕，不應當喜樂在家〔身〕。〔寂靜法〕是諸佛境界，聖人所安住的地方，能安住於此道的人，才能證得菩提。

「欲望只會令眾生煩惱，如果渴求遠離〔這種種煩惱〕，就應當遠離在家法，而應當修習寂靜〔法〕。想要證得甘露法，轉無上法輪，摧伏種種魔怨，就應當修習寂靜〔法〕。

「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童子說此頌已，從城而出，往詣妙花如來所住之處，到已頭面禮足右邊三匝白言：『世尊！我等今者於如來所欲求出家，唯願世尊哀愍聽許，令得出家！』迦葉！爾時妙花如來知二童子信心清淨，求出家法，是時如來即聽出家，住比丘法。迦葉！爾時大王聞二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離於欲火，捨家出家。一切俱往詣妙花佛，到已頂禮佛足，白妙花佛言：『世尊！我等欲求出家，願佛聽許令得出家。』迦葉！時妙花佛知諸大眾信心清淨，悉聽出家，住比丘法。迦葉！爾時，大王第一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如是王位寶財，為欲所縛？我終不捨無上菩提。』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量億眾生，	為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法，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當時達摩、善法二位童子說完這首偈頌之後，便從城中出來，來到佛陀的住所，頭面頂禮佛足，右邊三匝稟白說：『世尊！我們現在於如來面前懇求出家，唯願世尊哀愍，允許我們出

家！』迦葉！那時妙花如來知道二位童子信心清淨，懇求出家修習佛法，如來當即便允許〔他們〕出家，修學比丘法。迦葉！那時大王聽到二位童子出家後，立即讓太子繼承王位，大王與〔剩下的〕九百九十九位兒子，以及八萬四千位夫人、五千名大臣和廣大人民，以清淨信心，遠離欲火，捨棄在家，請求出家。他們一同前往妙花佛前，頂禮佛足，稟白妙花佛：『世尊！我們請求出家，希望佛陀允許，讓我們出家。』迦葉！那時妙花佛知道大眾們都信心清淨，便全部允許出家，修學比丘法。迦葉！那時大王的第一太子登基後七日內，自己思惟：『我始終不捨求取一切種智的心願，要這王位和財寶有什麼用呢，這不是被欲樂所束縛了嗎？我始終不捨求取無上菩提。』〔新登基的國王〕起了這樣的念頭之後，便發心出家。他用了十五天的時間巡視四天下，宣說偈頌：

「我的父王，以及所有的親屬，都已經出家了。還有無數的人民，為了求取佛法，也都出家了。我現在也樂於出家，不樂於貪著五欲。我一心想要出出家修道，想要到導師〔佛陀〕那裡去。如果〔你們〕也發心出家，遠離種種欲火，就趕快隨我一起出家學法，脫離苦難，〔如今能值遇佛出世，這樣的機會〕極為難得。〔如果你們還〕不想出家，不願遠離欲火，那就安心在家，安住於如實的正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眾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迦葉！時妙花如來知諸眾生心信清淨，求出家已，妙花如來於四天下一切城邑村落，悉作化佛及比丘僧。迦葉！時四天下一切眾生無有一人住在家者，以淨信心離於欲

火，悉得出家。彼諸眾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殖，其地自然生諸粳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

「迦葉！當這位〔新登基的國王〕宣說這首偈頌時，四天下中沒有一個眾生樂於在家的，全都發心想要出家。迦葉！那時妙花如來知道眾生信心清淨，懇求出家，〔於是〕妙花如來在四天下所有的城邑村落，都示現化佛和比丘僧。迦葉！那時，四天下一切眾生〔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在家人，都以清淨信心，遠離欲火，出家修行。這些眾生出家以後，不須種植耕作，地裡自然長出種種粳米，樹上自然生出種種的衣服，一切諸天〔的天人主動前來〕供養服侍，補給所需。

「迦葉！爾時達摩、善法二比丘勇猛精進，於其六十三億歲中不坐不臥，但勤精進求薩婆若、念薩婆若。於六十三億歲勤精進已，得遍至三昧。所坐之地名金剛處，其地皆是金剛所成。十方一切諸佛說法，悉聞受持，聞已復能為他解說。迦葉！時四天下一切眾生，若有修學聲聞乘者，無一眾生凡身命終。極懈怠者得阿那含，從此命終生淨居天。共彼同行求緣覺者，從此命終當生他方無佛之處，生大種姓，諸根具足，以過去世善根力故，離於欲火而行出家，七日之後成緣覺道，利益無量無邊眾生，入般涅槃。菩薩乘者成就五通，具四無量無礙辯才，得陀羅尼。迦葉！莫作異念，爾時尼彌大王豈異人乎？則我身是。時太子者今彌勒菩薩是。迦葉！莫作異見，何以故？達摩童子今文殊師利是，善法童子者虛空藏菩薩是。迦葉！汝觀彼佛國土清淨，如是善根眾生之所住處。」

「迦葉！那時達摩、善法二位比丘勇猛精進，六十三億年中不坐臥〔休息〕，一心精進求取一切種智、念一切種智。經過六十三億年的勤奮精進，〔最終〕證得遍至三昧。他們坐的地方，稱之為金剛處，〔那兒的〕地面都是金剛製成。十方一切諸佛說法，〔他們〕都能清晰地聽聞、受持，聽聞以後還能為他人解說。迦葉！當時四天下的一切眾生，如果有修學聲聞乘的人，沒有一個眾生是以凡夫身命終的。哪怕是極懈怠的人，也證得了阿那含果，命終後轉生淨居天。和這些聲聞弟子一起修行，求取緣覺乘的人，這一世命終後，將轉生到其他的無佛世界中去，〔在那裡〕出生於大種姓家庭，諸根具足，〔而且〕因為過去世積累善根的緣故，能遠離欲火，出家〔修行〕，七日之後便證得緣覺辟支佛果，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最終〕入於涅槃。修學菩薩乘的人，將成就五種神通，具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擁有無礙辯才，得陀羅尼〔總持法門〕。迦葉！〔你〕可不要誤解，那時的尼彌大王難道是別人嗎？他其實就是我〔的過去身〕。當時的太子就是現在彌勒菩薩〔的過去身〕。迦葉！你可不要誤解，為什麼？達摩童子就是現在文殊師利菩薩〔的過去身〕，善法童子就是虛空藏菩薩〔的過去身〕。迦葉！你看〔妙花〕佛國土多麼清淨，那便是具足善根的眾生所安住的〔清淨〕世界。」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妙花如來壽命幾時？」  
佛告迦葉：「妙花如來壽命八劫。迦葉！妙花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住世滿足一劫，一切諸天供養舍利，無在家人。迦葉！時二比丘少欲知足，不供舍利，不禮佛塔。迦葉！爾時諸天、新學比丘百千大眾，各相謂言：『此二比丘邪見！不信於佛舍利，

不興供養，不禮佛塔。」迦葉！爾時諸天及諸比丘百千大眾說此語時，達摩、善法二比丘問眾人言：『於汝意云何？云何供養是真供養？如來以何事故，如來舍利而得供養？』諸比丘言：『修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故，舍利得供養。』二比丘言：『修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真供養，非供舍利。』諸比丘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云何戒相、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復何等相？』達摩、善法二比丘言：『無作相是戒相，乃至解脫知見，無作相是知見相。』迦葉！時二比丘語眾人言：『於意云何，無作能供養無作不？』諸比丘言：『不也。』

這時，大迦葉尊者稟白佛陀說：「世尊！妙花如來壽命有多長？」佛陀告訴迦葉：「妙花如來壽命有八劫。迦葉！妙花如來般涅槃後，正法住世足足有一劫〔之久〕，一切諸天供養佛陀舍利，世間沒有一位在家人。迦葉！那時二位童子比丘少欲知足，不供養舍利，也不禮拜佛塔。迦葉！當時就有諸天的天人，以及新學比丘等百千大眾，互相交談：『這二位比丘邪見！不敬信佛陀舍利，不興辦供養，不禮拜佛塔。』迦葉！那時，諸天的天人和〔新學〕比丘等百千大眾說出這樣的話時，達摩、善法二位比丘便問眾人：『你們覺得，怎樣的供養才是真供養？如來是因為什麼緣故，如來的舍利才應當供養？』比丘們回答說：『〔如來因為〕修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的緣故，〔所以如來的〕舍利應當供養。』二位比丘說：『修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才是真正的供養，而不是供養舍利。』比丘們回答說：『確實！確實！您說的很對。〔那麼〕請問，什麼是戒相呢？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又

有什麼樣的相呢？」達摩、善法二位比丘說：『無作相是戒相，無作相是定相，無作相是般若智慧相，無作相是解脫相，〔無作相是禪定、智慧、解脫，〕乃至解脫知見的相。』迦葉！那時二位比丘對眾人說：『你們覺得，無作能供養無作嗎？』比丘們說：『不能。』

「達摩、善法二比丘言：『真供養者，無佛想、無見佛，何況供養？若供養佛，當供養自身。』諸比丘言：『云何供養自身？』二比丘言：『應如如來，應正遍知，供養自身。一切眾生之所供養，如佛所學，應如是學：

「『護持禁戒，集諸善法，思惟諸法，莫取法相。若能如是自供養者，當得天人之所供養。若欲供養佛舍利者，當自供養如佛。如來具諸功德，舍利得供養。若能成就如是功德，名供養佛。

「『不起想相，名供養佛。若多若少，不生分別，名供養佛。後世去，非今世來，非彼岸，非常非斷，非取非捨，是則名曰供養如來。非增非減，非生非滅，非盡非不盡，是則名曰供養如來。非心非心數法，非憶想，非我，非取，非受，非諍論非不諍論，非毀非讚，非二非入，是則名曰供養如來。亦非有為，亦非無為，是則名曰供養如來。身無所作，口無所作，意無所作，於身口意求不可得，是則名曰供養如來。無過去想，未來、現在想不可得，無依無著，無所求想，亦不分別，是則名曰供養如來。無佛想，無法想，無僧想，無人無自無他相，是則名曰供養如來。

「『真如來身，無生無相，不可以生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作相，不以作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二相，不應二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漏相，不以有漏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曰空相，不以身見、命見、斷見、常見、我見、我所見、有見、無見供養如來。真如來身名無相相，不可以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願相，不可以願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有相，不可以有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不動相，不可動相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無行相，不可以行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離貪相，不可以貪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離瞋相，不可以瞋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名離癡相，不可以癡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具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不可以破戒、亂心、愚癡而修供養。真如來身慈悲喜捨，不可以瞋心、惱心、妬心、散心而修供養。真如來身具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不可以慳、破戒、瞋恚、懈怠、亂、癡而修供養。』

「達摩、善法二位比丘說：『真供養的人，心中沒有佛想，也不曾見佛，何況〔還想著〕供養呢？如果要供養佛，就應當供養自身。』比丘們問：『怎樣供養自身？』二位比丘說：『應當如同如來一樣，應當正遍知，供養自身。一切眾生應當供養的，應當如同佛陀教導的一樣，這些教導應該是這樣講的：

「『護持禁戒，修集種種善法，思惟萬法〔皆無實體〕，莫要執取法相。如果能夠這樣自我供養，就值得得到天、人的供養。想要供養佛陀舍利的人，應當像供養如佛陀一樣供養自身。如來是因為具足種種功德，所以他的舍利才值得供養。如果你能成就如來一樣的種種功德，這才稱之為供養佛。』

「『心中不起覺想，稱之為供養佛。無論是多還是少，都不生分別，稱之為供養佛。非後世去，非今世來，非彼岸，非常非斷，非取非捨，稱之為供養如來。非增非減，非生非滅，非盡非不盡，稱之為供養如來。非心非心數法，非憶想，非我，非取，非受，非諍論非不諍論，非毀非讚，非二非入，稱之為供養如來。亦非有為，亦非無為，稱之為供養如來。身無所作，口無所作，意無所作，於身口意求不可得，稱之為供養如來。無過去想，未來、現在想不可得，無依無著，無所求想，亦不分別，稱之為供養如來。無佛想、無法想、無僧想、無人無自無他相，稱之為供養如來。』

「『真如來身沒有生〔滅〕，也沒有相，不可以用〔有〕生〔滅的東西〕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無作相，就不可以用有作相〔的東西〕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無二相，就不應當用有二相〔的東西〕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無漏相，就不可以用有漏〔的東西〕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空相，就不可以用身見、命見、斷見、常見、我見、我所見、有見、無見來供養如來。真如來身稱之為無相相，就不可以用著相〔的東西〕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無願相，就不可以用有願望〔的行為〕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無有相，就不可以用有相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不動相，就不可以用動相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無行相，就不可以用行相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離貪相，就不可以用慳貪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離瞋相，就不可以用瞋恚來修供養。真如來身稱之為離癡相，就不可以用愚痴來修供養。真如來身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就不可以用破戒、亂心、愚癡來修供養。真如來身慈悲喜捨，就不可以用瞋心、惱心、妬心、散心來修供養。真如來

身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就不可以用慳貪、破戒、瞋恚、懈怠、散亂、愚痴來修供養。」

「迦葉！達摩、善法於大眾中說此法時，四百二十萬眾生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眾生得清淨智阿那含果，二百三十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迦葉！汝觀達摩、善法二比丘等如是淨心。迦葉！汝應學彼正士甚深之忍及巧方便。迦葉！彼二比丘於大眾中說此法時，諸比丘聞此法已，皆住深忍，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不供養舍利及佛塔廟，何以故？彼諸比丘悉樂深法。迦葉！彼七日後，一切佛塔悉皆隱沒，及諸舍利所在器中亦悉隱沒。迦葉！汝應如是學彼正士甚深之忍。」

「迦葉！達摩、善法在大眾中宣說這些法義時，有四百二十萬眾生證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眾生證得清淨智阿那含果，二百三十萬眾生發無上正等正覺心。迦葉！你看達摩、善法二位比丘擁有如此的清淨心。迦葉！你應學習這二位正士甚深的法忍和善巧方便。迦葉！二位比丘在大眾中宣說這些法義時，比丘們聽聞之後都能安住於甚深法忍，都能夠做到少欲知足，不再供養舍利、佛塔、佛廟，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比丘們都樂於安住在甚深法忍中。迦葉！〔二位比丘宣說甚深法義〕七日之後，一切佛塔都消失隱沒了，就連放置在寶器中的佛舍利也都消失隱沒了。迦葉！你應當學習這二位正士的甚深法忍。」

佛告迦葉：「當知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菩薩及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為活命故，供養佛塔及佛舍利，不為涅槃、不為離欲而修供養，自犯禁戒，愚癡無智。如來舍利具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勸修，為活命故供

養尊重，具貪、瞋、癡。於佛、如來、應正遍知，離貪、瞋、癡，所有舍利為活命故而興供養，自身具足慳貪、嫉妬、瞋恚、懈怠、亂心、愚癡。若大施主正住一心，為活命故，化令供養如來舍利。迦葉！我為教化初始發心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神通力留此舍利，令供養者受人天樂，為未來因，乃至涅槃。彼愚癡人，於我法中雖得出家，不解我法，捨出家行而但供養塔廟舍利，為自活故，為得衣鉢，為利養故，為名聞故，為此事故供養舍利。

佛陀告訴迦葉尊者：「你要知道，進入末法時期後五百年，會有菩薩〔行者〕及比丘僧，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為了活命而供養佛塔和佛舍利，不為涅槃、不為離欲而修供養，愚癡無智，違犯禁戒。如來舍利本身是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熏修而成就的，這些人為了活命，〔才對舍利〕尊重供養，〔這種行為〕具足貪、瞋、癡〔三毒〕。佛、如來、應正遍知，遠離貪、瞋、癡，而他的舍利卻是因為想要活命的緣故而被供養，〔這種行為〕自身就具足慳貪、嫉妬、瞋恚、懈怠、亂心、愚癡。如果一位大施主〔本來〕安住一心〔尋求正法〕，〔這些人〕卻為了活命，向他化緣，讓他供養如來舍利。迦葉！我〔原本是〕為教化那些剛剛發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們，才以神通力留下這些舍利，讓供養的人將來能獲得人天福報，為的是〔讓他們種下〕未來〔修學菩提道的善〕因，甚至將來證得涅槃。但這些愚癡人，雖然出家修學佛法，但卻不能理解我所說的正法，捨棄出家的正行，只是供養塔廟舍利，為了自己活命、為了得到衣鉢、為了利養、為了名聞，為了〔貪圖〕這種種利益而供養舍利。

「何等名為比丘之業？迦葉！如上所說，沙門之業，則有二種：一者修禪，二者習誦。如是說者，為入道故，非究竟說。迦葉！若有作業能盡業者，名沙門業。無作、無誦、無禪，無作無無作，無念無不念，無盡無生，證三脫門不住三界，無來無去，是沙門業。彼眾生等離斯正業，更習餘業。彼福業者，為化在家人，如是在家順如來教，當得阿那含果。彼愚人輩，於我法中而行出家，尚不修行隨順之法，況復能得？若有得者，無有是處。

「什麼才是比丘的業行呢？迦葉！如同上述所說的，沙門的業行有兩種：一、修禪，二、習誦。這種說法，是為了〔引導初學者〕入道而說的，並不是究竟說。迦葉！如果有一種業行，能夠斷除所有的業行，才稱之為沙門的業行。無作、無誦、無禪，無作無無作，無念無不念，無盡無生，證三解脫門而不住於三界，無來無去，這才是沙門的業行。〔但是〕那些眾生卻遠離正業，去修習別的業行。那些〔能夠得到福報的〕業行是為了度化在家人〔而說的〕，這樣，在家人能夠隨順如來的教法，將來便能夠證得阿那含果。〔但是〕那些愚痴的人雖然在佛法中出家，尚且不修行隨順之法，何況證得果位。如果說〔為求活命而供養舍利的人還能〕證得果位，根本沒有這樣的道理。

「迦葉！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衣服形貌似像沙門，戒不相似，定不相似，慧不相似。迦葉！譬如有人，善知醫方及諸呪術，即以呪術呪一袈裟，與人令著。彼見生貪，即便著之。若至七日，若至八日，其身熾然，猶如火聚。如彼呪已，取之與人，彼人見已，便生貪著。比丘亦爾，見好衣服，

受取而著，若至七日，若至八日，若在舍內，若在巷中，若在林中，彼所著衣，熾然如火，燒人善根。迦葉！於汝意云何？彼著袈裟，有利益不？」

「迦葉！將來進入末法時期後五百年，會有相似沙門，〔他們的〕衣服、外貌很像沙門，〔但〕戒不相似，定不相似，慧不相似。迦葉！好比有人擅長醫方和咒術，於是用咒術變化了一件袈裟，〔然後把這件袈裟〕給別人穿。有人見了，就生起貪心，於是拿來穿上。穿了七天或是八天，就覺得身體熾熱，像有火〔在體內〕聚積一樣。拿來某樣東西給別人，有人見到了就生起貪心，這就好比是一種咒術。〔那些末法的相似〕比丘也和〔那個心生貪著的人〕一樣，見到好衣服就拿來穿上，穿了七天或八天，不論在屋內，在小巷，在樹林中，他穿的衣服就會熾熱得像火一樣，燒掉〔的便是〕他的善根。迦葉！你覺得，那些〔相似比丘〕穿著袈裟，〔對他們〕有利益嗎？」

迦葉白佛言：「世尊！無所益也！」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袈裟者，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無量阿僧祇善根所集。迦葉！於當來世，有愚癡人，著聖人衣，似像沙門，入於村邑中。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見被法服，謂為沙門，皆共尊重，供養讚歎。彼愚癡人，因袈裟故，而得供養，便生歡喜，身壞命終，墮於地獄。生地獄已，大熱鐵鑊以為衣服，吞噉鐵丸，飲洋沸鐵，坐熱鐵床。迦葉！汝觀袈裟威德如是，彼愚癡人著於袈裟，受樂放逸，自作惡業，身壞命終，墮於地獄。迦葉！我常說言：『寧以燒熱鐵鑊為衣，不以破戒之身而著袈裟。寧吞熱鐵，不以破戒之身食人信施。』迦葉！

汝觀破戒之人食他信施，有如是過。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清淨戒法。

迦葉尊者回答佛陀說：「世尊！沒有利益！」佛陀告訴迦葉：「是的！是的！佛門的袈裟，是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以及無量阿僧祇善根集聚而成。迦葉！將來的末法時期，會有愚癡人，穿著聖人的袈裟，樣子看上去像沙門，來到村邑當中。有敬信〔佛教〕的婆羅門、長者、居士，看見他身穿法服，就以為他是佛教沙門，都來尊重供養讚歎。而那個愚癡人因穿了袈裟的緣故，獲得了供養，便心生歡喜，〔可惜當他〕身根敗壞，命終之時，便墮入地獄。轉生地獄之後，穿的是用火熱的鐵片做的衣服，吃的是鐵丸，喝的是沸騰的鐵水，坐的燒熱的鐵床。迦葉！你看到袈裟有這般殊勝的威德，但是那位愚癡人穿著袈裟，〔卻只知道〕享受愛樂，放逸形骸，自己造作的惡業，到了身根敗壞，命終之時，便墮入地獄。迦葉！我常說：『寧可用燒熱的鐵片做衣服，也不以破戒之身穿著袈裟。寧可吞嚥熱鐵，也不以破戒之身食用他人的敬信布施。』迦葉！你看破戒的人食用他人的敬信布施，會有這麼嚴重的過失。所以說，你們應當修學清淨戒法。」

「迦葉！於汝意云何？若天、若龍、若夜叉、若乾闥婆、若阿修羅、若迦樓羅、若緊那羅、若摩睺羅伽、若人、若非人，能作如來色身像不？」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如來色像不可思議，無色像故，是故此等皆不能作。」

佛告迦葉：「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有諸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若於甃上牆壁之下，造如來像，因之自活，以此業故，自高慢人。」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波斯匿王造如來像，得福多不？」

佛言：「迦葉！得福甚多。波斯匿王造如來像，施無價衣，不求衣服飯食之報。迦葉！彼愚癡人為活命故，造立形像。迦葉！若賣畜生，猶尚不善，況彼癡人作如來像，於白衣前而銜賣之，以自活命。迦葉！譬如有人，幼小無知，捨棄甘露而飲毒藥，迦葉！彼愚癡人亦復如是，造如來像為資生故而便賣之，是名為毒。迦葉！所言毒者，於正法中，貪是其毒。迦葉！彼愚癡人以貪心故而記瞋恚，遞相關諍，互相誹謗，各言我行供養，因彼諍論，墮於地獄。迦葉！譬如有人，無巧方便入敵戰時，所持刀劍而反自傷。迦葉！愚癡之人亦復如是，無方便故，因於法故而墮地獄。」

「迦葉！你覺得，比如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等，能夠造出如來的色身形像嗎？」

迦葉回答佛陀說：「不能，世尊！如來的色像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如來〕沒有色像，所以說他們都不能造出〔如來的色像來〕。」

佛陀告訴迦葉：「將來進入末法時期後五百年，有些比丘不修身、不修心、不修戒、不修慧，〔只在〕在布匹或牆壁上繪畫如來像，並以此活命，而且還因為〔自己能夠做這樣的事情〕而感到高傲，輕慢他人。」

這時，大迦葉尊者問佛陀：「世尊！波斯匿王造如來像，得福多不多？」

佛陀回答說：「迦葉！得福很多。波斯匿王造如來像，布施無價寶衣，心中不求衣服飯食的回報。迦葉！而那個愚癡人卻是為了自己能夠活命而造立佛像。迦葉！販賣畜生都已經是不善業了，何況那個愚癡人還製作如來像，在白衣居士面前銜賣，以使〔自己牟利〕活命。迦葉！這就好比有一個小孩，幼小無知，捨棄甘露卻飲食毒藥。迦葉！那個愚癡人也是如此，造如來像，卻以資助生計而銜賣佛像，這便是毒。迦葉！所謂的『毒』，在正法當中，貪心就是毒。迦葉！那些愚癡人因為貪心的緣故，又會生起瞋恚心，互相鬥爭，互相誹謗，都說自己是在做供養，就因為這樣的評論，〔他們都將〕墮入地獄。迦葉！好比有人不懂得善巧方便，當他闖入敵營戰鬥時，手裡拿著刀劍反而傷到了自己。迦葉！那些愚癡的人也是這樣，因為沒有善巧方便，卻因為〔誤用〕佛法而墮入地獄。

「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造如來塔，莊嚴成就，一一寶塔高廣嚴好如須彌山，遍滿恆沙諸佛世界，譬如甘蔗竹葦。迦葉！於汝意云何？彼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迦葉白佛言：「世尊！造如來像如四指者，得福無量，況復造像如須彌山，所得功德不可思議。」

佛告迦葉：「若有菩薩內觀佛身得深法忍，功德勝彼無量無邊。迦葉！若復有人住於淨戒，以四句偈為他人說，解其義趣，所得福德無量無邊。迦葉！云何觀於如來之身？迦葉！若菩薩欲觀如來者，當學大精進菩薩。

「迦葉！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用七寶建造莊嚴的如來塔，每一座寶塔高廣莊嚴，就如同須彌山一般，〔所造寶塔〕遍滿恆沙諸

佛世界，就像甘蔗竹葦一般。迦葉！你覺得，這樣的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

迦葉回答佛陀說：「世尊！造一座只有四指高的如來像，就能得到無量福報了，何況建造如須彌山一般的如來像，〔他們〕所得功德更是不可思議。」

佛陀告訴迦葉：「如果有菩薩內觀〔自性〕佛身，證得甚深法忍，其功德勝過造佛塔無量無邊。迦葉！如果有人安住於清淨戒行，向他人宣說四句偈，並解說其中的深妙義趣，他所得的福德同樣無量無邊。迦葉！怎樣才是觀如來身？迦葉！如果菩薩想要觀如來身，就應當學習大精進菩薩。

「迦葉！乃往往昔無數阿僧祇劫，有佛、世尊號曰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可化丈夫調御師、天人師、佛、婆伽婆。迦葉！光明如來般涅槃後有一菩薩，名大精進，婆羅門種，端正無比。迦葉！光明如來正法之中，有諸比丘少欲知足，住如法行。迦葉！彼諸比丘皆悉造立如來形像。爾時有一比丘於白氈上畫如來像，眾彩莊嚴悉皆具足，持至大精進菩薩所。爾時大精進菩薩見此畫像，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爾！況復如來正遍知身，願我來世得成如是妙色之身！』爾時大精進菩薩作如是念：『我今不能住在居家，若在家者不能成就如是之身。』迦葉！爾時大精進菩薩年始十六，諸根具足，至父母所，頭面敬禮，白父母言：『我今欲於如來正法出家學道，願為隨喜！』父母答言：『莫作是說！何以故？我今年老，唯汝一子，汝若出家，我等當死。』大精進言：『我當方便令父母存，我得出家。』父母

問言：『欲作何業？』子白父母：『我從今日不食諸味、不昇床坐、不食蘇油、不飲漿水、若善若惡口不言說，乃至得出家。』

「迦葉！過去無數阿僧祇劫前，有佛、世尊號『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迦葉！光明如來入滅後，有一菩薩名『大精進』，是婆羅門種姓，端正無比。迦葉！光明如來正法時期，有很多比丘少欲知足，如法修行。迦葉！這些比丘們都會造立如來形像。那時有一位比丘在白布上畫了一幅如來像，色彩莊嚴，美妙具足，拿到大精進菩薩面前。那時，大精進菩薩看見這幅畫像，心中十分歡喜，讚歎說：『如來的畫像就已經這樣妙好！更何況如來正遍知身，但願我來世能夠成就這般〔妙好的〕色身！』這時，大精進菩薩起了這樣的念頭：『我不能在家居住，如果在家的話，就不能成就如此妙好的色身了。』迦葉！那時大精進菩薩才十六歲，諸根具足。他來到父母跟前，頭面敬禮，稟白父母說：『我想在如來正法中出家學道，希望你們能隨喜我的心願！』父母回答說：『不准這樣說！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已經年老了，又只有你這一個兒子。你如果出家，我們就去死了〔算了〕。』大精進說：『我有辦法讓父母活下來，而我仍舊要出家。』父母便問：『你想要做什麼？』兒子告訴父母：『我從今天開始，不吃東西、不在床座上休息、不吃蘇油、不飲漿水、不論好壞也不開口說話，直到〔您二老同意我〕出家。』

「迦葉！大精進菩薩如是誓已，默然而住。如是默然一日不食，爾時父母誦諸呪術，持百味食而授與之，亦不肯食，亦不言說。迦葉！大精進菩薩如是默然過第二日，爾時父母與母

知識五百人等，持百味食來至其所，誦諸呪術，望其餐設，尚不顧視，況復食之。迦葉！時大精進於第三日，父親五百持種種食，勸之令食，亦復如是默然不語，不飲不食，亦不顧視。於第四日，五百同友持百味食誦諸呪術，令從己志，時大精進默然而住。於第五日，爾時父母悉出寶藏金銀琉璃種種寶物，及諸姪女八萬四千上妙嚴飾，將至其所，父親、母親及其同友各五百人，勸大精進作如是言：『汝當在家以此財寶布施，自恣作福，與諸姪女共相娛樂。』時大精進於大眾中默然而住，曾不瞻眄。於第六日，斷諸憶想不起食，念如來應正遍知。迦葉！爾時父母及其知識、八萬四千諸妙姪女，同時悲泣，禮大精進，時大精進亦不顧視。迦葉！爾時大精進菩薩所住之處有一宅神，於虛空中現大神力，而說頌曰：

「『精進心堅固，難動如須彌，  
不捨出家心，為得菩提故。  
大地可傾動，火可在水居，  
如是等可轉，菩薩不可動。  
汝等莫勤苦，而作不善業，  
眾生無慧眼，久遠處生死。  
為利諸群生，是故求菩提，  
其心樂出離，必成無上道。  
不為世間報，而行菩薩道，  
願成大覺智，救濟苦眾生。  
三千大千界，珍寶滿其中，  
及諸上妙土，其心不貪著。』

汝等愚癡心， 所作不善業，  
汝當自悔過， 菩薩不處俗。』

「迦葉！大精進菩薩說出這樣的誓言後，便開始默不作聲。就這樣默然一整天，不進飲食。這時，他的父母便唸誦種種咒術，端來種種美食給他，但他還是不肯吃，也不說話。迦葉！大精進菩薩就這樣默然到第二天，他的父母，以及母系長輩五百人，端著種種美食來到他的住所，唸誦種種咒術，希望他能進食，〔大精進菩薩〕連看都沒看一眼，何況進食。迦葉！那時大精進〔菩薩默然〕到第三天，父系長輩五百人，端來種種美食，勸他進食，他還是默然不語，不飲食，也不看一眼。到了第四天，五百位同輩的好友也端來種種美食，唸誦咒術，希望讓他順從他們的意願〔起來進食〕，當時大精進〔菩薩仍舊〕默不作聲。第五天，父母拿出所有的寶藏、金銀、琉璃等種種寶物，請來八萬四千名精細打扮的侍女，來到〔大精進菩薩〕面前，父系長輩、母系長輩，以及同輩朋友各五百人，都勸導大精進，說：『你可以在家，用這些財寶做布施，隨你的意願去做福德，也可以和這些侍女一起娛樂。』這時，大精進在大眾中，還是默然安住，未曾看他們一眼。第六天，他斷盡種種憶想，不起食慾，心念如來應正遍知。迦葉！那時他的父母、長輩、〔朋友，以及〕八萬四千侍女，同時悲泣，禮拜大精進，這時大精進也不曾看他們一眼。迦葉！當時大精進菩薩居住的地方有一位宅神，在虛空中示現大神力，唱說偈頌：

「精進心堅固不移，難以動搖，如同須彌山一般。這般不捨出家的決心，只為求證菩提。大地也會有震動，火也會遇水〔而熄滅〕，〔大地和火焰〕都可以發生變動，但是菩薩的決心無法被動

搖。你們不必這麼辛苦，反而是在造作不善業。眾生沒有慧眼，久遠以來身處生死輪迴，〔菩薩〕為了利益眾生，所以才懇求菩提道，他至心樂於出離，將來必成無上道。他並不為世間的福報，而樂行菩薩道，祈願成就大覺無上智，救濟苦難眾生。即使三千大千世界充滿珍寶，甚至種種美妙的國土世界，他的內心都不曾貪著。你們愚癡的心，造作〔阻擾的〕不善業，你們都應當各自悔過，菩薩是不會〔貪圖〕世俗享樂的。

「迦葉！時大精進菩薩父母、眷屬、知識及諸姪女，聞天神語，悉皆悔過，告菩薩言：『隨意出家！汝當飲食，勿令殞絕。』迦葉！時大精進不食七日，光明暉悅，顏色不變，唯心憶念正遍知身，一切諸天散花供養。時大精進過七日已，捨諸家業如棄涕唾。爾時父母、同友、知識及諸姪女八萬四千，皆悉悲泣，隨而送之。

「爾時大精進菩薩持畫氎像入於深山，寂靜無人禽獸之間，開現畫像，取草為坐，在畫像前結加趺坐，正身正念觀於如來，諦觀察已，作如是念：『如來如是希有微妙！畫像尚爾端嚴微妙，況復如來正遍知身！』復作是念：『云何觀佛？』爾時林神知彼菩薩心之所念，白菩薩言：『善男子！汝如是念：「云何觀佛？」若欲觀佛當觀畫像，觀此畫像不異如來，是名觀佛，如是觀者名為善觀。』

「迦葉！那時大精進菩薩的父母、眷屬、朋友及侍女們，聽到天神的話後，都懺悔自己的過失，並對菩薩說：『隨順你的意願出家去吧！你現在應該吃點食物，千萬不要餓壞身體丟了性命。』迦葉！這時大精進雖然七日沒有進食，但仍舊容光煥發，面色不改，

〔這都是因為他〕一心憶念正遍知身，一切諸天〔的天人都來〕散花供養。就這樣，大精進過了七日，捨棄家業就像捨棄鼻涕、唾液一樣。那時，他的父母、朋友、長輩及八萬四千侍女，都悲泣著跟在身後送別。

這時大精進菩薩拿著佛像的畫卷走進深山，來到一個寂靜無人，只有禽獸出沒的地方。他展開畫像，找來一些草當作座墊，在畫像前結加趺坐，正身正念地觀察如來〔畫像〕。他仔細觀察之後，心中有了這樣的念想：『如來是這般的希有微妙！畫像就已經這般端嚴微妙了，更何況如來的正遍知身呢！』又想：『如何觀佛？』當時林神知道菩薩心之所想，於是對菩薩說：『善男子！你起這樣的心念：「如何觀佛？」如果想要觀佛，就應當觀畫像，觀這幅畫像不異於如來，這才叫觀佛，這樣觀才是善觀。』

「時，大精進作如是念：『我今云何觀此畫像與如來等？』復作是念：『如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覺非知。如是像者，但有名字，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但有名字。如是名字自性空寂無所有，如來之身其相如是。如此畫像非證、非得、非果，非證者、非得者、非得果者，非住者，非去、非來，非生、非滅，非垢、非淨，非色、非非色，非貪盡、非瞋盡、非癡盡，非陰界入，非初、非中、非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覺、非作，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見、非聞、非嗅、非嘗、非觸、非知，非出息、非入息，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知者。如此畫像非欲界攝、非色、無色界攝，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初、非中、非後，非此、非彼，非行、非非行，非取、

非捨，非作、非誦，非實、非虛，非生死、非涅槃，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

「菩薩如是觀如來身，結加趺坐，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成就天眼過於人眼，以此天眼見於東方阿僧祇佛。得淨天耳，諸佛世尊所說之法悉能聽受，天耳淨故，一一諸佛所說之法，聽聞受持不相障礙。

「這時大精進心中這樣念想：『我如今要如何觀這幅畫像與如來等同呢？』又想：『如來像，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也是如此，非覺非知。如是像，只有名字，一切諸法也是如此，只有名字。這些名字都自性空寂而無所有，如來身的相貌也是如此。這樣的畫像非證、非得、非果，非證者、非得者、非得果者，非住者，非去、非來，非生、非滅，非垢、非淨，非色、非非色，非貪盡、非瞋盡、非癡盡，非陰界入，非初、非中、非後，一切諸法也是如此，如來身相也是如此。這樣的畫像非覺、非作，一切諸法也是如此，如來身相也是如此。這樣的畫像非見、非聞、非嗅、非嘗、非觸、非知，非出息、非入息，一切諸法也是如此，沒有〔對六塵的〕了知。這樣的畫像不屬於欲界、色界、無色界，一切諸法也是如此。這樣的畫像非初、非中、非後，非此、非彼，非行、非非行，非取、非捨，非作、非誦，非實、非虛，非生死、非涅槃，一切諸法也是如此，如來身相也是如此。』

〔大精進〕菩薩就這樣觀如來身，結加趺坐，經過了一日一夜，成就了五神通，具足無量〔智慧〕，獲得了無礙辯才，證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而且，〕成就了天眼，勝過人眼，用〔他所成就

的〕天眼能見到東方阿僧祇佛。〔他還〕成就了清淨天耳，諸佛世尊所說的法，都能聽聞受持，由於天耳清淨的緣故，一一諸佛所說的法，聽聞受持不會相互障礙。

「迦葉！時大精進勤行精進，滿足七日，以智為食，不食世供，一切諸天散花供養。迦葉！時大精進不被袈裟，亦不見佛，不受禁戒，心但憶念學薩婆若。迦葉！菩薩應如是觀如來身，非觀、非非觀。迦葉！菩薩應如是觀如來畫像，如大精進菩薩摩訶薩觀如來像，如是觀已，成大智慧，以此智慧，悉見十方阿僧祇佛，聞佛說法。

「迦葉！爾時大精進菩薩從山而出，來至村落，為人說法。一會說法，二萬眾生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阿僧祇眾生住於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屬皆住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莫作異念！爾時大精進菩薩摩訶薩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迦葉！是故菩薩摩訶薩應學大精進菩薩摩訶薩，亦應學餘諸大菩薩。

「迦葉！那時大精進勤行精進，整整七天，以智為食，不食世間供養，一切諸天散花供養。迦葉！當時的大精進菩薩不穿袈裟，也不見佛，沒有受禁戒，只是心中憶念修學一切種智。迦葉！菩薩應當這樣觀如來身，非觀、非非觀。迦葉！菩薩應當這樣觀如來畫像，如同大精進菩薩摩訶薩觀如來像一般，這樣觀才能成就大智慧，以這樣的智慧才能徹見十方阿僧祇佛，聞佛說法。

「迦葉！那時大精進菩薩下山來到村落，為他人說法。一次說法，就有二萬眾生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阿僧祇眾生安住

於聲聞、緣覺功德，〔大精進的〕父母、親屬都安住於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迦葉！〔你〕可不要誤解，那時的大精進菩薩難道是別人嗎？〔他其實就是〕我〔的過去身〕。迦葉！所以菩薩摩訶薩應當學習大精進菩薩摩訶薩，也應當學習其餘諸位大菩薩。

「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求菩薩諸善男子，無方便心，多諸貪著，於牆壁下畫如來像而求利養，彼作是說：『我獨供養，人無供養！』以修少善，自高慢人，因此供養，以自活命。迦葉！彼時眾生，不修三昧，不誦正典，但作此業，因此業故，於施主邊獲得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以自活命。迦葉！汝觀彼破戒菩薩住不淨戒，自稱多聞。迦葉！彼破戒人不誦經典，供養形像，因而自活。」

「迦葉！將來進入末法時期後五百年，有求菩薩道的善男子們，沒有方便善巧的智慧，卻又有許多貪著。〔他們〕在牆壁下畫如來像，以求取名聞利養。他還會這麼說：『只有我能做這樣的供養，別人做不了這樣的供養！』以〔自己〕修集的少許善根，便自視高傲，輕慢他人，並且以這種供養來活命。迦葉！那時的眾生，不修學三昧，也不讀誦正典，只作這種業行。〔而且〕因為作這種業行的緣故，而從在家施主那裡獲得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的供養，以此活命。迦葉！你看那些破戒的菩薩道〔行者〕，〔造作了〕不淨戒〔的業行〕，反而自稱是多聞。迦葉！那些破戒人不讀誦經典，只供養形像，並以此活命。」

爾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希有善逝！世尊廣說愚癡凡夫諂曲之失。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如是

說，何有不住清淨之戒？世尊！願於未來此法久住，令彼善男子善女人聞已慚愧：『如來知我，如來覺我，所作邪法永令休息。』」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如來說，為善男子聞我此法修行離惡，我為此人說如是法。」

爾時，世尊說此經已，摩訶迦葉、彌帝隸菩薩、文殊師利童子、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這時，大迦葉尊者稟白佛陀說：「世尊！希有世尊！希有善逝！世尊廣說了愚癡凡夫諂諛偏邪的過失。世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聽聞這些妙法，那裡還有不安住於清淨戒的呢？世尊！祈願未來這些法義能夠久住世間，讓那些善男子善女人聽聞之後，心生慚愧，〔心想〕：『如來知曉我，如來覺察我，〔我過去〕所作的邪法，就讓它們永遠止息。』」

這時，世尊告訴大迦葉：「如來說這些法，就是為了讓善男子聽聞這些法義之後，能夠〔通過〕修行遠離惡業。我就是為了這類人演說這些法義的。」

這時，世尊說完這部經後，大迦葉、彌帝隸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以及一切世間的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聽聞了佛陀所說的法義，都感到十分歡喜！

編輯組按：大乘法以般若波羅蜜為核心義理，遠勝過世間善法與二乘法，這在《金剛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等大乘

經典中再三強調。不過經中也說，必須久學菩薩才能夠信解大乘法。末法時代佛弟子的人數遠遠超過正法時期，但大多是新學，不但不能信解大乘法，甚至也不能信解二乘法。既不能信解三乘佛法，只好修習人天善法，包括供養舍利、佛像、出家人等等。雖然他們可能會供養破戒的出家人，但是惡報只存在於破戒的出家人，供養的施主仍然有福德，漸次修集足夠的資糧，最後一定可以修習三乘佛法。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提倡的實證佛教，以大乘佛菩提道為主，在末法時代無法廣傳，只能接引少數契機的佛弟子。他們將會如經中所記說的，很快地成就佛道，度脫無量無邊的有情。

## 實證佛教觀行法門序

——騎獅騎象的菩提勇士

呂真觀

佛教有信仰也有哲學，但它的核心是實證。注重實證，便很容易證果。證果，是證得見道位以上的果位。見道位<sup>1</sup>，是轉凡成聖的起點，包括聲聞見道、緣覺見道和菩薩見道，合稱三乘見道<sup>2</sup>。反過來說，要是不注重實證，落入信仰和哲學，便很難證果。以哲學的思維理解佛教，容易脫離現實，流於戲論，落入這種流弊的，以知識份子為主。群眾則大多落入信仰。真觀並不否定信仰對某些人的重要性。比如「拜懺」，參加的人被宗教儀式的肅穆、虔誠氛圍所感動，產生強烈的信仰，這種信仰會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幫助他改過向善，得到人天福報。但是信仰也有流弊，一些邪教會利用

---

1 由凡夫到成佛，會經過五個階段：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和究竟位。

2 佛陀根據眾生的根器和接受能力施設了修證的三條道路，分別是聲聞乘、緣覺乘和大（菩薩）乘，最終都會歸向大乘。道，意謂真相與道路。見道，就是見到真相與道路，知道了應該怎麼去修。聲聞見道知道怎樣修成阿羅漢，緣覺見道知道怎樣修成辟支佛，大乘見道知道怎樣修成佛。

信仰給徒眾洗腦，控制徒眾的行為，甚至發生聚眾淫亂、動用私刑、集體自殺、顛覆政府（如清朝的白蓮教）等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和國家法律的事情。輕一點的會控制你，讓你不敢講真話，讓你去打擊正當的修行人。宗教控制是在一點一滴中建立起宗教師的權威，讓信眾在潛移默化中慢慢接受錯誤的戒律和說法，喪失自己的判斷能力，甘心被人利用，最後變成宗教師的「奴隸」。

依證果的難易，可以區分三種佛教。有許多人能夠證果的教法稱為正法佛教，正法佛教注重實證，因此也可以稱為實證佛教。只有少數人可以證果的教法稱為像法佛教。沒有人能證果的教法稱為末法佛教。這三種佛教最大的區別在於「法」和「律」。

佛教把「法」分為常住法和無常法。無常法又叫做有為法，也就是有生、住、異、滅的現象。<sup>1</sup>常住法又叫做無為法，是永恆的存在。<sup>2</sup>一般人都能認識有為法，只有出世間的聖賢能夠實證無為法，所以《金剛經》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正法佛教能夠把常住法和無常法區分得很清楚。像法佛教雖然承認有常住法，但是在實際觀行的時候發生了錯誤，把某個無常法當成是常住法。像法與正法沒有太大的差異，徒眾中若有人能遵循四依三量抉擇正確的教法，仍然可以證果。末法佛教不承認有常住法，認為一切都是無常法，把常住法一律當成是外道法，因為有這種錯誤認知的緣故，沒有人可以證果。

---

1 有情的生、老、病、死與世界的成、住、壞、空，其實皆是有為法的生、住、異、滅。

2 有為法有生（出生）、住（暫時的停留）、異（改變）、滅（消滅），有為法一定會有這四個變化。無為法不生、不住、不異、不滅，它是永恆的存在。

「律」是戒律，一切身、口、意的行為規範都是戒律，但是這裡是指與修證直接相關的行為規範，不包括吃飯前忘記供養這種不影響證果的小戒。把符合戒律的事情說成違反戒律，叫「律言非律」，例如把弘揚佛法說成破和合僧。把違反戒律的事情說成符合戒律，叫「非律言律」。出家人不能結婚、不能行淫，但是有人說出家人可以結婚、可以行淫，這就是「非律言律」。「非律言律」和「律言非律」，都是末法佛教的特徵。

有一個網站把在家居士手淫當成是重大戒律的邪淫，甚至把意淫也當成重戒。其實，在家居士手淫並不違反五戒，也不妨礙證初果（聲聞見道位）和二果，只會障礙三果。因為初果和二果都是欲界的果位，三果則是色界的果位，必須斷絕欲界貪愛才能證得。至於意淫，則是欲界眾生很難避免的事，即使是一個正人君子，也會偶然閃過淫念。要求自己遵守做不到的戒律，會經常處於懊悔和自責之中，無法出離，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正法、去做觀行呢？所以，修行人要把「律」與「非律」分清楚，還要按照修證層次來調整適用的戒律，給自己適當的休息和娛樂，過正常的生活，才能長久地修行，不會因為疲累而退轉。

比「非律言律，律言非律」情節輕一點的是「重戒言輕，輕戒言重」，這是像法佛教的特徵。輕重的標準，是以煩惱的輕重為準。<sup>1</sup>要是沒有煩惱，就不違犯戒律。有反省能力的人，自然會有判斷能力，不需要別人來替他決定。要是用反覆的教育讓人接受違背良知的行為規範，就成為一種洗腦和控制。受控制的人（例如許多自

---

1 《優婆塞戒經》說：「從重煩惱則得重罪，從輕煩惱則得輕罪。」

願修習雙身法的明妃)會出現被迫害的心理特徵。追求解脫卻反而增加煩惱，這是錯修佛法的結果。解脫必須從發現真相而來，真相必須由自己搜集足夠的證據而確認，不能由別人代勞，如果有依人不依法的心態，必定與解脫背道而馳。

有一位出家人離開了寺廟，委託幾位在家居士去寺廟幫他取回個人物品。前去取物品的人在寺廟住持的現場監督和確認下把物品領走，交給委託人。事後，有人說他們拿錯了，有的東西不是屬於私人的，而是信眾捐給寺廟的公產。於是，幫忙拿東西的人統統被認定為「侵毀常住」，被要求依重罪懺悔，必須每天痛哭流涕，直到出現「好相」為止。後來，負責戒律的執事也覺得太過頭，便改依輕罪處理，但他又宣稱：「雖然是輕罪，但是依重罪來懺悔並沒有什麼不好。」在這個事例當中，如果當事人確實是輕罪，那麼依「侵毀常住」的重罪懺悔的做法便是輕戒說重，乃是像法佛教的特徵。不幸的是，這裡的認定是錯誤的。將無故意過失的行為，說成違反戒律，這已是末法佛教的特徵。<sup>1</sup>

修行人要如實地反省自己的煩惱，因為這就是苦聖諦的觀察，它是修行的基本功夫。這個地方觀察不成就，說修證有多好，都是自欺欺人。選擇宗教師，除了要看他的知見是否符合三量之外，還要看他是否有基本的德行，才能確定他已完成苦聖諦的現觀，有初果以上的證量。能夠如實觀察苦聖諦的人，一定經常反省自己，寧可自己受苦，也不願把煩惱加到別人身上。如果某人總是用各種自欺欺人的理由惱害他人，例如把打擊異己的權力鬥爭說成「護法」，

---

<sup>1</sup>真觀這裡舉例修行人不如法的事，只是就事論事，並不是要「讚自毀他」。讀者不必妄加猜測或對號入座。

就可以從比量判斷：此人還沒有完成苦聖諦的觀察。苦聖諦的如實觀察，屬於現量，只有現量才能讓人解脫煩惱。現量是符合事實的觀察，一定要用科學、理性的態度和方法才能成就，而不能只依靠信心。宗教師缺乏苦聖諦的現量，才會想要樹立權威，企圖控制徒眾。徒眾則因為崇拜權威，以為只要靠信心便可以得到解脫，從而被人控制。宗教控制的事例不斷發生，就會加深許多人對宗教的戒心，唯恐自己的親友也陷入其中。

佛教一向反對宗教控制，特別注重「四依」和「三量」。四依是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三量是現量、比量、正教量。三量裡面最重要的是現量，也就是親證。你必須搜集足夠的證據讓自己不再懷疑，才能解脫煩惱。現代人已接受足夠的科學教育，只要保持文明、理性、科學的態度，就足以證果，不一定需要信仰。能夠依循四依三量的人，即使沒有信仰三寶或皈依三寶的形式，卻早已在實質上皈依「法」（事實真相）。他們服順真理，在真理面前能夠拋棄自己的偏見和執著。這種人非常難得，只要碰到正法佛教，便能很快地改正錯誤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從而證得果位。

遵循四依三量才能證果。違背四依三量，要想證果就很困難。控制性很強的道場，因為違背四依三量，徒眾或者屈從權勢，或者拾人牙慧，或者無法獨立判斷法與非法、律與非律，即使被印證開悟，卻不見得符合三乘見道的標準。只要權威人士講一句話，就算是錯的，他們也不敢反對，完全缺乏從宗出教的氣魄，怎能期望他們有什麼作為？只有嚴格遵循四依三量的佛弟子，敢於挑戰權威，

糾正錯誤的法、律，他們才是「騎獅騎象的菩提勇士」<sup>1</sup>，能夠荷擔如來末法事業，延長正法佛教住世的時間。

佛教團體一般都承認四依三量，但是在實際運作當中，則出現相當的落差。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大力提倡四依三量，希望能為科學、理性的現代人開闢一條不必仰賴信仰的入道法門。但是，請大家留意，修證之道離不開戒、定、慧三學。四依三量屬於慧學。慧學雖然是三學當中最重要，卻不可因此而偏廢戒學和定學，所以我們還提倡普賢行願和真如三昧。普賢行願和真如三昧都是大乘法，它們應該放在進階的教材當中。大家讀完這本書之後，如果還想繼續佛菩提道的修證，可以閱讀真觀的《勸發普賢行願》和《大乘起信論導讀》。真如三昧非常重要，它是從聞思跨越到修證，最重要的法門。真觀經常講述這方面的內容，散見於經教解釋和答讀者問當中。智平編完《實證佛教觀行法門》之後，會搜集材料再編成《真如三昧修習法要》，它可以讓大家隨順解脫，最終必能大乘見道。

真觀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序于基隆市百福社區

---

1 這個詞是現代禪李元松率先使用。

## 公告

《實證佛教觀行法門》一書，由真觀老師著作，智平仁者編輯。該書計劃在內地正式出版發行，歡迎贊助。匯款方式請參見本刊「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簡介」中所列帳號（如贊助款超過出版所需，除非贊助者另有指示，則移作實證佛教研究中心其他開銷之用）。

## 迴響

編輯按：對於讀者的來問，為使閱讀順暢，編輯對個別語病、錯別字及標點，或是與提問不甚相關的字句，或是不宜公布的内容，進行了增刪校訂，未改動文意。乃至其中不完全正確的見解，也同樣予以保留，請讀者注意辨別。

### 善知識謬誤

問：我該怎麼判別自己的老師是證悟的真善知識，而不是解悟或錯悟的凡夫外道？

答：把關注點放在人身上，而不是法義上，是依人不依法的心態，以現代語言可稱之為「大師情結」或「善知識謬誤」。有許多神棍大妄語，宣稱自己開悟、明心、見性、過牢關，乃至宣稱自己是地上菩薩、等覺菩薩、究竟佛。真悟者若是也宣稱自己的果證，便無法與這些大妄語的神棍有所區別。因此，佛陀制戒不允許公開宣布果證，也不許可佛弟子洩露過去世的來歷。事實上，即使是證悟者，也可能錯說佛法，凡夫外道也可能有符合事實的主張。若是以為證悟者說法不可能犯錯，未悟者說法皆不足取，便犯了依人不

依法的過失。因此，我們應該就具體的法義，依三量抉擇其正誤，而不應該詢問老師是否證悟。如果您的老師所說法義，大部分符合三量，便可以隨學。只要自己能夠用四依三量揀擇法義，便能夠迅速增長智慧。如果有好幾位老師都符合條件，便統統都可以隨學，這才符合普賢行願的「常隨佛學」。千萬不要企圖尋找無所不知的老師，因為那是佛陀的證量。如果一個人宣稱自己無所不知，等於宣稱自己是究竟佛。有人宣稱自己的團體或門派代表「佛教正法」，還有宗教師自稱或容許徒眾為自己加上「法主」、「大師」、「法王」、「佛」等佛陀使用的稱號，好像這麼做之後，他們所說的法義就會完全正確，而徒眾也深信不疑，這些情形也是「善知識謬誤」。

### 有效的邏輯方法所得的結論是現量

問：呂博士主張「嚴謹的邏輯推理也算是『現量』」是錯誤的。嚴謹的邏輯推理應該是「比量」，現量、比量、非量三者性質截然不同，沒有將「比量」算是「現量」之道理。若嚴謹的邏輯推理算是「現量」，不嚴謹的邏輯推理是「非量」，則呂博士的主張將產生無有「比量」之過失。

答：您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質疑，恐怕是因為未曾細讀《實證佛教導論》，或不曾細讀《瑜伽師地論》，或是對邏輯學缺乏瞭解，而只依自意理解。

有效的邏輯推理稱之為演繹法，它一定是嚴謹的，只要前提符合事實，就可以保證結論的正確性。不嚴謹的推理只能稱為推測，這是比量，有八九不離十的準確性，不一定是非量。《實證佛教導

論》主要根據《瑜伽師地論》和《緣起聖道經》等經論，以現代學術所能接受的語言，重新定義「現量」為證據力達到百分之百或幾乎百分之百的知識，「比量」為八九不離十的推測，「非量」為不符合事實的知識。

相關的經教依據及解釋，曾刊載於《實證佛教通訊》。這部分內容很重要，能夠充分闡述佛教的科學性，讓佛教能夠在科學理性的當代發揚光大。所以，特地將相關內容重述於下：

在佛教的認識論當中，也承認演繹法和歸納法所得的結論，與現前觀察所得的知識，其可靠性是同等級的。《緣起聖道經》記載，佛陀曾經說：「我復思惟：由誰有故，而有老死，如是老死復由何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生故，便有老死，如是老死由生為緣。」在佛陀的思惟當中，「由有生故，便有老死」，是一個自然規律的歸納，它是觀察大量同類的事件，發現都有同樣的因果關係，而導出的一個結論，這是歸納法。當確定「必須有生，才会有老死」這個前提可以成立之後，便可得到「如果沒有生，就不會有老死」的結論，這是演繹法。因為知識可靠與否，對於心態和行為取向，有決定性的差別，因此依據《緣起聖道經》，將意識的歸納、演繹，歸類為現量。

《瑜伽師地論》有一段經文也可以證明佛教承認邏輯歸納法：「內法異生，安住上品無我勝解，當知已斷如是眾苦。所以者何？彼於當來，由意樂故，於如是等諸惡見趣堪能除遣，是故若住初見圓滿，能超初苦。又即依此初見圓滿，親近、修習、極多修習，於內諸行發生法智，於不現見發生類智，總攝為一聚，以不緣他智而

入現觀，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彼於爾時，能隨證得第二見圓滿，及能超第二苦。」

「內法異生，安住上品無我勝解」是指初果向人對於五蘊非我的徹底理解。「初見圓滿」是指初果向人的知見圓滿。「於內諸行發生法智」意思是說，已得初果向的修行人，對於自己的五蘊可以隨時現見無常、苦、空、非我，由此而得到法智。「於不現見發生類智」是最關鍵的一句，也就是說，對於他自己沒有辦法現前觀察的法（例如未來的五蘊），用類推的方法發現規律，得到結論，稱之為類智——這裡運用的正是邏輯歸納法，而且它的效力等同現量。類，是類推。智，表示它的可靠性同於現量。「總攝為一聚，以不緣他智而入現觀」，「現觀」意思就是現量，與「緣他」的正教量不同。法智和類智，合在一起，依自己的智慧，得到現量而肯定之，不必依靠正教量。「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能夠確認五蘊無常、苦、空、非我。「證得第二見圓滿」，就是證得初果。

請注意一下，對於五蘊無常、苦、空、非我的實證，《雜阿含經》要求必須「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其中的「若未來」是指未來的五蘊，「若遠」可以遠到數百億光年之外，「若細」可以小到如中子、質子、電子、光子，這些都不是我們可以一一現見的五蘊，然而你卻必須完成現觀，才能證初果。如果只承認五根的現見才是現量，而不承認邏輯歸納法，就沒有人可以證初果了。《瑜伽師地論》也說有「意受現量」，由於此論承認類智，可知「意受現量」是指意識運用邏輯歸納法和演繹法所得的知識。

《雜阿含經》確認五蘊非我，則是透過二者體性的對比，五蘊無常，而「我」常住，所以五蘊非我。這個推理過程，運用的是邏輯演繹法。反對邏輯演繹法屬於現量的人比較少，因為經教運用演繹法的例子非常多。

對於五蘊的觀行已是如此，對第八識的觀行更是如此，因為第八識不可見，只能透過作用推論出它的存在。第八識了別根身、器界、種子，以及積集種子生起現行的作用，一向與蘊、處、界諸法同時存在，如果只會現前觀察而不會運用邏輯方法，觀察到的永遠都是蘊、處、界諸法，而不是第八識的功能。第八識心體（能藏）的不生不滅，也只能用邏輯方法得知，因為「色根現量」（五官的現前觀察）是有侷限性的，沒有辦法觀察無始無終的事物。

這幾年有一位禪師主張第八識是「立體的、有很多面向」，這種話充其量只是覆護密意的偏語，而不是正教。（如果他真的這麼認為，就是見地不純。）從古以來，一直都有禪師雜說偏語，如果學人盲目崇拜權威，以為禪師講的話就一定正確，就會被這種偏語困死，無法明心開悟。

真觀基本上不說偏語，也比較少講不了義法，因為有許多人在毀謗真觀，讓根器不成熟的人遠離真觀，這讓我可以省掉篩檢的程序，直接把了義法教授給學員，這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sup>1</sup>。

---

1 《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CBETA, T09, no. 262, p. 10, a19)

## 聲聞緣覺亦現量觀察第八識

問：呂博士因為錯誤主張「嚴謹的邏輯推理也算是『現量』」，因而也錯誤主張「聲聞、緣覺亦現量觀察第八識」，這將導致聲聞、緣覺，亦皆有法身德及般若德之謬誤。

答：真觀主張三乘見道者皆可現量觀察第八識，但是所證有深淺的差異。聲聞見道者能夠從輪迴的現象推論必有一生死輪迴當中不變易的主體「我」（第八識）。緣覺見道者能夠從根本識（第八識）依業力出生名色，明確地推論出第八識能夠了別根身、種子。但唯有菩薩見道者，才能夠具體地知悉第八識如何了別根身、種子及如何積集種子生起現行，這是菩薩生起法身德及般若德所需的現量，因此只有菩薩才有法身德及般若德。

## 六見處是聲聞所證

問：呂博士主張「六見處是聲聞所證」是錯誤的。六見處是菩薩證得般若之內涵，非聲聞所能全證。《增壹阿含經》卷 31〈力品第 38〉：「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時時億劫乃出……彼說滅六見之法。」鶡掘魔在該經中以「彼說滅六見之法」來判斷是如來，而不判斷是阿羅漢或辟支佛，故六見處唯是菩薩所證；說經亦說如來以滅六見之法破二乘人之謬見。

答：其一，六見處的法義固然是如來所說，但您要依此證明六見處非聲聞所證卻是一種思維的跳躍，不是有效的邏輯推論。事實上，聲聞佛法最初也是世尊所宣說，而不是其他人，如果按照您的

邏輯，聲聞人應該也沒有辦法證聲聞法。六見處並非只在您所引的經教出現，您還需要參見其他講六見處的經文。

其二，「滅六見之法」其實是為了讓聖弟子由世俗諦轉入勝義諦而說的法，而並非您所理解的「破二乘人之謬見」。您的主張恐怕緣於對勝義諦的誤解。《中阿含經·阿梨吒經》以筏為喻，說明如何由世俗諦轉入勝義諦。其中說到：「我為汝等長夜說筏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夜說筏喻法者，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強調要捨掉「法」與「非法」。這裡的「非法」是指凡夫的六見處，「法」是指聖弟子的六見處。修行人用筏渡過河，證得初果向，他必須捨掉「法」與「非法」的分別相，才能夠安住於勝義諦。由此可知，滅六見之法也是聲聞必須修證的。

六見處是世俗諦的觀行，觀行成就之後，必須滅掉六見處才能轉入勝義諦。勝義諦離開相、名、分別，包括「法」與「非法」的分別相。您以「勝義諦」來否定世俗諦的正誤，是一種混淆。如果您理解的「勝義諦」仍然有「法」與「非法」的分別相，便不是真正的勝義諦。

### 真實禪與方便禪思

問：「方便禪思」是聲聞修慧斷我見得解脫的禪法，「真實禪」<sup>1</sup>才是大乘明心見道的禪法。真實禪是非隨覺、非隨觀，不依五陰而修禪，是大乘禪宗要門之門的明心禪法。《實證佛教導論》第七

---

1 《雜阿含經》第 926 經：「當修真實禪，莫習強良禪。……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依水、火、風、空、識、無所有、非想非想而修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見、聞、覺、識，非得非守，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

章〈大乘法的實證〉第三節〈教與禪〉竟只有「方便禪思」，而無大乘見道的「真實禪」，可見呂博士不懂真實禪。

答：《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第三節〈教與禪〉，其中的主要內容是說，「教」是語言文字的法教，相當於語意學所稱的內涵；「禪」是直接指向真實的事物，相當於語意學所稱的外延。其中引用「方便禪思」的經教<sup>1</sup>，只是在舉例說明「禪」這個字有時是指觀察外延，由此說明「教外別傳」的禪，乃是語言文字以外，直接指向第八識的禪門機鋒。真觀並沒有意圖要把小乘的方便禪思當成大乘的真實禪。

《實證佛教導論》是一本學術著作，不宜涉及太多的修證方法，但是對於重要的修證方法仍然有簡略的說明。《雜阿含經》的「真實禪」，其實即是《大乘起信論》所說的「真如三昧」。真觀非常重視真如三昧，曾在《實證佛教導論》369頁簡單扼要地介紹了真如三昧的修證方法。真觀此世施設修學綱領「勇發普賢行願總攝戒行，安住真如三昧深入禪定，遵循四依三量增上慧學」，尤可顯示對真如三昧的重視。

### 《阿含經》隱藏著大乘法

問：《阿含經》中有小乘經亦有大乘經。大乘真見道者讀《阿含經》必能從中抉擇大乘法義，故能識別為大乘經。但是呂博士卻

---

1 「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如實觀察。云何如實觀察？此是色、此是色集、此是色滅；此是受、想、行、識，此是識集、此是識滅。」《雜阿含經》卷3 (CBETA, T02, no. 99, p. 17, a24-28)

看不出來，在《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大乘法的實證〉完全沒有引用《阿含經》的大乘經。

答：這個部分我們的看法相當接近。真觀曾說：只有純粹的小乘論，而沒有純粹的小乘經。因為究竟佛為小乘根器的人宣說小乘法時，仍然會夾帶大乘法，以便他們將來能夠對大乘法發起意樂。

《法華經》的衣中寶珠喻，衣服即是指小乘經，寶珠則是指其中隱藏的大乘法。真觀講述《衣中寶珠——雜阿含經隱藏的大乘法》，即是在顯示《雜阿含經》中隱藏的大乘法。

有些佛教學者認為大乘經是後人偽造的，因為這個緣故，《實證佛教導論》在第四章〈三乘皆是佛法〉中引用了許多《阿含經》，以建立大乘法的公信力。您只是看到第七章沒有引用《阿含經》的大乘經，便說真觀「錯將大乘經視為小乘經」，這樣的論斷未免過於輕率。

### 未到地定不是初果的必要條件

問：由以下的經教可知，須有未到地定，方能證得初果。

「初預流果，九根得者，謂意及捨，信等五根，未知當知，已知為九。其預流果，依未至定，故唯捨受。」<sup>1</sup>

「未離欲者，依近分定起聖道。」<sup>2</sup>

「須陀洹、斯陀含必依未至禪得果轉根。」<sup>3</sup>

---

1 唐圓暉述《俱舍論頌疏論本》卷3〈分別根品二之一〉(CBETA, T41, no. 1823, p. 837, c16-18)

2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28〈8分別定品〉(CBETA, T41, no. 1821, p. 430, a25-26)

3 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譯《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5〈2使捷度〉(CBETA, T28, no. 1546, p. 260, a7-8)

「唯依諸靜慮及初靜慮近分未至定，能入聖諦現觀。」<sup>1</sup>  
另有，《中阿含經·習相應品·何義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持戒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持戒者，令不悔義。阿難！若有持戒者，便得不悔。」

復問：「世尊！不悔為何義？」<sup>2</sup>

世尊答曰：「阿難！不悔者，令歡悅義。阿難！若有不悔者，便得歡悅。」

復問：「世尊！歡悅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歡悅者，令喜義。阿難！若有歡悅者，便得喜。」

復問：「世尊！喜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喜者，令止義。阿難！若有喜者，便得止身。」

復問：「世尊！止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止者，令樂義。阿難！若有止者，便得覺樂。」

復問：「世尊！樂為何義？」

---

1 《瑜伽師地論》卷 69 (CBETA, T30, no. 1579, p. 682, b27-28)

2 問者註：守護諸根，護持戒律，得到不悔，方能起世間定的相應。

世尊答曰：「阿難！樂者，令定義。阿難！若有樂者，便得定心。」

復問：「世尊！定為何義？」<sup>1</sup>

世尊答曰：「阿難！定者，令見如實、知如真義。阿難！若有定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sup>2</sup>

復問：「世尊！見如實、知如真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見如實、知如真者，令厭義。阿難！若有見如實、知如真者，便得厭。」

復問：「世尊！厭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厭者，令無欲義。阿難！若有厭者，便得無欲。」

復問：「世尊！無欲為何義？」

世尊答曰：「阿難！無欲者，令解脫義。阿難！若有無欲者，便得解脫一切婬、怒、癡。是為，阿難！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sup>3</sup>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sup>4</sup>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1問者註：「歡悅、喜、止、樂」，是達到初禪前未到地定的身心喜樂現象。

2問者註：依初禪前未到地定，能入諦現觀斷我見、知如真。

3問者註：初果。

4問者註：四果。

答：真觀認為，初果不需要未到地定，這有兩個理由：

一、未到地定必須因修而得，能對治貪、瞋與掉舉，只是不能斷除，所以這並不是只有見地的初果人所必須具備的證德。大家應當知道，解脫道的煩惱可以分為見所斷煩惱（我見、疑見、戒禁取見）和修所斷煩惱（貪、瞋、慢、掉舉、無明、色界愛、無色界愛）。初果又稱為見地，只需斷掉見所斷煩惱，不需要斷修所斷煩惱。初果甚至也不必對治修所斷煩惱，因為對治即是修道，若已開始對治貪、瞋、掉舉，即已進入修道位，不只是見道位。如果有人已經有了未到地定，必定貪瞋淡薄，有資格往生他化自在天，他隨後現觀六見處無有疑惑，應該是直接證二果，而不只是只有初果。（如果有初禪以上的定力，隨後才聲聞見道，應該是直接證三果或四果。）

二、初果的積極要件是對六見處（五陰非我）完成現觀，消極要件是不可以有三縛結（我見、疑見、戒禁取見），並沒有必須證未到地定的要件。現觀六見處和斷三縛結的經教，在《阿含經》中處處可見，大家可以參見《實證佛教導論》的舉證。佛陀所說的正法，佛弟子不要隨便加以更改，不然就會成為像法或未法。

您所舉的經教，第一句引自唐朝圓暉述《俱舍論頌疏論本》，第二句引自唐朝普光述《俱舍論記》，我認為這不足以推翻佛陀所說的經教。

迦旃延子造、五百羅漢釋《阿毘曇毘婆沙論》：「須陀洹、斯陀含必依未至禪得果轉根。」這是把初果、二果歸為一類，說他們必須依未到地定證三果，而不是說初果必須依未到地定而證得。

您引用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唯依諸靜慮及初靜慮近分未至定，能入聖諦現觀」，並不完全，後面還有「非無色定」四個字。後面又補充道：「所以者何？無色定中奢摩他道勝，毘鉢舍那道劣，非毘鉢舍那劣道能入聖諦現觀。」所以這是在強調，入聖諦現觀主要是靠毘鉢舍那（觀行），而不是靠奢摩他（定），並不是在講初果一定要靠未到地定而證得。

《中阿含經·何義經》，講的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過程。這確實是修證的一個途徑，但並沒有說只能這樣修。另一個途徑是從觀行入手，先見道之後再修戒、定，《阿含經》記載，聽佛陀或聖弟子說法之後，立刻證初果的案例，都是走這一個途徑。如果必須修成未到地定才能證初果，至少要經過幾天的時間，但是經典卻沒有記載他們曾經吃飯或過夜，由此可知，聞法的過程，不會超過幾個小時，這點時間是不夠修成未到地定的。

問：聲聞初果若只有慧，沒有定力，如何能夠發起解脫功德？

答：定力是共外道的法門，只能降伏煩惱，而不能斷煩惱，因此並非佛教出世間的法門。初果發起解脫功德的關鍵，並非靠定力，而是靠「如所有性」。《瑜伽師地論》說：「云何方便？謂於諸行中依如所有性及盡所有性修無常想，依無常修苦想，依苦修空、無我想，因此得入諦現觀時，由正觀察所知境故，獲得正見。」從這裡可以知道，必須修習如所有性和盡所有性的觀行，才能得到初果的正見。盡所有性，是指周遍的觀行，沒有遺漏。如所有性，是指

能夠緣於真如。<sup>1</sup>初果人能夠緣於真如而安住，離開相、名、分別，因此能夠分證解脫，終必順入涅槃。

問：除了《瑜伽師地論》，還有其他的經教依據嗎？

答：《中阿含經·大品·阿梨吒經》說：「我為汝等長夜說椀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夜說椀喻法者，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sup>2</sup>世俗諦必有法與非法的分別，只有緣於真如的勝義諦才能離開相、名、分別。此經接下來講聖弟子的六見處，即是此處講的「法」（與凡夫邪見的「非法」相對）。六見處的觀行屬於世俗諦，但觀行到最後，連六見處也觀成「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sup>3</sup>即轉入勝義諦，緣於真如而安住。

《雜阿含經》講五陰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因為五陰不異於我的緣故，全體皆是如。這也是如所有性的觀行。

三縛結裡有戒禁取見，戒禁取只是各種取相分別的代表，能斷戒禁取見，已說明能夠緣於真如而安住。

由初果的積極要件六見處與消極要件三縛結，皆可證明初果能夠緣於真如而安住。

問：如果一個修行人懂得六見處的道理，也有未到地定，只是沒有辦法緣於真如而安住，可以稱為初果人嗎？

答：不能。佛教的解脫，一定要緣於真如而發起，若是用定力勉強降伏煩惱，煩惱最終還是會再度生起。如果修行人已證初禪，

---

1 「云何名為如所有性？謂若所緣是真實性，是真如性。」《瑜伽師地論》卷 26 (CBETA, T30, no. 1579, p. 427, c4-5)

2 《中阿含經》卷 54〈2 大品〉 (CBETA, T01, no. 26, p. 764, c12-14)

3 《中阿含經》卷 54〈2 大品〉 (CBETA, T01, no. 26, p. 764, c20-21)

問題會比較少，若只有未到地定，慢心會越來越大，乃至成就魔果。

1

能夠緣於真如而安住的初果人，雖然還不能念念相續成為定境，但這是遲早的事。

未到地定並不是初果的要件，如所有性才是初果的要件。能緣真如，必能究竟解脫；不能緣真如，而修成未到地定，卻可能成魔。這中間的差別非常大，不可不慎啊！

### 大乘開悟不一定需要定力

問：呂博士主張「開悟明心不需定力」是錯誤的。開悟明心需有定力支持，故應修習無相念佛之動中定力。若無定力相應，則成解悟。《楞嚴經》說：「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呂博士的主張明顯違反三無漏學之理。若缺定力，則成解悟之乾慧。

答：大乘開悟只是見道位，既然是見道位，就不一定需要修道。未到地定是修道，故開悟不需要未到地定以上的定力。這個部分，可以參考上題〈未到地定不是初果的必要條件〉。

《楞嚴經》說「因定發慧」，如果認為這裡的「定」是指未到地定以上的定力，為什麼外道修四禪八定的人不能發起三乘見道的智慧呢？可見「因定發慧」並不是說定力能夠發起智慧，而是指意識的定心所能發起智慧。定心所是「心得決定」，一個人能夠集中

---

1 「魔是未到地定果。」《摩訶止觀》卷 5 (CBETA, T46, no. 1911, p. 51, a9)

注意力去做聞法與觀行，如實地發現真相，心得決定，毫無疑惑，才能發起智慧。

修習無相念佛是當代禪師施設的方便法，古代的禪師（包括圓悟克勤、大慧宗杲等大禪師）並沒有要求學人必須這麼做。大多數的禪師甚至也沒有要求學人必須成就定力。曹洞宗有一位雪巖祖欽禪師，修習禪定多年仍然沒有破參。天目和尚為他提示禪宗公案，他心裡批評人家：「你不會做工夫，只是伶俐禪。」<sup>1</sup>後來才明白公案機鋒是「向上提持」最好的法門，過度強調修定的功夫，反而形成障礙，往往十年、二十年都無法開悟。<sup>2</sup>

有未到地定的人能夠降伏雜念和焦慮的心情，所以容易破參，這符合聞、思、修、證的路線。但是定力不一定絕對必要，修行人也可以在聞思成熟時，跳過修這個階段而證道。古今禪師的見道報告，大部分沒講修定的過程，可為證明。開悟之後可輕易地緣於真如順入禪定，比未見道以前強行制心一處的修定方法，高明太多了。

### 相似的真如三昧

問：呂博士主張「大乘見道前，有相似的真如三昧」是錯的。大乘見道前，無相似的真如三昧，只有暫伏性障。《大乘起信論》所說「隨順得入真如三昧」，即是真實禪之禪法。呂博士沒有真實禪之擇法眼，於大乘見道前妄立「相似的真如三昧」，就是「相似

---

1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卷 2 (CBETA, X70, no. 1397, p. 606, c13-14 // Z 2:27, p. 257, b4-5 // R122, p. 513, b4-5)

2 「洞下門戶，工夫綿密困人，動是十年二十年不得到手，所以難於嗣續。」《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卷 2 (CBETA, X70, no. 1397, p. 606, b12-13 // Z 2:27, p. 256, d15-16 // R122, p. 512, b15-16)

像法」。大乘見道前堪忍諸苦境界是暫伏性障，非有所謂相似的真如三昧。

答：《大乘起信論》說：

其修止者，住寂靜處，結加趺坐，端身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虛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分別想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不生不滅皆無相故。前心依境，次捨於境，後念依心，復捨於心。以心馳外境，攝住內心，後復起心，不取心相，以離真如不可得故。行住坐臥，於一切時，如是修行，恆不斷絕，漸次得入真如三昧。<sup>1</sup>

最後一句說「漸次得入真如三昧」，換句話說，修學這個法門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真如三昧，但是它可以讓人證得真如三昧，所以真觀稱之為「相似的真如三昧」。另外，《解深密經》安立聞、思、修、證的次第，其中說到：「若諸菩薩修所成慧，亦依於文亦不依文，亦如其說亦不如說，能善意趣，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極順解脫，已能領受成解脫義。」<sup>2</sup>聞思大乘佛法成熟，通達文字般若，隨順般若義理所成就的三摩地（三昧），其實即是相似的真如三昧。這個部分請您參考真觀〈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方法〉一文。真如三昧必須緣於真如而安住，這是現量境界。相似的真如三昧或大乘修所成慧則是緣於有關真如的義理而安住，這是緣正教量而不是現量，因此二者有小小的區別。雖然如此，只要修行人能夠開悟，相似的真如三昧就能夠立即轉為真正的真如三昧。因為二者非常接近，所以命名為「相似的真如三昧」。（或者直接用「真

---

1 《大乘起信論》卷 2 (CBETA, T32, no. 1667, p. 590, b25-c3)

2 《解深密經》卷 3〈6 分別瑜伽品〉(CBETA, T16, no. 676, p. 700, c7-10)

如三昧」這個詞也還好，可以說是因中說果。）施設這個名詞，可以讓人留意這種不共凡夫、二乘的修定法門，有助於闡述大乘修證道。

您所謂的「相似像法」一詞，出自《雜阿含經》，其構成要件是「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sup>1</sup>，也就是說，必須在實質上不同於正確的法、律（例如將無常法說成常住法，即是非法言法；將「受持讀誦、廣為人說」說成「破和合僧」，即是律言非律），才是「相似像法」。施設新的名詞，若有助於闡述正法，乃是一種方便善巧，不應誣謗為「相似像法」。

#### 四大極微是生滅法

問：呂博士主張「極微是生滅法」是錯誤的。極微是無生無滅。《瑜伽師地論》卷 54：「分別建立者，謂由分別覺慧分析諸色，至極邊際，建立極微；非由體有，是故極微無生無滅，亦非色聚集極微成。」論中又說，若有人認為「極微有生有滅」，是菩薩應該滅除的「非理思議」邪見。

答：一直以來，都有人主張「四大極微是常住法」，這種錯誤主張完全無視經論明確的記載與量子力學的科學發現。智平把真觀這方面的舉證，整理在他的博客〈[四大極微是否為常住法？](#)〉當中，您如果還沒讀過，不妨參考。

您所引的經教說：四大極微乃是人類能夠觀察到的最小單位的色法，它們沒有實體（只是第八識流注種子現起的功能差別），所

---

1 《雜阿含經》卷 32 (CBETA, T02, no. 99, p. 226, c11-12)

以等同未曾出生過，將來也沒有滅亡的問題。四大極微已非實有，更無論大型的色法了！此處的法義推廣至一切有為法，便是《法華經》的「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和《心經》的「諸法空相，不生不滅」。這是依勝義諦而說，並非依世俗諦而說。法相與非法相都是世俗諦的層面，「極微有生有滅」是符合世俗諦的說法，但落於相、名、分別，所以必須滅除這樣的「邪思」，才能夠緣於勝義諦而安住。它會使人無法安住於勝義諦，所以稱它為「邪思」，這並不是說它在世俗諦上是非法相。勝義諦與世俗諦不是同一個層面的事，用勝義諦來否定世俗諦是一種常見的混淆。

有一位老師曾經這麼主張：「四大元素的極微分子，它是本質不滅的，只是在型態上的轉變而已，它的四大極微元素是不會毀壞的，是永遠存在的。如果會毀壞的話，無量劫以來，世界不是會越來越少？結果並沒有！它們只是因為眾生使用它們的緣故，而轉換成另一種存在的方式而已。所以四大極微元素，包含原子、電子、質子、中子等等，通通不是有情生命，它們動轉的現象，只是眾生的業力所感招，而產生的一個『法爾如是』的現象，這個現象沒有一個開始，無量劫來它就是這樣的，這是因為凡夫眾生的如來藏法爾如是的緣故。」

這樣一來，總共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四大極微是無常法、四大極微是不壞（常住）法、四大極微無生無滅。底下是一個練習題，您讀過〈[四大極微是否為常住法？](#)〉之後，應該有能力解答—依世

俗諦而言，四大極微是什麼？依勝義諦而言，四大極微又是什麼？  
（解答見腳注。）<sup>1</sup>

## 菩薩行止

問：呂博士主張「學術界很多是天生的法行人」是錯誤的。信行人是對解脫法生信而行；法行人是知解脫法而行。信行人或法行人，依其信解脫法而行，或知解脫法而行，因此皆以行於解脫法而有信行人或法行人可言。若是有不順師之解脫正教，無有尊師重道之解脫行者，皆非信行人或法行人，因為不能尊師重道，連人天之行尚缺，即不能行於解脫故。呂博士主張學術界很多人是天生的法行人，是諂媚學術界的說法，不是菩薩行止。

答：學術界有許多學生敢於修正，甚至推翻老師的研究結論，許多老師也有雅量接受學生的看法，甚至樂見學生在某些方面超越自己。就這方面來說，學術界有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的傳統，這是法行人才有的特徵。宗教界卻不是如此，往往一位著名的祖師犯了錯誤，後代便毫無檢擇地沿襲了這個錯誤。例如月稱論師主張不需要有第八識也可以現起異熟果報，這個錯誤被應成派中觀師一

---

1 依世俗諦隨順世間智者說：「四大極微是無常法。」在世俗諦中如實觀察，可實證「一切有為法（包括四大極微）皆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的功能差別，若無業力與妄想，它們什麼都不是」，由此轉入勝義諦。勝義諦遠離法相與自性，不可言有四大極微的法相，亦不可言有斷、常、非斷非常、亦斷亦常等自性。說一切有為法（包括四大極微）不生不滅，則是依勝義諦而宣說的語言文字，相當於《心經》的「諸法空相，不生不滅」。有為法原本是生住異滅，必須換一種角度觀察，把它們都看成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才可以說不生不滅。若取四大極微的法相，即落入世俗諦，必須隨順世俗諦說：「四大極微是無常法。」若不取四大極微的法相，則應說「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宜說「四大極微不生不滅」，否則很容易讓人誤會，以為四大極微是世俗諦當中的常住法。

代一代沿襲下來。這種狀況到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並沒有太大的改善。宗教師仍在營造「無所不知、絕對不會犯錯」的神話。信徒則盲目地崇拜權威，以為拋棄理智便可以得到解脫。他們對本門師長明顯的錯誤默不作聲，對他派宗教師則吹毛求疵，甚至惡意毀謗。這時候「尊師」被拿來做為依人不依法的藉口，「重道」則是注重自家門派的主張（而不是現量、比量、正教量）。依據《佛藏經》，若有人（老師）錯說佛法，在底下聽法的人（學生）應該站起來斥責他，然後離開，這才是佛陀的好弟子。<sup>1</sup>但是，現在的佛弟子很少有這麼剛健的性格，往往眼睜睜看著所屬道場漸次出現像法與末法佛教的特徵，他們還是不敢講話，甚至反過來毀謗勇於修正錯誤見解的佛弟子。這樣子，難道就是菩薩行止？

真觀主張菩薩的修學綱領是：勇發普賢行願總攝戒行，安住真如三昧深入禪定，遵循四依三量增上慧學。這有本師釋迦牟尼佛的經教為依據，能夠修集廣大的福德，生起般若智慧和解脫功德，能夠自度度他到佛地，遠勝過人天善法與二乘解脫，這才是真正的菩薩行止。

---

1 「言：『若無念五陰者，則無涅槃；實有念五陰者，是故有修八直聖道，入涅槃者。』舍利弗！未來世中多有比丘成就此忍。舍利弗！爾時會中多諸天眾，欲聞佛法第一實義，聞是增上慢者所說，心生疑悔如墮深坑，咸作是言：『咄哉！釋迦牟尼佛法今將速滅。』舍利弗！中有成就善根比丘，謂是比丘『癡人、空老、增上慢者，若有五陰相、十二入、十八界相者』，不受此語，不喜不悅，從座起去。舍利弗！爾時諸天心大歡喜，四方唱言：『釋迦牟尼佛猶有好弟子在，是諸人等善根不少，不喜聞是不淨所說，謂：我見、人見。』諸天聞此皆大歡喜，稱揚讚歎是利根者，喜樂問難必皆成就無生法忍。」《佛藏經》卷 2〈5 淨戒品〉（CBETA, T15, no. 653, p. 790, c7-20）

## 布告欄

### 《實證佛教通訊》訂閱與徵稿

《實證佛教通訊》是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發行的不定期電子刊物，目前調整為季刊。讀者可以向**教務組**（[jiaowu000@foxmail.com](mailto:jiaowu000@foxmail.com)）訂閱每一期的發刊郵件。同時，每期刊物都會公開並提供**下載**，也歡迎大家轉貼或轉發。

《實證佛教通訊》歡迎大家賜稿，若是曾經刊載於其他刊物，或者曾張貼於網上，敬請註明。稿件的內容必須符合三乘見道的核心法義，本刊才會刊載，細部的內容，則由作者自負文責。來稿若經採用，將酌付稿酬。來稿請投實證佛教通訊編輯組：

[positivist.buddhism@outlook.com](mailto:positivist.buddhism@outlook.com)

### 函授課程報名辦法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開設函授課程，歡迎大家報名。有意參加函授課程的朋友，請您先從「實證佛教入門」開始，這門課是解釋《實證佛教導論》的重要內容，以培養三乘見道者為目的，教材是《實證佛教入門》打印本。報名以前，請先閱讀《實證佛教導論》或《實證佛教通訊》的部分內容，確定您喜歡實證佛教的義理，免

得因為疑惑而產生不必要的障礙。上完這門課之後，您可以考慮報名其他的經論課程。

正在講授的經論有《雜阿含經論會編》和《大般涅槃經》。

《雜阿含經論會編》是《瑜伽師地論》和《雜阿含經》的合編，開這門課是期望能夠培養出有自學經典能力並且精通《雜阿含經》的人才。《大般涅槃經》是佛陀最後的遺教，闡述常、樂、我、淨涅槃四德，以及眼見佛性的義理，矯正流行的錯謬見解，讓學人避開學佛的誤區，直心進入大乘佛法的堂奧。

函授課程的教材可從網路[下載](#)，或由教務組發送給學員。教材僅限報名的學員個人檢視，各人聞法因緣不同，請勿濫慈悲轉發給他人，徒增彼此的障礙。為了安全起見，文字教材請小心保管，錄音檔聽完之後必須刪除。故意盜法或因為過失而虧損如來，都是最嚴重的戒律，請謹慎守護。

### 學員討論區及相關資源

學員討論區設在豆瓣網，稱之為「實證佛教小組」（原名「阿含教典研修實證小組」）。這是一個非公開小組，必須已經報名「實證佛教入門」的學員才可以參加。符合條件的學員，請在豆瓣網上登記一個帳號和匿稱，關注「[真觀](#)」，再發豆郵給真觀老師，表明自己的真實姓名，即可受邀加入小組。除此之外，豆瓣網的[智平](#)、[唐韻](#)、[喜見眾生](#)，亦可將學員加入小組。小組內張貼的文字，除非特別標明，皆不得轉載和轉發。但部分問答會略作修改，公布於《實證佛教通訊》，與大眾分享。

其他資源也歡迎大家下載利用：《實證佛教導論》簡體索引（嚴非語 編製）；「實證佛教入門」函授教材部分內容有聲書（吳箏 錄製）；《禪宗的開悟與傳承》一書的碩士論文版本《大慧宗杲禪師與宋代士大夫交游研究》（呂真觀 著）。

### 實證佛教海外留學生獎學金執行情形

有好幾位實證佛教的愛好者，到國外知名的大學留學，專攻佛學或相關科目。國外留學的費用非常高昂，由私人負擔極為沉重，即使縮衣節食，仍然不易維持。為了使這幾位留學生安心讀書，以能夠完成學業，將來在學術界從事實證佛教的研究，擬成立「實證佛教海外留學生獎學金」，盼望有財力的讀者能夠踴躍贊助。

自刊出〈獎學金成立啟事〉之後，陸續收到善心人士的贊助款（詳細情形見 <http://jianguoyun.com/p/DWdctXoQtfffBRjOpAo>）。願贊助者少病少惱、眷屬和樂、事業順利、智慧增上、速成菩提。（目前提供一個名額的獎學金。）

一位留學生一個月的平均開銷，大約需要台幣五萬元或人民幣一萬元，不足額的部分，仍然等待善心人士贊助。有意者請洽真觀老師，電郵 [real.observer@m2k.com.tw](mailto:real.observer@m2k.com.tw)，亦可注明事由，匯款至「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簡介」中所列帳號（若獎學金發放之後仍有餘額，而贊助者未有其他指示，則移作實證佛教研究中心其他開銷之用）。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啟

2015 年 11 月 4 日 修訂

##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簡介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是一個學術團隊，成立於 2009 年 3 月 21 日。我們從事的是教育和學術研究，而不涉宗教性的活動。學術研究雖然與實際修行不同，但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是以實證為核心，所以與實際修行有密切的關係。思辨能力強的人，依實證佛教修學，可以很快證得聲聞初果和二果，其餘的人只要信心具足，能夠長期聞思實證佛教的義理，也可以預期初果向（趨向於初果）的果位。已經發起菩提心的人，甚至有大乘見道的可能。

可以證果的法門，卻以學術團隊的形式出現，或許很難找到前例，不過我們還是想維持這個特點。這是因為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特別重視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和三量（現量、比量、正教量），這和學術的方法論與認識論非常吻合。對我們來說，真相（現量）是最高的原則，而不是經典的義理（正教量）。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提供了一個平臺，讓理性的朋友可以超越信仰的層次，理性探討生命和世界的真相。還有很多佛教徒，最初是以信心入門，當他們深入經教之後，逐漸發現信仰的侷限，開始尋

求實證，盼望終極地解決煩惱與痛苦。對這些佛教徒而言，實證佛教可以作為他們進階的門徑。無論您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喜歡實證佛教，我們都期望您有收穫。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培養人才和學術研究。已經發表的專書有《禪宗的開悟與傳承》和《實證佛教導論》。《實證佛教觀行法門》已經編寫完成即將出版。正在撰寫中的專書有《實證因明學》和《中國實證佛教源流史》。打算進行的研究有《印度實證佛教源流史》和《中國實證禪宗史》。只要因緣許可，以上兩項工作將會進行到佛法滅盡為止。

培養人才的部分，主要是以網路函授的方式進行，我們也樂意接受短期或長期講學的邀請。網路函授課程都是免費的，但學員必須以真實的姓名和住址報名，並且承諾不將教材轉發給他人。我們不限制學員的資格，也不會以宗教上的戒律要求您，只是您必須知道，若有慢法、謗法或盜法的情況，參加函授課程不但沒有利益，反而有害。

實證佛教研究經常性的開銷是薪資、房租、旅費，以及各種雜支。目前因為經費不足，大部分的研究人員沒有辦法全職投入，甚至必須另外謀職，以致許多研究計畫陷於停頓。2011年以前，大部分的經費來自至親好友，只有很少的比例是陌生讀者的贊助。如今陌生讀者的贊助款漸增，所以從2012年開始將贊助款公告於網絡上。原則上只公告日期和每筆的金額，但贊助人也可以要求公告姓名或別名。您若覺得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歡迎您贊助經費。有意贊助者，請與真觀老師聯繫，電郵信箱

[real.observer@m2k.com.tw](mailto:real.observer@m2k.com.tw)，亦可直接匯款到：

中國農業銀行，6228481098044563875，呂真觀  
中國工商銀行，6222023202031353013，呂真觀  
招商銀行武漢分行漢陽支行，6225881276392098，呂真觀  
支付寶，real.observer@m2k.com.tw，呂真觀  
(以上帳號適用於大陸地區的匯款)

或

臺灣銀行城中分行，045004802724，呂真觀  
國泰世華銀行忠孝分行，011506097675，呂真觀  
(以上帳號適用於臺灣地區的匯款)

或

**A/C WITH BANK :**

**CATHAY UNITED BANK, TAIPEI, TAIWAN**

**NO. 293, SEC 4, CHUNG-HSIAO E. RD., TAIWAN R.O.C.**

**SWIFT CODE : UWCBTWTP**

**BENEFICIARY'S NAME : LUE ZHENGUAN**

**ACCOUNT NO. : 011087032762**

(這個帳號適用於海外及各種外幣匯款)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啟

2015 年 11 月 4 日 修訂

## 實證佛教通訊 第 017 期

出刊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

發行人：呂真觀

編 輯：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編輯組

E - Mail：[positivist.buddhism@outlook.com](mailto:positivist.buddhism@outlook.com)

呂真觀的 OneDrive

<http://1drv.ms/1jxTehw>

實證佛教通訊

<http://1drv.ms/1g3lWyV>

<http://jianguoyun.com/p/DS1B1E8QtfffBRiypQk>

本刊文章歡迎非營利性質的轉載、翻譯、引用，  
但請註明作者及出處。